

## 史记卷一一八

### 列传五十八 淮南衡山列传

淮南厉王长者，高祖少子也，其母故赵王张敖美人。高祖八年，从东垣过赵，赵王献之美人。厉王母得幸焉，有身。赵王敖弗敢内宫，为筑外宫而舍之。及贯高等谋反柏人事发觉，并逮治王，尽收捕王母兄弟美人，系之河内。厉王母亦系，告吏曰：“得幸上，有身。”吏以闻上，上方怒赵王，未理厉王母。厉王母弟赵兼因辟阳侯言吕后，吕后妒，弗肯白，辟阳侯不强争。及厉王母已生厉王，恚，即自杀。吏奉厉王诣上，上悔，令吕后母之，而葬厉王母真定。

真定，厉王母之家在焉，父世县也。

注 正义赵，张耳所都，今邢州也。

注 正义悔不理厉王母。

注 索隐案：汉书曰“母家县”。案：谓父祖代居真定也。

高祖十一年(十)月，淮南王黥布反，立子长为淮南王，王黥布故地，凡四郡。上自将兵击灭布，厉王遂即位。厉王蚤失母，常附吕后，孝惠、吕后时以故得幸无患害，而常心怨辟阳侯，弗敢发。及孝文帝初即位，淮南王自以为最亲，骄蹇，数不奉法。上以亲故，常宽赦之。三年，入朝。甚横。从上入苑囿猎，与上同车，常谓上“大兄”。厉王有材力，力能扛鼎，

乃往请辟阳侯。辟阳侯出见之，即自袖铁椎椎辟阳侯，令从者魏敬剄之。厉王乃驰走阙下，肉袒谢曰：“臣母不当坐赵事，其时辟阳侯力能得之吕后，弗争，罪一也。赵王如意子母无罪，吕后杀之，辟阳侯弗争，罪二也。吕后王诸吕，欲以危刘氏，辟阳侯弗争，罪三也。臣谨为天下诛贼臣辟阳侯，报母之仇，谨伏阙下请罪。”孝文伤其志，为亲故，弗治，赦厉王。当是时，薄太后及太子诸大臣皆惮厉王，厉王以此归国益骄恣，不用汉法，出入称警蹕，称制，自为法令，拟于天子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九江、庐江、衡山、豫章也。”

注 索隐案：汉书作“刳金椎椎之”。案：魏公子无忌使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槌之也。

注 正义剄，古鼎反。剄谓刺颈。

六年，令男子但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，以輦车四十乘反谷口，令人使闽越、匈奴。事觉，治之，使使召淮南王。淮南王至长安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大车驾马曰輦。音己足反。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谷口在长安北，故县也，处多险阻。”正义括地志云：

“谷口故城在雍州醴泉县东北四十里，汉谷口县也。”

“丞相臣张仓、典客臣冯敬、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、廷尉臣贺、备盗贼中尉臣福昧死言：淮南王长废先帝法，不听天子诏，居处无度，为黄屋盖乘舆，出入拟于天子，擅为法令，不用汉法。及所置吏，以其郎中春为丞相，聚收汉诸侯人及有罪亡者，匿与居，为治家室，赐其财物爵禄田宅，爵或至关内侯，奉以二千石，所不当得，欲以有为。大夫但、士五

开章等七十人 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， 欲以危宗庙社稷。使开章阴告长，与谋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。开章之淮南见长，长数与坐语饮食，为家室娶妇，以二千石俸奉之。

开章使人告但，已言之王。春使使报但等。吏觉知，使长安尉奇等往捕开章。

长匿不予，与故中尉蒯忌 谋，杀以闭口。 为棺斂衣衾，葬之肥陵邑， 谩吏曰 ‘ 不知安在 ’。 又详聚土，树表其上，曰 ‘ 开章死，埋此下 ’。

及长身自贼杀无罪者一人；令吏论杀无罪者六人；为亡命弃市罪诈捕命者以除罪； 擅罪人，罪人无告劾，系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；赦免罪人，死罪十八人，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；赐人爵关内侯以下九十四人。前日长病，陛下忧苦之，使使者赐书、枣脯。长不欲受赐，不肯见拜使者。南海民处庐江界中者反，淮南吏卒击之。陛下以淮南民贫苦，遣使者赐长帛五千匹，以赐吏卒劳苦者。长不欲受赐，谩言曰 ‘ 无劳苦者 ’。南海民王织上书献璧皇帝，忌擅燔其书，不以闻。

吏请召治忌，长不遣，谩言曰 ‘ 忌病 ’。春又请长，愿入见，长怒曰 ‘ 女欲离我自附汉 ’。长当弃市，臣请论如法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 赐亡畔来者如赐其国二千石也。” 瓚曰：“ 奉以二千石之秩禄。”

注 索隐案：谓有罪之人不得关内侯及二千石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 大夫，姓也。上云 ‘ 男子但 ’，明其姓大夫也。” 瓚曰：“ 官为大夫，名但者也。” 索隐张揖曰大夫姓，非也。案：上云“ 男子但”，此云“ 大夫但”及“ 士伍开章”，则知大夫是官也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 律 ‘ 有罪失官爵称士伍 ’ 者也。开章，

名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棘蒲侯柴武以文帝后元年卒，谥刚。嗣子谋反，不得置后，国除。”

注 索隐藺，姓也，音奸。严助传则作“闲忌”，亦同音奸。

注 正义谋杀开章，以闲绝谋反之口也。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肥陵故县在寿州安丰县东六十里，在故六城东北百余里。”

注 索隐上音慢。慢，诳也。

注 索隐按：实葬肥陵，诳云不知处。肥陵，地名，在肥水之上也。

注 集解晋灼曰：“亡命者当弃市，而王藏之，诈捕不命者而言命，以脱命者之罪。”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忌，藺忌。”

制曰：“朕不忍致法于王，其与列侯二千石议。”

“臣仓、臣敬、臣逸、臣福、臣贺昧死言：臣谨与列侯吏二千石臣婴等四十三人议，皆曰‘长不奉法度，不听天子诏，乃阴聚徒党及谋反者，厚养亡命，欲以有为’。臣等议论如法。”

制曰：“朕不忍致法于王，其赦长死罪，废勿王。”

“臣仓等昧死言：长有大死罪，陛下不忍致法，幸赦，废勿王。臣请处蜀郡严道邛邮，遣其子母从居，县为筑盖家室，皆廩食给薪菜盐豉炊食器席蓐。臣等昧死请，请布告天下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严道有邛夔九折阪，又有邮置。” 骊案：张晏曰“严道，蜀郡县”。索隐按：严道，蜀郡之县也。县有蛮夷曰道。严道有邛菜山，有邮置，故曰“严道邛邮”也。

注 索隐案：乐产云“妾媵之有子者从去也”。

制曰：“计食长给肉日五斤，酒二斗。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从居。他可。”

**注 索隐按：谓他事可其制也。**

尽诛所与谋者。于是乃遣淮南王，载以辎车，令县以次传。是时袁盎谏上曰：“上素骄淮南王，弗为置严傅相，以故至此。且淮南王为人刚，今暴摧折之。臣恐卒逢雾露病死。陛下为有杀弟之名，柰何！”上曰：“吾特苦之耳，今复之。”

县传淮南王者皆不敢发车封。淮南王乃谓侍者曰：“谁谓乃公勇者？吾安能勇！吾以骄故不闻吾过至此。

人生一世闲，安能邑邑如此！”乃不食死。至雍，雍令发封，以死闻。上哭甚悲，谓袁盎曰：“吾不听公言，卒亡淮南王。”盎曰：“不可柰何，愿陛下自宽。”上曰：“为之柰何？”盎曰：“独斩丞相、御史以谢天下乃可。”上即令丞相、御史逮考诸县传送淮南王不发封馈侍者，皆弃市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，守冢三十户。

**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槛车有槛封也。”**

**注 索隐乃，汝也。汝公，淮南王自谓也。**

**注 正义今岐州雍县也。**

**注 索隐案：刘氏云“袁盎此言亦大过也”。**

孝文八年，上怜淮南王，淮南王有子四人，皆七八岁，乃封子安为阜陵侯，子勃为安阳侯，子赐为阳周侯，子良为东成侯。

孝文十二年，民有作歌歌淮南厉王曰：“一尺布，尚可缝；一斗粟，尚可舂。兄弟二人不能兼容。”上闻之，乃叹曰：

“尧舜放逐骨肉，周公杀管蔡，天下称圣。何者？不以私害公。天下岂以我为贪淮南王地邪？”乃徙城阳王王淮南故地，而追尊谥淮南王为厉王，置园复如诸侯仪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尺布斗粟犹尚不弃，况于兄弟而更相逐乎。”瓚曰：

“一尺布尚可缝而共衣，一斗粟尚可舂而共食也，况以天下之广而不能兼容。”

注 正义帝系云尧，黄帝之后；舜，颛顼之后。四凶之内，有承黄帝、颛顼者，而尧舜窜之，故放逐骨肉耳。四凶者，共工、三苗、伯鲧及驩兜，皆尧舜之同姓，故云骨肉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景王章之子。”

注 正义谥法云：“暴慢无亲曰厉。”

孝文十六年，徙淮南王喜复故城阳。上怜淮南厉王废法不轨，自使失国蚤死，乃立其三子：阜陵侯安为淮南王，安阳侯勃为衡山王，阳周侯赐为庐江王，皆复得厉王时地，参分之。东城侯良前薨，无后也。

注 索隐故城阳景王之子也。

孝景三年，吴楚七国反，吴使者至淮南，淮南王欲发兵应之。其相曰：“大王必欲发兵应吴，臣愿为将。”王乃属相兵。淮南相已将兵，因城守，不听王而为汉；汉亦使曲城侯将兵救淮南：淮南以故得完。吴使者至庐江，庐江王弗应，而往来使越。吴使者至衡山，衡山王坚守无二心。孝景四年，吴楚已破，衡山王朝，上以为贞信，乃劳苦之曰：“南方卑湿。”徙衡山王王济北，所以矜之。及薨，遂赐谥为贞王。庐江王边越，数使使相交，故徙为衡山王，王江北。淮南王如故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曲城侯姓虫名捷，其父名逢，高祖功臣。”

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，不喜弋猎狗马驰骋，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，流誉天下。时时怨望厉王死，时欲畔逆，未有因也。及建元二年，淮南王入朝。素善武安侯，武安侯时为太尉，乃逆王霸上，与王语曰：“方今上无太子，大王亲高皇帝孙，行仁义，天下莫不闻。即宫车一日晏驾，非大王当谁立者！”

淮南王大喜，厚遗武安侯金财物。阴结宾客，拊循百姓，为畔逆事。建元六年，彗星见，淮南王心怪之。或说王曰：“先吴军起时，彗星出长数尺，然尚流血千里。今彗星长竟天，天下兵当大起。”王心以为上无太子，天下有变，诸侯并争，愈益治器械攻战具，积金钱赂遗郡国诸侯游士奇材。诸辨士为方略者，妄作妖言，谄谀王，王喜，多赐金钱，而谋反滋甚。

注 正义汉书云：“武帝以安属为诸父。”

注 索隐淮南要略云安养士数千，高才者八人，苏非、李尚、左吴、陈由、伍被、毛周、雷被、晋昌，号曰“八公”也。

淮南王有女陵，慧，有口辩。王爱陵，常多予金钱，为中诤长安，约结上左右。元朔三年，上赐淮南王几杖，不朝。淮南王王后荼，王爱幸之。王后生太子迁，迁取王皇太后外孙修成君女为妃。王谋为反具，畏太子妃知而内泄事，乃与太子谋，令诈弗爱，三月不同席。王乃详为怒太子，闭太子使与妃同内三月，太子终不近妃。妃求去，王乃上书谢归去之。王后荼、太子迁及女陵得爱幸王，擅国权，侵夺民田宅，妄致系人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诃，伺候采察之名也。音空政反。安平侯鄂千秋玄孙伯与淮南王女陵通而中绝，又遗淮南王书称臣尽力，故弃市。”索隐邓展曰：“诃，捕也。”徐广曰：“伺候探察之名。”孟康曰：“诃音侦。西方人以反闲为侦。”

刘氏及包恺并音丑政反。服虔云：“侦，候也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王太后先适金氏女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云‘殴击’。”

元朔五年，太子学用剑，自以为人莫及，闻郎中赖被巧，乃召与戏。被一再辞让，误中太子。太子怒，被恐。此时有欲从军者辄诣京师，被即愿奋击匈奴。太子迁数恶被于王，王使郎中令斥免，欲以禁后，被遂亡至长安，上书自明。诏下其事廷尉、河南。河南治，逮淮南太子，王、王后计欲无遣太子，遂发兵反，计犹豫，十余日未定。会有诏，即讯太子。当是时，淮南相怒寿春丞留太子逮不遣，劾不敬。王以请相，相弗听。王使人上书告相，事下廷尉治。踪迹连王，王使人候伺汉公卿，公卿请逮捕治王。王恐事发，太子迁谋曰：“汉使即逮王，王令人衣卫士衣，持戟居庭中，王旁有非是，则刺杀之，臣亦使人刺杀淮南中尉，乃举兵，未晚。”是时上不许公卿请，而遣汉中尉宏即讯验王。王闻汉使来，即如太子谋计。汉中尉至，王视其颜色和，讯王以斥赖被事耳，王自度无何，不发。中尉还，以闻。公卿治者曰：“淮南王安拥阏奋击匈奴者赖被等，废格明诏，当弃市。”诏弗许。公卿请废勿王，诏弗许。公卿请削五县，诏削二县。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，罚以削地。

中尉入淮南界，宣言赦王。王初闻汉公卿请诛之，未知得削地，闻汉使来，恐其捕之，乃与太子谋刺之如前计。及中尉至，即贺王，王以故不发。其后自伤曰：“吾行仁义见削，甚

耻之。”然淮南王削地之后，其为反谋益甚。诸使道从长安来，为妄妖言，言上无男，汉不治，即喜；即言汉廷治，有男，王怒，以为妄言，非也。

注 索隐案：巧，言善用剑也。

注 索隐乐产云：“初一让，至二让，后遂不让，故云一再让而误中。”

注 正义言屏斥免郎中令官，而令后人不敢效也。

注 正义雷被告章下廷尉及河南共治之。

注 正义逮谓追赴河南也。

注 索隐案：乐产云“即，就也。讯，问也。就淮南案之，不逮诣河南也”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丞主刑狱囚徒，丞顺王意，不遣太子应逮书。”

注 索隐案：百官表姓殷也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无何罪。”

注 索隐崔浩云：“诏书募击匈奴，而雍遏应募者，汉律所谓废格。”案：

如淳注梁孝王传云“罗阁，不行也。音各也”。

注 索隐道长安来。如淳曰：“道犹言路。由长安来。”姚承云：“道，或作‘从’。”

王日夜与伍被、左吴等案舆地图，部署兵所从入。王曰：“上无太子，宫车即晏驾，廷臣必征胶东王，不即常山王，诸侯并争，吾可以无备乎！”

且吾高祖孙，亲行仁义，陛下遇我厚，吾能忍之；万世之后，吾宁能北面臣事竖子乎！”

注 集解汉书曰：“伍被，楚人。或言其先伍子胥后。”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舆犹尽载之意。”索隐按：志林云“舆地图汉家所画，非出远古也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皆景帝子也。”

王坐东宫，召伍被与谋，曰：“将军上。”被怅然曰：“上宽赦大王，王复安得此亡国之语乎！臣闻子胥谏吴王，吴王不用，乃曰‘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也’。

今臣亦见宫中生荆棘，露沾衣也。”王怒，系伍被父母，囚之三月。复召曰：“将军许寡人乎？”被曰：“不，直来为大王画耳。臣闻聪者听于无声，明者见于未形，故圣人万举万全。昔文王一动而功显于千世，列为三代，此所谓因天心以动作者也，故海内不期而随。此千岁之可见者。夫百年之秦，近世之吴楚，亦足以喻国家之存亡矣。臣不敢避子胥之诛，愿大王毋为吴王之听。昔秦绝圣人之道，杀术士，燔诗书，弃礼义，尚诈力，任刑罚，转负海之粟致之西河。当是之时，男子疾耕不足于糟啜，女子纺绩不足于盖形。遣蒙恬筑长城，东西数千里，暴兵露师常数十万，死者不可胜数，僵尸千里，流血顷亩，百姓力竭，欲为乱者十家而五。又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，还为伪辞曰：‘臣见海中大神，言曰：“汝西皇之使邪？”’臣答曰：“然。”“汝何求？”曰：“愿请延年益寿药。”神曰：“汝秦王之礼薄，得观而不得取。”

即从臣东南至蓬莱山，见芝成宫阙，有使者铜色而龙形，光上照天。于是臣再拜问曰：“宜何资以献？”海神曰：“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，即得之矣。”秦皇帝大说，遣振男女三千人，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。徐福得平原广泽，止王不来。于是百姓悲痛相思，欲为乱者十家而六。又使尉佗踰五岭攻百越。尉佗知中国劳极，止王不来，使人上书，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，以为士卒衣补。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。于

是百姓离心瓦解，欲为乱者十家而七。

客谓高皇帝曰：‘时可矣。’高皇帝曰：‘待之，圣人当起东南闲。’不一年，陈胜吴广发矣。高皇始于丰沛，一倡天下不期而响应者不可胜数也。此所谓蹈瑕候闲，因秦之亡而动者也。百姓愿之，若旱之望雨，故起于行陈之中而立为天子，功高三王，德传无穷。今大王见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，独不观近世之吴楚乎？夫吴王赐号为刘氏祭酒，复不朝，王四郡之觶，地方数千里，内铸消铜以为钱，东煮海水以为盐，上取江陵木以为船，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，国富民觶。行珠玉金帛赂诸侯宗室大臣，独羹氏不与。计定谋成，举兵而西。破于大梁，败于狐父，奔走而东，至于丹徒，越人禽之，身死绝祀，为天下笑。夫以吴越之觶不能成功者何？

诚逆天道而不知时也。方今大王之兵觶不能十分吴楚之一，天下安宁有万倍于秦之时，愿大王从臣之计。大王不从臣之计，今见大王事必不成而语先泄也。

臣闻微子过故国而悲，于是作麦秀之歌，是痛纣之不用王子比干也。故孟子曰‘纣贵为天子，死曾不若匹夫’。是纣先自绝于天下久矣，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。

今臣亦窃悲大王弃千乘之君，必且赐绝命之书，为髡臣先，死于东宫也。”于是(王)气怨结而不扬，涕满匡而横流，即起，历阶而去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西京赋曰‘振子万童’。”骊案：薛综曰“振子，童男女”。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亶州在东海中，秦始皇遣徐福将童男女，遂止此州。其后复有数洲万家，其上人有至会稽市易者。”阙文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礼‘饮酒必祭，示有先也’，故称祭酒，尊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梁碭之闲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王时所居也。”

王有孽子不害，最长，王弗爱，王、王后、太子皆不以为子兄数。不害有子建，材高有气，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；又怨时诸侯皆得分子弟为侯，而淮南独二子，一为太子，建父独不得为侯。建阴结交，欲告败太子，以其父代之。太子知之，数捕系而榜笞建。建具知太子之谋欲杀汉中尉，即使所善寿春庄芷以元朔六年上书于天子曰：“毒药苦于口利于病，忠言逆于耳利于行。

今淮南王孙建，材能高，淮南王王后荼、荼子太子迁常疾害建。建父不害无罪，擅数捕系，欲杀之。今建在，可征问，具知淮南阴事。”书闻，上以其事下廷尉，廷尉下河南治。是时故辟阳侯孙审卿善丞相公孙弘，怨淮南厉王杀其大父，乃深购淮南事于弘，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计谋，深穷治其狱。河南治建，辞引淮南太子及党与。淮南王患之，欲发，问伍被曰：“汉廷治乱？”伍被曰：“天下治。”王意不说，谓伍被曰：“公何以言天下治也？”被曰：“被窃观朝廷之政，君臣之义，父子之亲，夫妇之别，长幼之序，皆得其理，上之举错遵古之道，风俗纪纲未有所缺也。重装富贾，周流天下，道无不通，故交易之道行。南越宾服，羌僰入献，东瓯入降，广长榆，开朔方，匈奴折翅伤翼，失援不振。

虽未及古太平之时，然犹为治也。”王怒，被谢死罪。王又谓被曰：“山东即有兵，汉必使大将军将而制山东，公以为大将军何如人也？”被曰：“被所善者黄义，从大将军击匈奴，还，告被曰：‘大将军遇士大夫有礼，于士卒有恩，觴皆乐为

之用。骑上下山若蜚，材干绝人。’被以为材能如此，数将习兵，未易当也。及谒者曹梁使长安来，言大将军号令明，当敌勇敢，常为士卒先。休舍，穿井未通，须士卒尽得水，乃敢饮。军罢，卒尽已度河，乃度。皇太后所赐金帛，尽以赐军吏。虽古名将弗过也。”王默然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不以为子兄秩数。”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不省录着兄弟数中。”

注 索隐汉书作“严正”也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广谓拓大之也。长榆，塞名，王恢所谓‘树榆为塞’。”

淮南王见建已征治，恐国阴事且觉，欲发，被又以为难，乃复问被曰：“公以为吴兴兵是邪非也？”被曰：“以为非也。吴王至富贵也，举事不当，身死丹徒，头足异处，子孙无遗类。臣闻吴王悔之甚。愿王孰虑之，无为吴王之所悔。”

王曰：“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。且吴何知反，汉将一日过成皋者四十余人。今我令楼缓先要成皋之口，周被下颍川兵塞轘辕、伊阙之道，陈定发南阳兵守武关。河南太守独有雒阳耳，何足忧。然此北尚有临晋关、河东、上党与河内、赵国。人言曰‘绝成皋之口，天下不通’。据三川之险，

招山东之兵，举事如此，公以为何如？”被曰：“臣见其祸，未见其福也。”王曰：“左吴、赵贤、朱骄如皆以为有福，什事九成，公独以为有祸无福，何也？”被曰：“大王之謁臣近幸素能使觶者，皆前系诏狱，余无可用户。”

王曰：“陈胜、吴广无立锥之地，千人之聚，起于大泽，奋臂大呼而天下响应，西至于戏而兵百二十万。今吾国虽小，然而胜兵者可得十余万，非直适戍之觶，鑿凿棘矜也，公何

以言有祸无福？”被曰：“往者秦为无道，残贼天下。

兴万乘之驾，作阿房之宫，收太半之赋，发闾左之戍，父不宁子，兄不便弟，政苛刑峻，天下熬然若焦，民皆引领而望，倾耳而听，悲号仰天，叩心而怨上，故陈胜大呼，天下响应。当今陛下临制天下，一齐海内，泛爱蒸庶，布德施惠。口虽未言，声疾雷霆，令虽未出，化驰如神，心有所怀，威动万里，下之应上，犹影响也。而大将军材能不特章邯、杨熊也。大王以陈胜、吴广谕之，被以为过矣。”王曰：“苟如公言，不可徼幸邪？”被曰：“被有愚计。”王曰：“柰何？”被曰：“当今诸侯无异心，百姓无怨气。朔方之郡田地广，水草美，民徙者不足以实其地。臣之愚计，可伪为丞相御史请书，徙郡国豪桀任侠及有耐罪以上，赦令除其罪，产五十万以上者，皆徙其家属朔方之郡，益发甲卒，急其会日。又伪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诏狱(逮)书，[逮]诸侯太子幸臣，如此则民怨，诸侯惧，即使辩武随而说之，徼可徼幸什得一乎？”王曰：“此可也。虽然，吾以为不至若此。”于是王乃令官奴入宫，作皇帝玺，丞相、御史、大将军、军吏、中二千石、都官令、丞印，及旁近郡太守、都尉印，汉使节法冠，欲如伍被计。使人伪得罪而西，事大将军、丞相；一日发兵，使人即刺杀大将军青，而说丞相下之，如发蒙耳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縱’，音寂笑反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本无此‘言’字。” 骊案：张晏曰“不成则死，一计耳”。

瓚曰“或有一言之交，以死报之矣”。

注 集解瓚曰：“言吴王不知举兵反。” 索隐案：知犹解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言吴不塞成皋口，而令汉将得出之。”

注 集解汉书直云“缓”，无“楼”字。楼缓乃六国时人，疑此后人所益也。

李奇曰：“缓，似人姓名。”韦昭曰：“淮南臣名。”

注 正义成皋故城在河南(澠) [汜] 水县东南二里。

注 正义轘辕故关在河南缑氏县南四十里。伊阙故关在河南县南十九里。

注 正义故武关在商州商洛县东九十里。春秋时。阙文。

注 正义即成皋关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大镰谓之割，音五哀反。或是鐏乎？”索隐刘氏音上吾里反，下自洛反。又鐏，邹音机也。注“大镰谓之割”，镰音廉，割音五哀反。

注 正义闾左边不役之民，秦则役之也。

注 索隐若焦。音即消反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轻罪不至于髡，完其髡鬣，故曰髡。古‘髡’字从‘彡’，发肤之意。杜林以为法度之字皆从‘寸’后改如是。耐音若能。”如淳曰：“律‘耐为司寇，耐为鬼薪白粲’。耐犹任也。”苏林曰：“一岁为罚作，二岁刑已上为耐。耐，能任其罪。”

注 集解晋灼曰：“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，上林有水司空，皆主囚徒官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淮南人名士曰武。”

注 集解蔡邕曰：“法冠，楚王冠也。秦灭楚，以其君冠赐御史。”索隐崔浩云：“一名獬廌冠。”按：蔡邕云“楚王冠也。秦灭楚，以其君冠赐御史”者也。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诈作罪人而西也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发淮南兵也。”索隐崔浩云：“一日犹一朝，卒然无定时也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以物蒙覆其头，而为发去，其人欲之耳。”韦昭曰：“如蒙巾，发之甚易。”

王欲发国中兵，恐其相、二千石不听。王乃与伍被谋，先杀相、二千石；伪失火宫中，相、二千石救火，至即杀之。计未决，又欲令人衣求盗衣，持羽檄，从东方来，呼曰“南越兵入界”，欲因以发兵。乃使人至庐江、会稽为求盗，未发。王问伍被曰：“吾举兵西乡，诸侯必有应我者；即无应，柰何？”被曰：

“南收衡山以击庐江，有寻阳之船，守下雒之城，结九江之浦，绝豫章之口，强弩临江而守，以禁南郡之下，东收江都、会稽，南通劲越，屈强江淮闲，犹可得延岁月之寿。”王曰：“善，无以易此。急则走越耳。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卒衣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江夏。”驷案：苏林曰“下雒，县名。”索隐雒音徐尔反。案：县名，在江夏。

注 正义即彭蠡湖口，北流出大江者。

注 正义江都，扬州也。会稽，苏州也。

于是廷尉以王孙建辞连淮南王太子迁闻。上遣廷尉监因拜淮南中尉，逮捕太子。

至淮南，淮南王闻，与太子谋召相、二千石，欲杀而发兵。召相，相至；内史以出为解。中尉曰：“臣受诏使，不得见王。”王念独杀相而内史中尉不来，无益也，即罢相。王犹豫，计未决。太子念所坐者谋刺汉中尉，所与谋者已死，以为口绝，乃谓王曰：“髡臣可用者皆前系，今无足与举事者。王以非时发，恐无功，臣愿会逮。”王亦偷欲休，即许太子。太子即自刭，不殊。伍被自诣吏，因告与淮南王谋反，反踪迹具如

此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偷，苟且也。”

注 集解晋灼曰：“不殊，不死。”

吏因捕太子、王后，围王宫，尽求捕王所与谋反宾客在国中者，索得反具以闻。

上下公卿治，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，皆以罪轻重受诛。

衡山王赐，淮南王弟也，当坐收，有司请逮捕衡山王。天子曰：“诸侯各以其国为本，不当相坐。

与诸侯王列侯会肄丞相诸侯议。”赵王彭祖、列侯臣让等四十三人议，皆曰：“淮南王安甚大逆无道，谋反明白，当伏诛。”胶西王臣端议曰：“淮南王安废法行邪，怀诈伪心，以乱天下，荧惑百姓，倍畔宗庙，妄作妖言。春秋曰‘臣无将，将而诛’。安罪重于将，谋反形已定。臣端所见其书节印图及他逆无道事验明白，甚大逆无道，当伏其法。而论国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，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，不能相教，当皆免官削爵为士伍，毋得宦为吏。其非吏，他赎死金二斤八两。以章臣安之罪，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，毋敢复有邪僻倍畔之意。”丞相弘、廷尉汤等以闻，天子使宗正以符节治王。未至，淮南王安自刭杀。王后荼、太子迁诸所与谋反者皆族。天子以伍被雅辞多引汉之美，欲勿诛。廷尉汤曰：“被首为王画反谋，被罪无赦。”遂诛被。国除为九江郡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诣都座就丞相共议也。”索隐会肄丞相者。案：肄，习也，音异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比吏而非真。”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非吏，故曰他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即位凡四十二年，元狩元年十月死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又为六安国，以陈县为都。”

衡山王赐，王后乘舒生子三人，长男爽为太子，次男孝，次女无采。又姬徐来生子男女四人，美人厥姬生子二人。衡山王、淮南王兄弟相责望礼节，闲不相能。衡山王闻淮南王作为畔逆反具，亦心结宾客以应之，恐为所并。

注 正义衡山王后名也。

元光六年，衡山王入朝，其谒者卫庆有方术，欲上书事天子，王怒，故劾庆死罪，强榜服之。衡山内史以为非是，却其狱。王使人上书告内史，内史治，言王不直。王又数侵夺人田，坏人顷以为田。有司请逮治衡山王。天子不许，为置吏二百石以上。衡山王以此恚，与奚慈、张广昌谋，求能为兵法候星气者，日夜从容王密谋反事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汉仪注吏四百石以下，自调除国中，今王恶，天子皆为置之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密，豫作计校。”

王后乘舒死，立徐来为王后。厥姬俱幸。两人相妒，厥姬乃恶王后徐来于太子曰：“徐来使婢蛊道杀太子母。”太子心怨徐来。徐来兄至衡山，太子与饮，以刃刺伤王后兄。王后怨怒，数毁恶太子于王。太子女弟无采，嫁弃归，与奴奸，又与客奸。太子数让无采，无采怒，不与太子通。王后闻之，即善遇无采。无采及中兄孝少失母，附王后，王后以计爱之，与共毁太子，王以故数击笞太子。元朔四年中，人有贼伤王后假母者，王疑太子使人伤之，笞太子。后王病，太子时称病不侍。

孝、王后、无采恶太子：“太子实不病，自言病，有喜色。”王大怒，欲废太子，立其弟孝。王后知王决废太子，又欲并废孝。王后有侍者，善舞，王幸之，王后欲令侍者与孝乱以污之，欲并废兄弟而立其子广代太子。太子爽知之，念后数恶己无已时，欲与乱以止其口。王后饮，太子前为寿，因据王后股，求与王后卧。王后怒，以告王。王乃召，欲缚而笞之。太子知王常欲废己立其弟孝，乃谓王曰：“孝与王御者奸，无采与奴奸，王强食，请上书。”即倍王去。

王使人止之，莫能禁，乃自驾追捕太子。太子妄恶言，王械系太子宫中。孝日益亲幸。王奇孝材能，乃佩之王印，号曰将军，令居外宅，多给金钱，招致宾客。宾客来者，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计，日夜从容劝之。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、陈喜作辚车镞矢，刻天子玺，将相军吏印。王日夜求壮士如周丘等，数称引吴楚反时计画，以约束。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，畏淮南起并其国，以为淮南已西，发兵定江淮之闲而有之，望如是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傅母属。”

注 索隐救，汉书作“枚”。刘向别录云“易家有救氏注”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辚车，战车也，音扶萌反。”

元朔五年秋，衡山王当朝，(六年)过淮南，淮南王乃昆弟语，除前却，约束反具。衡山王即上书谢病，上赐书不朝。

元朔六年中，衡山王使人上书请废太子爽，立孝为太子。爽闻，即使所善白赢之长安上书，言孝作辚车镞矢，与王御者奸，欲以败孝。白赢至长安，未及上书，吏捕赢，以淮南事系。王闻爽使白赢上书，恐言国阴事，即上书反告太子爽所为

不道弃市罪事。事下沛郡治。元(朔七) [狩元] 年冬，有司公卿

下沛郡求捕所与淮南谋反者未得，得陈喜于衡山王子孝家。吏劾孝首匿喜。孝以为陈喜雅数与王计谋反，恐其发之，闻律先自告除其罪，又疑太子使白赢上书发其事，即先自告，告所与谋反者救赫、陈喜等。廷尉治验，公卿请逮捕衡山王治之。天子曰：“勿捕。”遣中尉安、大行息即问王，王具以情实对。

吏皆围王宫而守之。中尉大行还，以闻，公卿请遣宗正、大行与沛郡杂治王。

王闻，即自刭杀。孝先自告反，除其罪；坐与王御婢奸，弃市。王后徐来亦坐蛊杀前王后乘舒，及太子爽坐王告不孝，皆弃市。诸与衡山王谋反者皆族。国除为衡山郡。

注 索隐音盈，人姓名也。

注 索隐案：汉书表司马安也。

注 索隐案：汉书表李息也。

太史公曰：诗之所谓“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惩”，信哉是言也。淮南、衡山亲为骨肉，疆土千里，列为诸侯，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，而专挟邪僻之计，谋为畔逆，仍父子再亡国，各不终其身，为天下笑。此非独王过也，亦其俗薄，臣下渐靡使然也。夫荆楚僇勇轻悍，好作乱，乃自古记之矣。

【索隐述赞】淮南多横，举事非正。天子宽仁，其过不更。轘车致祸，斗粟成咏。王安好学，女陵作诮。兄弟不和，倾国殒命。

## 史记卷一一九

### 列传五十九 循吏列传

索隐案：谓本法循理之吏也。

太史公曰：法令所以导民也，刑罚所以禁奸也。文武不备，良民惧然身修者，官未曾乱也。奉职循理，亦可以为治，何必威严哉？

孙叔敖者，楚之处士也。虞丘相进之于楚庄王，以自代也。三月为楚相，施教导民，上下和合，世俗盛美，政缓禁止，吏无奸邪，盗贼不起。秋冬则劝民山采，春夏以水，各得其所便，民皆乐其生。

注 正义说苑云：“孙叔敖为令尹，一国吏民皆来贺。有一老父衣羸衣，冠白冠，后来，吊曰：‘有身贵而骄人者，民亡之；位已高而擅权者，君恶之；禄已厚而不知足者，患处之。’叔敖再拜，敬受命，愿闻余教。父曰：‘位已高而意益下，官益大而心益小，禄已厚而慎不取。君谨守此三者，足以治楚。’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乘多水时而出材竹。”

庄王以为币轻，更以小为大，百姓不便，皆去其业。市令言之相曰：“市乱，民莫安其处，次行不定。”相曰：“如此几何顷乎？”市令曰：“三月顷。”相曰：

“罢，吾今令之复矣。”后五日，朝，相言之王曰：“前

日更币，以为轻。今市令来言曰‘市乱，民莫安其处，次行之不定’。臣请遂令复如故。”王许之，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。

楚民俗好庠车，王以为庠车不便马，欲下令使高之。相曰：“令数下，民不知所从，不可。王必欲高车，臣请教闾里使高其梱。乘车者皆君子，君子不能数下车。”王许之。居半岁，民悉自高其车。

注 索隐庠，下也，音婢。

注 索隐音口本反。梱，门限也。

此不教而民从其化，近者视而效之，远者四面望而法之。故三得相而不喜，知其材自得之也；三去相而不悔，知非己之罪也。

注 集解皇览曰：“孙叔敖顷在南郡江陵故城中白土里。民传孙叔敖曰‘葬我庐江陂，后当为万户邑’。去故楚都郢城北三十里所。或曰孙叔敖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也。”

子产者，郑之列大夫也。郑昭君之时，以所爱徐挚为相，国乱，上下不亲，父子不和。大宫子期言之君，以子产为相。为相一年，竖子不戏狎，斑白不提挈，僮子不儻畔。二年，市不豫贾。三年，门不夜关，道不拾遗。

四年，田器不归。五年，士无尺籍，丧期不令而治。治郑二十六年而死，丁壮号哭，老人儿啼，曰：“子产去我死乎！民将安归？”

注 索隐案：郑系家云子产，郑成公之少子。事简公、定公。简公封子产以六邑，子产受其半。子产不事昭君，亦无徐挚作相之事。盖别有所出，太史记异耳。

注 索隐子期亦郑之公子也。左传、国语亦无其说。案：系家郑相子驷、子孔与子产同时，盖亦子期之兄弟也。

注 索隐下音价。谓临时评其贵贱，不豫定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闭’。”

注 正义言士民无一尺方板之籍书。什伍，什伍相保也。

注 集解皇览曰：“子产顷在河南新郑，城外大顷是也。”索隐案：左传及系家云子产死，孔子泣曰“子产，古之遗爱也”。又韩诗称子产卒，郑人耕者辍耒，妇人捐其佩玦也。

公仪休者，鲁博士也。以高弟为鲁相。奉法循理，无所变更，百官自正。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，受大者不得取小。

客有遗相鱼者，相不受。客曰：“闻君嗜鱼，遗君鱼，何故不受也？”相曰：“以嗜鱼，故不受也。今为相，能自给鱼；今受鱼而免，谁复给我鱼者？吾故不受也。”

食茹而美，拔其园葵而弃之。见其家织布好，而疾出其家妇，燔其机，云“欲令农士工女安所讎其货乎？”

注 索隐音售。

石奢者，楚昭王相也。坚直廉正，无所阿避。行县，道有杀人者，相追之，乃其父也。纵其父而还自系焉。使人言之王曰：“杀人者，臣之父也。夫以父立政，不孝也；废法纵罪，非忠也；臣罪当死。”王曰：“追而不及，不当伏罪，子其治事矣。”石奢曰：“不私其父，非孝子也；不奉主法，非忠臣也。王赦其罪，上惠也；伏诛而死，臣职也。”遂不受令，自刎而死。

注 索隐音亡粉反。

李离者，晋文公之理也。过听杀人，自拘当死。文公曰：

“官有贵贱，罚有轻重。下吏有过，非子之罪也。”李离曰：“臣居官为长，不与吏让位；受禄为多，不与下分利。今过听杀人，傅其罪下吏，非所闻也。”辞不受令。文公曰：“子则自以为有罪，寡人亦有罪邪？”李离曰：“理有法，失刑则刑，失死则死。公以臣能听微决疑，故使为理。今过听杀人，罪当死。”遂不受令，伏剑而死。

注 正义理，狱官也。

注 索隐言能听察微理，以决疑狱。故周礼司寇以五听察狱，词气色耳目也。

又尚书曰“服念五六日，至于旬时”是也。

太史公曰：孙叔敖出一言，郢市复。子产病死，郑民号哭。公仪子见好布而家妇逐。石奢纵父而死，楚昭名立。李离过杀而伏剑，晋文以正国法。

【索隐述赞】奉职循理，为政之先。恤人体国，良史述焉。叔孙、郑产，自昔称贤。拔葵一利，赦父非香。李离伏剑，为法而然。

## 史记卷一二零

## 列传六十 汲郑列传

汲黯字长孺，濮阳人也。其先有宠于古之卫君。至黯七世，世为卿大夫。

黯以父任，孝景时为太子洗马，以庄见惮。孝景帝崩，太子即位，黯为谒者。东越相攻，上使黯往视之。不至，至吴而还，报曰：“越人相攻，固其俗然，不足以辱天子之使。”河内失火，延烧千余家，上使黯往视之。还报曰：“家人失火，屋比延烧，不足忧也。臣过河南，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，或父子相食，臣谨以便宜，持节发河南仓粟以振贫民。臣请归节，伏矫制之罪。”上贤而释之，迁为荥阳令。黯耻为令，病归田里。上闻，乃召拜为中大夫。以数切谏，不得久留内，迁为东海太守。黯学黄老之言，治官理民，好清静，择丞史而任之。其治，责大指而已，不苛小。黯多病，卧闺合内不出。岁余，东海大治。称之。上闻，召以为主爵都尉，列于九卿。治务在无为而已，弘大体，不拘文法。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六国时，卫但称君。”

注 索隐按：庄者，严也，谓严威也。按：自汉明帝讳庄，故已后“庄”皆云“严”。

注 索隐音鼻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律，太守、都尉、诸侯内史各一人，卒史书佐各十人。”

今总言‘丞史’，或以为择郡丞及史使任之。郑当时为大农，推官属丞史，亦是也。”

黯为人性倨，少礼，面折，不能容人之过。合己者善待之，不合己者不能忍见，士亦以此不附焉。然好学，游侠，任气节，内行修絜，好直谏，数犯主之颜色，常慕傅柏、袁盎之为人也。

善灌夫、郑当时及宗正刘弃。亦以数直谏，不得久居位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傅柏，梁人，为孝王将，素伉直。”索隐傅音付，人姓。

柏，名。为梁将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云名弃疾。”索隐汉书名弃疾。

当是时，太后弟武安侯蚡为丞相，中二千石来拜谒，蚡不为礼。然黯见蚡未尝拜，常揖之。天子方招文学儒者，上曰吾欲云云，黯对曰：“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，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！”上默然，怒，变色而罢朝。公卿皆为黯惧。

上退，谓左右曰：“甚矣，汲黯之戆也！”髡臣或数黯，黯曰：“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，宁令从谀承意，陷主于不义乎？且已在其位，纵爱身，柰辱朝廷何！”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所言欲施仁义也。”

注 索隐戆，愚也。音陟降反也。

黯多病，病且满三月，上常赐告者数，终不愈。最后病，庄助为请告。上曰：“汲黯何如人哉？”助曰：“使黯任职居官，无以踰人。然至其辅少主，守城深坚，招之不来，麾之不去，虽自谓賁育亦不能夺之矣。”上曰：“然。”

古有社稷之臣，至如黯，近之矣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杜钦所谓‘病满赐告诏恩’也。数者，非一也。或曰赐告，得去官归家；与告，居官不视事。”索隐数音所角反。按：注“赐告，得去官家居；予告，居官不视事”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最，一作‘其’也。”

注 索隐踰音庾。案：汉书作“愈”，愈犹胜也。此作“踰”，踰谓越过人也。

大将军青侍中，上踞厕而视之。丞相弘燕见，上或不冠。至如黯见，上不冠不见也。上尝坐武帐中，黯前奏事，上不冠，望见黯，避帐中，使人可其奏。其见敬礼如此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厕音侧，谓默边，踞默视之。一云溷厕也。厕，默边侧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武帐，织成为武士象也。”孟康曰：“今御武帐，置兵兰五兵于帐中。”韦昭曰：“以武名之，示威。”

张汤方以更定律令为廷尉，黯数质责汤于上前，曰：“公为正卿，上不能曜先帝之功业，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，安国富民，使囹圄空虚，二者无一焉。非苦就行，放析就功，何乃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为？公以此无种矣。”黯时与汤论议，汤辩常在文深小苛，黯伉厉守高不能屈，忿发骂曰：“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，果然。必汤也，令天下重足而立，侧目而视矣！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纷，乱也。”

是时，汉方征匈奴，招怀四夷。黯务少事，乘上闲，常言与胡和亲，无起兵。

上方向儒术，尊公孙弘。及事益多，吏民巧弄。上分别

文法，汤等数奏决讞以幸。而黯常毁儒，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，而刀笔吏专深文巧诋，陷人于罪，使不得反其真，以胜为功。上愈益贵弘、汤，弘、汤深心疾黯，唯天子亦不说也，欲诛之以事。弘为丞相，乃言上曰：“右内史界部中多贵人宗室，难治，非素重臣不能任，请徙黯为右内史。”为右内史数岁，官事不废。

注 索隐音路洞反。

注 索隐音鱼列反。

注 索隐音丁礼反。

大将军青既益尊，姊为皇后，然黯与亢礼。人或说黯曰：“自天子欲髡臣下大将军，大将军尊重益贵，君不可以不拜。”黯曰：“夫以大将军有揖客，反不重邪？”

大将军闻，愈贤黯，数请问国家朝廷所疑，遇黯过于平生。

淮南王谋反，惮黯，曰：“好直谏，守节死义，难惑以非。至如说丞相弘，如发蒙振落耳。”

天子既数征匈奴有功，黯之言益不用。

始黯列为九卿，而公孙弘、张汤为小吏。及弘、汤稍益贵，与黯同位，黯又非毁弘、汤等。已而弘至丞相，封为侯；汤至御史大夫；故黯时丞相史皆与黯同列，或尊用过之。黯褊心，不能无少望，见上，前言曰：“陛下用髡臣如积薪耳，后来者居上。”上默然。有闲黯罢，上曰：“人果不可以无学，观黯之言也日益甚。”

居无何，匈奴浑邪王率觭来降，汉发车二万乘。县官无钱，从民贖马。民或匿马，马不具。上怒，欲斩长安令。黯曰：“长安令无罪，独斩黯，民乃肯出马。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汉，汉徐以县次传之，何至令天下骚动，罢弊中国而以事夷狄之人

乎！”上默然。及浑邪至，贾人与市者，坐当死者五百余人。黯请闲，见高门，曰：“夫匈奴攻当路塞，绝和亲，中国兴兵诛之，死伤者不可胜计，而费以巨万百数。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，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；

所卤获，因予之，以谢天下之苦，塞百姓之心。今纵不能，浑邪率数万之觴来降，虚府库赏赐，发良民侍养，譬若奉骄子。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乎？陛下纵不能得匈奴之资以谢天下，又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，是所谓‘庇其叶而伤其枝’者也，臣窃为陛下不取也。”上默然，不许，曰：“吾久不闻汲黯之言，今又复妄发矣。”后数月，黯坐小法，会赦免官。于是黯隐于田园。

注 索隐赏音时夜反。赏，赍也。邹氏音势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黄图未央宫中有高门殿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阑，妄也。律，胡市，吏民不得持兵器出关。虽于京师市买，其法一也。”瓚曰：“无符传出入为阑。”

居数年，会更五铢钱，民多盗铸钱，楚地尤甚。上以为淮阳，楚地之郊，乃召拜黯为淮阳太守。黯伏谢不受印，诏数强予，然后奉诏。诏召见黯，黯为上泣曰：“臣自以为填沟壑，不复见陛下，不意陛下复收用之。臣常有狗马病，力不能任郡事，臣愿为中郎，出入禁闼，补过拾遗，臣之愿也。”上曰：“君薄淮阳邪？吾今召君矣。顾淮阳吏民不相得，吾徒得君之重，卧而治之。”

黯既辞行，过大行李息，曰：“黯弃居郡，不得与朝廷议也。然御史大夫张汤智足以拒谏，诈足以饰非，务巧佞之语，辩数之辞，非肯正为天下言，专阿主意。

主意所不欲，因而毁之；主意所欲，因而誉之。好兴事，舞文法，内怀诈以御主心，外挟贼吏以为威重。公列九卿，不早言之，公与之俱受其僇矣。”

息畏汤，终不敢言。黯居郡如故治，淮阳政清。后张汤果败，上闻黯与息言，抵息罪。令黯以诸侯相秩居淮阳。七岁而卒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元狩五年行五铢钱。”

注 索隐今即今也。谓今日后即召君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舞犹弄也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诸侯王相在郡守上，秩真二千石。律，真二千石俸月二万，二千石月万六千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元鼎五年。”

卒后，上以黯故，官其弟汲仁至九卿，子汲偃至诸侯相。黯姑姊子司马安亦少与黯为太子洗马。安文深巧善宦，官四至九卿，以河南太守卒。昆弟以安故，同时至二千石者十人。濮阳段宏始事盖侯信，信任宏，宏亦再至九卿。

然卫人仕者皆严惮汲黯，出其下。

注 索隐段客。案：汉书作“段宏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太后兄王信。”

郑当时者，字庄，陈人也。其先郑君尝为项籍将；籍死，已而属汉。高祖令诸故项籍臣名籍，郑君独不奉诏。诏尽拜名籍者为大夫，而逐郑君。郑君死孝文时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当时父。”

郑庄以任侠自喜，脱张羽于厄，声闻梁楚之闲。孝景时，

为太子舍人。每五日洗沐，常置驿马安诸郊，存诸故人，请谢宾客，夜以继日，至其明旦，常恐不簪。庄好黄老之言，其慕长者如恐不见。年少官薄，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，天下有名之士也。武帝立，庄稍迁为鲁中尉、济南太守、江都相，至九卿为右内史。以武安侯魏其时议，贬秩为詹事，迁为大农令。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梁孝王之将，楚相之弟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交道四通处也，请宾客便。”瓚曰：“诸郊谓长安四面郊祀之处，闲静，可以请宾客。”索隐按：置即驿，马谓于置着马也。四面郊。

庄为太史，诫门下：“客至，无贵贱无留门者。”执宾主之礼，以其贵下人。庄廉，又不治其产业，仰奉赐以给诸公。然其馈遗人，不过算器食。每朝，候上之闲，说未尝不言天下之长者。其推毂士及官属丞史，诚有味其言之也，常引以为贤于己。未尝名吏，与官属言，若恐伤之。闻人之善言，进之上，唯恐后。山东士诸公以此翕然称郑庄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算音先管反，竹器。”索隐算音先管反。按：谓竹器，以言无铜漆也。汉书作“具器食”。

郑庄使视决河，自请治行五日。上曰：“吾闻‘郑庄行，千里不赍粮’，请治行者何也？”然郑庄在朝，常趋和承意，不敢甚引当否。及晚节，汉征匈奴，招四夷，天下费多，财用益匮。庄任人宾客为大农僦人，多逋负。司马安为淮阳太守，发其事，庄以此陷罪，赎为庶人。顷之，守长史。上以为老，以庄为汝南太守。数岁，以官卒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治行谓庄严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入’。一云宾客为大农僦人，僦人盖兴生财利，如今方宜矣。” 骀案：晋灼曰“当时为大农，而任使其宾客辜较任僦也”。 瓚曰“任人谓保任见举者”。 索隐僦音即就反。辜较音姑角。按：谓当时作大农，任宾客就人取庸直也。或者赏物以应官取庸，故下云“多逋负”。“辜较”字亦作“酤榷”。榷者，独也。言国家独榷酤也。此云“辜较”，亦谓令宾客任人专其利，故云辜较也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丞相长史。”

郑庄、汲黯始列为九卿，廉，内行修絜。此两人中废，家贫，宾客益落。及居郡，卒后家无余赀财。庄兄弟子孙以庄故，至二千石六七人焉。

注 索隐按：落犹零落，谓散也。

太史公曰：夫以汲、郑之贤，有势则宾客十倍，无势则否，况觝人乎！下邳 翟公有言，始翟公为廷尉，宾客阗门；及废，门外可设雀罗。翟公复为廷尉，宾客欲往，翟公乃人署其门曰：“一死一生，乃知交情。一贫一富，乃知交态。一贵一贱，交情乃见。” 汲、郑亦云，悲夫！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邾，一作‘邳’。” 索隐邾音圭，县名，属京兆。徐广曰：

“下邾作‘下邳’。”

【索隐述赞】河南矫制，自古称贤。淮南卧理，天子伏焉。积薪兴叹，伉直愈坚。郑庄推士，天下翕然。交道势利，翟公愴旃。

## 史记卷一二一

## 列传六十一 儒林列传

正义姚承云：“儒谓博士，为儒雅之林，综理古文，宣明旧艺，咸劝儒者，以成王化者也。”

太史公曰：余读功令，至于广厉学官之路，未尝不废书而叹也。曰：嗟乎！

夫周室衰而关雎作，幽厉微而礼乐坏，诸侯恣行，政由强国。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，于是论次诗书，修起礼乐。适齐闻韶，三月不知肉味。自卫返鲁，然后乐正，雅颂各得其所。

世以混浊莫能用，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，曰“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矣”。西狩获麟，曰“吾道穷矣”。故因史记作春秋，以当王法，其辞微而指博，后世学者多录焉。

注 索隐案：谓学者课功着之于令，即今学令是也。

注 正义郑玄云：“鲁哀公十一年。是时道衰乐废，孔子还，修正之，故雅颂各得其所也。”

注 索隐案：后之记者失辞也。案家语等说，云孔子历聘诸国，莫能用，谓周、郑、齐、宋、曹、卫、陈、楚、莒、莒匡等。纵历小国，亦无七十余国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录，一作‘繆’。”

自孔子卒后，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，大者为师傅卿相，

小者友教士大夫，或隐而不见。故子路居卫，子张居陈，澹台子羽居楚，子夏居西河，子贡终于齐。如田子方、段干木、吴起、禽滑厘之属，皆受业于子夏之伦，为王者师。是时独魏文侯好学。后陵迟以至于始皇，天下并争于战国，儒术既绌焉，然齐鲁之闲，学者独不废也。于威、宣之际，孟子荀卿之列，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，以学显于当世。

注 索隐案：子夏为魏文侯师。子贡为齐、鲁聘吴、越，盖亦卿也。而宰予亦仕齐为卿。余未闻也。

注 集解案：仲尼弟子列传子路死于卫，时孔子尚存也。

注 正义今陈州。

注 正义今苏州城南五里有澹台湖，湖北有澹台。

注 正义今汾州。

注 正义今青州。

及至秦之季世，焚诗书，坑术士，六艺从此缺焉。陈涉之王也，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。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，卒与涉俱死。陈涉起匹夫，驱瓦合适戍，旬月以王楚，不满半岁竟灭亡，其事至微浅，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，何也？以秦焚其业，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。

注 正义颜云：“今新丰县温汤之处号愍儒乡。温汤西南三里有马谷，谷之西岸有坑，古相传以为秦坑儒处也。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云‘秦既焚书，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，而诸生到者拜为郎，前后七百人，乃密种瓜于骊山陵谷中温处，瓜实成，诏博士诸生说之。人言不同，乃令就视。为伏机，诸生贤儒皆至焉，方相难不决，因发机，从上填之以土，皆压，终乃无声也。’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孔子八世孙，名鮒字甲也。”

注 索隐上音丁革反。

及高皇帝诛项籍，举兵围鲁，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，弦歌之音不绝，岂非圣人之遗化，好礼乐之国哉？故孔子在陈，曰“归与归与！吾党之小子狂简，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”。夫齐鲁之闲于文学，自古以来，其天性也。故汉兴，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，讲习大射乡饮之礼。叔孙通作汉礼仪，因为太常，诸生弟子共定者，咸为选首，于是喟然叹兴于学。然尚有干戈，平定四海，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。孝惠、吕后时，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。孝文时颇征用，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。及至孝景，不任儒者，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，故诸博士具官待问，未有进者。

注 正义颜云：“陈豨、卢绾、韩信、黥布之徒相次反叛，征讨也。”

注 正义言孝文稍用文学之士居位。

及今上即位，赵绾、王臧之属明儒学，而上亦乡之，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。

自是之后，言诗于鲁则申培公，于齐则轅固生，于燕则韩太傅。言尚书自济南伏生。言礼自鲁高堂生。言易自菑川田生。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，于赵自董仲舒。及窦太后崩，武安侯田蚡为丞相，绌黄老、刑名百家之言，延文学儒者数百人，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，封以平津侯。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陪’。”韦昭曰：“培，申公名，音扶尤反。”索隐徐广云“培，一作‘陪’，音裴”。韦

昭曰“培，申公之名，音浮”。邹氏音普来反也。

注 正义申，辕，姓；培，固，名；公，生，其处号也。

注 索隐韩婴也。为常山王太傅也。

注 索隐按：张华云名胜，汉纪云字子贱。

注 索隐谢承云“秦氏季代有鲁人高堂伯”，则“伯”是其字。云“生”者，自汉已来儒者皆号“生”，亦“先生”省字呼之耳。

注 索隐毋音无。胡毋，姓。字子都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云‘自齐为天子三公’。”

公孙弘为学官，悼道之郁滞，乃请曰：“丞相御史言：制曰‘盖闻导民以礼，风之以乐。婚姻者，居屋之大伦也。今礼废乐崩，朕甚愍焉。故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，咸登诸朝。其令礼官劝学，讲议洽闻兴礼，以为天下先。太常议，与博士弟子，崇乡里之化，以广贤材焉’。谨与太常臧、博士平等议曰：闻三代之道，乡里有教，夏曰校，殷曰序，周曰庠。

其劝善也，显之朝廷；

其惩恶也，加之刑罚。故教化之行也，建首善自京师始，由内及外。今陛下昭至德，开大明，配天地，本人伦，劝学修礼，崇化厉贤，以风四方，太平之原也。古者政教未洽，不备其礼，请因旧官而兴焉。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，复其身。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，仪状端正者，补博士弟子。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，敬长上，肃政教，顺乡里，出入不悖所闻者，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，二千石谨察可者，当与计偕，诣太常，得受业如弟子。一岁皆辄试，能通一艺以上，补文学掌故缺；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，太常籍奏。即有秀才异等，辄以名闻。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，辄罢之，而请诸不称者罚。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，明天人分际，通古今之义，文章尔雅，训

辞深厚， 恩施甚美。

小吏浅闻，不能究宣，无以明布谕下。治礼次治掌故，以文学礼义为官，迁留滞。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，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，补左右内史、 大行卒史；比百石已下，补郡太守卒史：皆各二人，边郡一人。先用诵多者，若不足，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， 文学掌故补郡属， 备员。请着功令。佗如律令。”制曰：“可。”自此以来，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。

注 正义自此以下，皆弘奏请之辞。

注 集解汉书百官表孔臧也。

注 正义校，教也。可教道艺也。

注 正义序，舒也。言舒礼教。

注 正义庠，详也。言详审经典。

注 索隐上时两反。属音烛。属，委也。所二千石，谓于所部之郡守相。

注 索隐计，计吏也。偕，俱也。谓令与计吏俱诣太常也。

注 索隐谓诏书文章雅正，训辞深厚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云‘次治礼学掌故’。”

注 正义案：左右内史后改为左冯翊、右扶风。

注 索隐苏林曰；“属亦曹吏，今县官文书解云‘属某甲

注 索隐如淳云：“汉仪弟子射策，甲科百人补郎中，乙科二百人补太子舍人，皆秩比二百石；次郡国文学，秩百石也。”

申公者，鲁人也。高祖过鲁，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 高祖于鲁南宫。 吕太后时，申公游学长安，与刘郢同师。 已而郢为楚王，令申公傅其太子戊。 戊不好学，疾申公。及王郢卒，戊立为楚王，胥靡申公。 申公耻之，归鲁，退居家教，

终身不出门，复谢绝宾客，独王命召之乃往。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。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，无传(疑)，疑者则阙不传。

注 索隐按：汉书云“申公少与楚元王俱事齐人浮丘伯，受诗”。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泮宫在兖州曲阜县西南二百里鲁城内宫之内。郑云泮之言半也，其制半于天子之璧雍。”

注 索隐案：汉书云“吕太后时，浮丘伯在长安，申公与元王郢客俱卒学”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楚元王刘交以文帝元年薨，子夷王郢立，四岁薨，子戌立。”

郢以吕后二年封上邽侯，文帝元年立为楚王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腐刑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鲁恭王也。”

注 索隐谓申公不作诗传，但教授，有疑则阙耳。

兰陵王臧既受诗，以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，免去。今上初即位，臧乃上书宿卫上，累迁，一岁中为郎中令。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，绾为御史大夫。绾、臧请天子，欲立明堂以朝诸侯，不能就其事，乃言师申公。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駟马迎申公，弟子二人乘轺传从。至，见天子。天子问治乱之事，申公时已八十余，老，对曰：“为治者不在多言，顾力行何如耳。”是时天子方好文词，见申公对，默然。然已招致，则以为太中大夫，舍鲁邸，议明堂事。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，不说儒术，得赵绾、王臧之过以让上，上因废明堂事，尽下赵绾、王臧吏，后皆自杀。申公亦疾免以归，数年卒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马车。”

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：孔安国至临淮太守，周霸至胶西内史，夏宽至城阳内史，殳鲁赐至东海太守，兰陵缪生至长沙内史，徐偃为胶西中尉，邹人闾门庆忌为胶东内史。其治官民皆有廉节，称其好学。学官弟子行虽不备，而至于大夫、郎中、掌故以百数。言诗虽殊，多本于申公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孔鮒之弟子襄为惠帝博士，迁为长沙太傅，生忠，忠生武及安国。安国为博士，临淮太守。”

注 索隐缪音亡救反。缪氏出兰陵。一音穆。所谓穆生，为楚元王所礼也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姓闾门，名庆忌。”

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，齐人也。以治诗，孝景时为博士。与黄生争论景帝前。

黄生曰：“汤武非受命，乃弑也。”辕固生曰：“不然。夫桀纣虐乱，天下之心皆归汤武，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，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，汤武不得已而立，非受命为何？”

黄生曰：“冠虽敝，必加于首；履虽新，必关于足。何者，上下之分也。今桀纣虽失道，然君上也；汤武虽圣，臣下也。夫主有失行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，反因过而诛之，代立践南面，非弑而何也？”辕固生曰：“必若所云，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，非邪？”于是景帝曰：“食肉不食马肝，不为不知味；

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，不为愚。”遂罢。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。

注 正义论衡云：“气热而毒盛，故食马肝杀人。又盛夏

马行多渴死，杀气为毒也。”

窦太后好老子书，召轅固生问老子书。固曰：“此是家人言耳。”太后怒曰：

“安得司空城旦书乎？”乃使固入圈刺豕。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，乃假固利兵，下圈刺豕，正中其心，一刺，豕应手而倒。太后默然，无以复罪，罢之。居顷之，景帝以固为廉直，拜为清河王太傅。久之，病免。

注 索隐此家人言耳。服虔云：“如家人言也。”案：老子道德篇近而观之，理国理身而已，故言此家人之言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司空，主刑徒之官也。”骊案：汉书音义曰“道家以儒法为急，比之于律令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哀王乘也。”

今上初即位，复以贤良征固。诸谏儒多疾毁固，曰“固老”，罢归之。时固已九十余矣。

固之征也，薛人公孙弘亦征，侧目而视固。固曰：“公孙子，务正学以言，无曲学以阿世！”自是之后，齐言诗皆本轅固生也。诸齐人以诗显贵，皆固之弟子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薛县在菑川。”

韩生者，燕人也。孝文帝时为博士，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。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，其语颇与齐鲁闲殊，然其归一也。淮南贲生受之。

自是之后，而燕赵闲言诗者由韩生。韩生孙商为今上博士。

注 集解汉书曰：“名婴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宪王舜也。”

注 索隐贲音肥。

伏生者， 济南人也。故为秦博士。孝文帝时，欲求能治尚书者，天下无有，乃闻伏生能治，欲召之。是时伏生年九十余，老，不能行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。秦时焚书，伏生壁藏之。其后兵大起，流亡，汉定，伏生求其书，亡数十篇，独得二十九篇，即以教于齐鲁之闲。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，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伏生名胜，伏氏碑云。”

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， 欧阳生教千乘儿宽。儿宽既通尚书，以文学应郡举，诣博士受业，受业孔安国。儿宽贫无资用，常为弟子都养， 及时时闲行佣赁，以给衣食。行常带经，止息则诵习之。以试第次，补廷尉史。是时张汤方乡学，以为奏谏掾，以古法议决疑大狱，而爱幸宽。宽为人温良，有廉智，自持，而善著书、书奏，敏于文，口不能发明也。汤以为长者，数称誉之。

及汤为御史大夫，以儿宽为掾，荐之天子。天子见问，说之。张汤死后六年，儿宽位至御史大夫。 九年而以官卒。宽在三公位，以和良承意从容得久，然无有所匡谏；于官，官属易之，不为尽力。张生亦为博士。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，不能明也。

注 集解汉书曰：“字和伯，千乘人。”

注 索隐谓倪宽家贫，为弟子造食也。何休注公羊“灼烹为养”。案：有廝养卒，廝掌马，养造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元封元年。”

自此之后，鲁周霸、孔安国，雒阳贾嘉，颇能言尚书事。

孔氏有古文尚书，而安国以今文读之，因以起其家。逸书 得十余篇，盖尚书滋多于是矣。

注 索隐案：孔臧与安国书云“旧书潜于壁室，即尔复出，古训复申。唯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，何图乃有百篇。即知以今绚古，隶篆推科斗，以定五十余篇，并为之传也”。艺文志曰二十九篇，得多十六篇。起者，谓起发以出也。

诸学者多言礼，而鲁高堂生最本。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，及至秦焚书，书散亡益多，于今独有士礼，高堂生能言之。

而鲁徐生善为容。孝文帝时，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。传子至孙延、徐襄。

襄，其天姿善为容，不能通礼经；延颇能，未善也。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，至广陵内史。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、桓生、单次，皆尝为汉礼官大夫。

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。是后能言礼为容者，由徐氏焉。

注 索隐汉书作“颂”，亦音容也。

注 索隐公户，姓；满意，名也。案：邓展云二人姓字，非也。

注 索隐上音善。单，姓；次，名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属山阳也。”

自鲁商瞿受易孔子，孔子卒，商瞿传易，六世至齐人田何，字子庄，而汉兴。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，子仲传菑川人杨何。何以易，元光元年征，官至中大夫。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。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。

鲁人周霸，莒人衡胡，临菑人主父偃，皆以易至二千石。

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。

注 索隐案：商姓，瞿名，字子木。瞿音劬。

注 索隐案：汉书云“商瞿授东鲁桥庇子庸，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，子弓授燕周丑子家，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”。仲尼弟子传作“淳于人光羽子乘”，不同也。子乘授田何子装，是六代孙也。

注 索隐案：田何传东武王同，同传菑川杨何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莒一作‘吕’。”

董仲舒，广川人也。以治春秋，孝景时为博士。下帷讲诵，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，或莫见其面，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，其精如此。进退容止，非礼不行，学士皆师尊之。今上即位，为江都相。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，故求雨闭诸阳，纵诸阴，其止雨反是。行之一国，未尝不得所欲。中废为中大夫，居舍，着灾异之记。是时辽东高庙灾，主父偃疾之，取其书奏之天子。天子召诸生示其书，有刺讥。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，以为下愚。于是下董仲舒吏，当死，诏赦之。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。

注 索隐案：仲舒事易王。王，武帝兄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建元六年。”索隐案：汉书以为辽东高庙及长陵园殿灾也。

仲舒为灾异记，草而未奏，主父偃窃而奏之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荼’，亦音舒。”

董仲舒为人廉直。是时方外攘四夷，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，而弘希世用事，位至公卿。董仲舒以弘为从谏。弘疾之，乃言上曰：“独董仲舒可使相繆西王。”

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，亦善待之。董仲舒恐久获罪，疾免居家。至卒，终不治产业，以修学著书为事。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闲，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，其传公羊氏也。

胡毋生，齐人也。孝景时为博士，以老归教授。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，公孙弘亦颇受焉。

**注 集解汉书曰：“字子都。”**

瑕丘江生为谷梁春秋。自公孙弘得用，尝集比其义，卒用董仲舒。

仲舒弟子遂者：兰陵褚大，广川殷忠，温吕步舒。褚大至梁相。步舒至长史，持节使决淮南狱，于诸侯擅专断，不报，以春秋之义正之，天子皆以为是。

弟子通者，至于命大夫；为郎、谒者、掌故者以百数。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。

**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殷，一作‘段’，又作‘瑕’也。”**

【索隐述赞】孔氏之衰，经书绪乱。言诸六学，始自炎汉。着令立官，四方颀腕。曲台坏壁，书礼之冠。传易言诗，云蒸雾散。兴化致理，鸿猷克赞。

## 史记卷一二二

### 列传六十二 酷吏列传

孔子曰：“导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老氏称：“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无德。法令滋章，盗贼多有。”太史公曰：信哉是言也！法令者治之具，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。昔天下之网尝密矣，然奸伪萌起，其极也，上下相遁，至于不振。当是之时，吏治若救火扬沸，非武健严酷，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！言道德者，溺其职矣。故曰“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”。下士闻道大笑之。非虚言也。汉兴，破觚而为圜，斲雕而为朴，网漏于吞舟之鱼，而吏治烝烝，不至于奸，黎民艾安。由是观之，在彼不在此。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免，苟免也。”

注 集解何晏曰：“格，正也。”

注 索隐昔天下之罔尝密矣。案：盐铁论云“秦法密于凝脂”。

注 索隐言本弊不除，则其末难止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觚，方。”索隐应劭云：“觚，八棱有隅者。高祖反秦之政，破觚为圜，谓除其严法，约三章耳。”

注 索隐应劭云：“削珣为璞也。”晋灼云：“凋，弊也。斲理凋弊之俗，使反质朴。”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在道德，不在严酷。”

高后时，酷吏独有侯封，刻轹宗室，侵辱功臣。吕氏已败，遂(禽)[夷]侯封之家。孝景时，晁错以刻深颇用术辅其资，而七国之乱，发怒于错，错卒以被戮。其后有郅都、宁成之属。

郅都者，杨人也。以郎事孝文帝。孝景时，都为中郎将，敢直谏，面折大臣于朝。尝从入上林，贾姬如厕，野彘卒入厕。上目都，都不行。上欲自持兵救贾姬，都伏上前曰：“亡一姬复一姬进，天下所少宁贾姬等乎？陛下纵自轻，柰宗庙太后何！”上还，彘亦去。太后闻之，赐都金百斤，由此重郅都。

注 索隐郅音质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属河东。”索隐汉书云“河东大阳人”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故杨城本秦时杨国，汉杨县城也，今晋州洪洞县也。至隋为杨，唐初改为洪洞，以故洪洞镇为名也。秦及汉皆属河东郡。郅都墓在洪洞县东南二十里。”汉书云“郅都，河东大阳人”，班固失之甚也。大阳，今陕州河北县是，亦属河东郡也。

注 索隐案：姬生赵王彭祖也。

济南甯氏宗人三百余家，豪猾，二千石莫能制，于是景帝乃拜都为济南太守。至则族灭甯氏首恶，余皆股栗。居岁余，郡中不拾遗。旁十余郡守畏都如大府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甯音闲，小儿痲病也。”索隐荀悦音闲，邹氏刘氏音并同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髀髀战摇也。”

都为人勇，有气力，公廉，不发私书，问遗无所受，请寄无所听。常自称曰：“已倍亲而仕，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，终不顾妻子矣。”

郅都迁为中尉。丞相条侯至贵倨也，而都揖丞相。是时民朴，畏罪自重，而都独先严酷，致行法不避贵戚，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，号曰“苍鹰”。

临江王征诣中尉府对簿，临江王欲得刀笔为书谢上，而都禁吏不予。魏其侯使人以闲与临江王。临江王既为书谢上，因自杀。窦太后闻之，怒，以危法中都，都免归家。孝景帝乃使使持节拜都为鴈门太守，而便道之官，得以便宜从事。匈奴素闻郅都节，居边，为引兵去，竟郅都死不近鴈门。匈奴至为偶人象郅都，令骑驰射莫能中，见惮如此。匈奴患之。窦太后乃竟中都以汉法。景帝曰：“都忠臣。”欲释之。窦太后曰：“临江王独非忠臣邪？”于是遂斩郅都。

注 索隐案：中，如字。谓以法中伤之。

注 索隐汉书作“寓人象”。案：寓即偶也，谓刻木偶类人形也。一云寄人形于木也。

宁成者，穰人也。以郎谒者事景帝。好气，为人小吏，必陵其长吏；

为人上，操下如束湿薪。滑贼任威。稍迁至济南都尉，而郅都为守。始前数都尉皆步入府，因吏谒守如县令，其畏郅都如此。及成往，直陵都出其上。都素闻其声，于是善遇，与结驩。久之，郅都死，后长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，于是上召宁成为中尉。其治效郅都，其廉弗如，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惶恐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宁，一作‘宁’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属南阳。”

注 索隐操音七刀反。操，执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无此字。” 骊案：韦昭曰“言急也”。

注 正义百官表云：“(都)[郡]尉，秦官，掌佐守典武职甲卒，秩比二千石，有丞，秩皆六百石，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。”若周之司马。

注 索隐数音所注反。

注 正义百官表云：“中尉，秦官，掌徼循京师，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。”

颜云：“金吾，鸟名也，主辟不祥。天子出行，职主先道，以御非常，故执此鸟之象，因以名官。”

武帝即位，徙为内史。外戚多毁成之短，抵罪髡钳。是时九卿罪死即死，少被刑，而成极刑，自以为不复收，于是解脱，诈刻传出关归家。称曰：“仕不至二千石，贾不至千万，安可比人乎！”乃赏贷 买陂田千余顷，假贫民，役使数千家。数年，会赦。致产数千金，为任侠，持吏长短，出从数十骑。其使民威重于郡守。

注 索隐上音纪买反，下音他活反。谓脱钳。

注 索隐上音食夜反。赏，賚也，又音势。下音天得反。

周阳由者，其父赵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阳，故因姓周阳氏。由以宗家任为郎， 事孝文及景帝。景帝时，由为郡守。武帝即位，吏治尚循谨甚，然由居二千石中，最为暴酷骄恣。所爱者，挠法活之；所憎者，曲法诛灭之。所居郡，必夷其豪。为守，视都尉如令。为都尉，必陵太守，夺之治。与汲黯俱为忤， 司马安之文恶， 俱在二千石列，同车未尝敢均茵伏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侯五年，孝文六年国除。”正义周阳故城在绛州闻[喜]县东二十九里。

注 索隐案：与国家有外戚姻属，比于宗室，故曰“宗家”也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坚伎也。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以文法伤害人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汉书作‘冯’。伏者，轼。”索隐案：均，等也。茵，车蓐也。伏，车轼也。言二人与由同载一车，尚不敢与之均茵轼也，谓下之也。

汉书“伏”作“凭”也。

由后为河东都尉，时与其守胜屠公争权，相告言罪。胜屠公当抵罪，义不受刑，自杀，而由弃市。

注 索隐风俗通云：“胜屠即申屠。”

自宁成、周阳由之后，事益多，民巧法，大抵吏之治类多成、由等矣。

赵禹者，颍人。以佐史补中都官，用廉为令史，事太尉亚夫。亚夫为丞相，禹为丞相史，府中皆称其廉平。然亚夫弗任，曰：“极知禹无害，然文深，不可以居大府。”今上时，禹以刀笔吏积劳，稍迁为御史。上以为能，至太中大夫。与张汤论定诸律令，作见知，吏传得相监司。用法益刻，盖自此始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属扶风，音台。”索隐音胎。颍县属扶风。正义音胎。故颍城在雍武功县西南二十二里。古郃国，

后稷所封，汉藁县也。

注 索隐案：谓京师诸官府吏。正义若京都府史。

注 索隐苏林云：“言若无比也，盖云其公平也。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禹持文法深刻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论，一作‘编’。”

张汤者，杜人也。其父为长安丞，出，汤为儿守舍。还而鼠盗肉，其父怒，笞汤。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，劾鼠掠治，传爰书，讯鞠论报，并取鼠与肉，具狱磔堂下。其父见之，视其文辞如老狱吏，大惊，遂使书狱。父死后，汤为长安吏，久之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尔时未为陵。”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谓传囚也。爰，易也。以此书易其辞处。鞠，穷也。”张晏曰：“传，考证验也。爰书，自证不如此言，反受其罪，讯考三日复问之，知与前辞同不也。鞠，一吏为读状，论其报行也。”索隐韦昭云：“爰，换也。古者重刑，嫌有爰恶，故移换狱书，使他官考实之，故曰‘传爰书’也。”

注 集解邓展曰：“罪备具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决狱之书，谓律令也。”

周阳侯始为诸卿时，尝系长安，汤倾身为之。及出为侯，大与汤交，觐见汤贵人。汤给事内史，为宁成掾，以汤为无害，言大府，调为茂陵尉，治方中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田胜也。武帝母王太后之同母弟也。武帝始立而封为周阳侯。”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为之先后。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方中，陵上土作方也，汤主治之。”苏林曰：“天子即位，豫作陵，讳之，故言‘方中’。”如淳曰：“大府，幕府也。茂陵尉，主作陵之尉也。”韦昭曰：“太府，公府。”

武安侯为丞相，征汤为史，时荐言之天子，补御史，使案事。治陈皇后蛊狱，深竟党与。于是上以为能，稍迁至太中大夫。与赵禹共定诸律令，务在深文，拘守职之吏。已而赵禹迁为中尉，徙为少府，而张汤为廷尉，两人交驩，而兄事禹。禹为人廉倨。为吏以来，舍毋食客。公卿相造请禹，禹终不报谢，务在绝知友宾客之请，孤立行一意而已。见文法辄取，亦不覆案，求官属阴罪。

汤为人多诈，舞智以御人。始为小吏，干没，与长安富贾田甲、鱼翁叔之属交私。及列九卿，收接天下名士大夫，己心内虽不合，然阳浮慕之。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拘刻于守职之吏。”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制御人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随势沉浮也。”骊案：服虔曰“射成败也”。如淳曰“得利为干，失利为没”。索隐如淳曰：

“得利为干，失利为没。”正义此二说非也。按：干没谓无润及之而取他人也。

又云阳浮慕为干，心内不合为没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姓鱼也。”

是时上方乡文学，汤决大狱，欲傅古义，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、春秋补廷尉史，亭疑法。奏讞疑事，必豫先为上分别其原，上所是，受而着讞决法廷尉，絜令扬主之明。奏事即讞，汤应谢，乡上意所便，必引正、监、掾史贤者，曰：

“固为臣议，如上责臣，臣弗用，愚抵于此。” 罪常释。

（闻） [ 闲 ] 即奏事，上善之，曰：“臣非知为此奏，乃正监、掾史某为之。” 其欲荐吏，扬人之善蔽人之过如此。所治即上意所欲罪，予监史深祸者；

即上意所欲释，与监史轻平者。所治即豪，必舞文巧诋；即下户羸弱，时口言，虽文致法，上财察。于是往往释汤所言。汤至于大吏，内行修也。通宾客饮食。于故人子弟为吏及贫昆弟，调护之尤厚。其造请诸公，不避寒暑。

是以汤虽文深意忌不专平，然得此声誉。而刻深吏多为爪牙用者，依于文学之士。丞相弘数称其美。及治淮南、衡山、江都反狱，皆穷根本。严助及伍被，上欲释之。汤争曰：“伍被本画反谋，而助亲幸出入禁闼爪牙臣，乃交私诸侯如此，弗诛，后不可治。” 于是上可论之。其治狱所排大臣自为功，多此类。于是汤益尊任，迁为御史大夫。

注 索隐傅音附。

注 集解李奇曰：“亭，平也，均也。” 索隐廷尉，廷尉之吏也。亭，平也。

使之平疑事也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在板絜。” 正义按：谓律令也。古以板书之。言上所是，着之为正狱，以廷尉法令决平之，扬主之明监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应，一作‘权’。”

注 正义百官表云：“廷尉，秦官。有正、左、右监，皆秩千石也。” 按：上即责，汤应对谢之如上意，必引正、监等贤者本为臣建议如上意，臣不用，愚昧不从至此也。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主坐不用诸掾语，故至于此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诏，答闻也，如今制曰‘闻’矣。”  
驺案：瓚曰“谓常见原”。

注 集解李奇曰：“先见上，口言之，欲与轻平也。”

注 集解李奇曰：“汤口所先言皆见原释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元狩二年。”

会浑邪等降，汉大兴兵伐匈奴，山东水旱，贫民流徙，皆仰给县官，县官空虚。

于是丞上指，请造白金及五铢钱，笼天下盐铁，排富商大贾，出告缗令，鋹豪强并兼之家，舞文巧诋以辅法。汤每朝奏事，语国家用，日晏，天子忘食。

丞相取充位，天下事皆决于汤。百姓不安其生，骚动，县官所兴，未获其利，奸吏并侵渔，于是痛绳以罪。则自公卿以下，至于庶人，咸指汤。汤尝病，天子至自视病，其隆贵如此。

注 正义缙音岷，钱贯也。武帝伐四夷，国用不足，故税民田宅船乘畜产奴婢等，皆平作钱数，每千钱一算，出一等，贾人倍之；若隐不税，有告之，半与告人，余半入官，谓缙。出此令，用锄筑豪强兼并富商大贾之家也。一算，百二十文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时李蔡、庄青翟为丞相。”

匈奴来请和亲，髡臣议上前。博士狄山曰：“和亲便。”上问其便，山曰：“兵者凶器，未易数动。高帝欲伐匈奴，大困平城，乃遂结和亲。孝惠、高后时，天下安乐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，北边萧然苦兵矣。孝景时，吴楚七国反，景帝往来两宫闲，寒心者数月。吴楚已破，竟景帝不言兵，天下富实。今自陛下举兵击匈奴，中国以空虚，边民大困贫。由此观之，不如和亲。”上问汤，汤曰：

“此愚儒，无知。”狄山曰：“臣固愚忠，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。若汤之治淮南、江都，以深文痛诋诸侯，别疏骨肉，使蕃臣不自安。臣固知汤之为诈忠。”于是上作色曰：“吾使生居一郡，能无使虏入盗乎？”曰：“不能。”曰：“居一县？”

对曰：“不能。”复曰：“居一障闲？”山自度辩穷且下吏，曰：“能。”于是上遣山乘鄣。至月余，匈奴斩山头而去。自是以后，鬻臣震慑。

**注** 正义障谓塞上要险之处别筑城，置吏士守之，以扞寇盗也。

汤之客田甲，虽贾人，有贤操。始汤为小吏时，与钱通，及汤为大吏，甲所以责汤行义过失，亦有烈士风。

**注** 集解徐广曰：“以利交。”

汤为御史大夫七岁，败。

河东人李文尝与汤有却，已而为御史中丞，恚，数从中文书事有可以伤汤者，不能为地。汤有所爱史鲁谒居，知汤不平，使人上蜚变告文奸事，事下汤，汤治论杀文，而汤心知谒居为之。上问曰：“言变事纵迹安起？”汤详惊曰：“此殆文故人怨之。”谒居病卧闾里主人，汤自往视疾，为谒居摩足。赵国以冶铸为业，王数讼铁官事，汤常排赵王。赵王求汤阴事。谒居尝案赵王，赵王怨之，并上书告：“汤，大臣也，史谒居有病，汤至为摩足，疑与为大奸。”事下廷尉。

谒居病死，事连其弟，弟系导官。汤亦治他囚导官，见谒居弟，欲阴为之，而详不省。谒居弟弗知，怨汤，使人上书告汤与谒居谋，共变告李文。事下减宣。宣尝与汤有却，及得此事，穷竟其事，未奏也。会人有盗发孝文园瘞钱，丞相青

翟朝，与汤约俱谢，至前，汤念独丞相以四时行园，当谢，汤无与也，不谢。丞相谢，上使御史案其事。汤欲致其文丞相见知，丞相患之。三长史皆害汤，欲陷之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太官之别也，主酒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瘞埋钱于园陵以送死。”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见知故纵，以其罪罪之。”

始长史朱买臣，会稽人也。读春秋。庄助使人言买臣，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，侍中，为太中大夫，用事；而汤乃为小吏，跪伏使买臣等前。已而汤为廷尉，治淮南狱，排挤庄助，买臣固心望。及汤为御史大夫，买臣以会稽守为主爵都尉，列于九卿。数年，坐法废，守长史，见汤，汤坐默上，丞史遇买臣弗为礼。买臣楚士，深怨，常欲死之。王朝，齐人也。以术至右内史。边通，学长短，刚暴强人也，官再至济南相。故皆居汤右，已而失官，守长史，诎体于汤。汤数行丞相事，知此三长史素贵，常凌折之。以故三长史合谋曰：“始汤约与君谢，已而卖君；今欲劾君以宗庙事，此欲代君耳。吾知汤阴事。”使吏捕案汤左田信等，曰汤且欲奏请，信辄先知之，居物致富，与汤分之，及他奸事。事辞颇闻。上问汤曰：“吾所为，贾人辄先知之，益居其物，是类有以吾谋告之者。”汤不谢。汤又详惊曰：“固宜有。”臧宣亦奏谒居等事。天子果以汤怀诈面欺，使使八辈簿责汤。汤具自道无此，不服。于是上使赵禹责汤。禹至，让汤曰：“君何不知分也。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？今人言君皆有状，天子重致君狱，欲令君自为计，何多以对簿为？”汤乃为书谢曰：“汤无尺寸功，起刀笔吏，陛下幸致为三公，无以塞责。然谋陷汤罪者，三长史也。”遂自杀。

注 正义朱买臣，吴人也，此时苏州为会稽郡也。

注 正义周末越王句践灭吴，楚威王灭越，吴之地总属楚，故谓朱买臣为楚士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长短术兴于六国时。行长入短，其语隐谬，用相激怒。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左，证左也。”正义言汤与田信为左道之交，故言“左田信等”。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簿音‘主簿’之‘簿’，悉责也。”

汤死，家产直不过五百金，皆所得奉赐，无他业。昆弟诸子欲厚葬汤，汤母曰：

“汤为天子大臣，被污恶言而死，何厚葬乎！”载以牛车，有棺无槨。天子闻之，曰：“非此母不能生此子。”乃尽案诛三长史。丞相青翟自杀。出田信。上惜汤。稍迁其子安世。

赵禹中废，已而为廷尉。始条侯以为禹贼深，弗任。及禹为少府，比九卿。禹酷急，至晚节，事益多，吏务为严峻，而禹治加缓，而名为平。王温舒等后起，治酷于禹。禹以老，徙为燕相。数岁，乱悖有罪，免归。后汤十余年，以寿卒于家。

义纵者，河东人也。为少年时，尝与张次公俱攻剽，为髡盗。纵有姊姁，以医幸王太后。王太后问：“有子兄弟为官者乎？”姊曰：“有弟无行，不可。”

太后乃告上，拜义姁弟纵为中郎，补上党郡中令。治敢行，少蕴藉，县无逋事，举为第一。迁为长陵及长安令，直法行治，不避贵戚。以捕案太后外孙修成君子仲，上以为能，迁为河内都尉。至则族灭其豪穰氏之属，河内道不拾遗。而张次公亦为郎，以勇悍从军，敢深入，有功，为岸头侯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剽音扶召反。”索隐说文云：“剽，

刺也。”一云剽劫，又音敷妙反。

注 索隐李奇音吁，孟康音诘也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姁音煦，纵姊名也。”

注 索隐案：谓补上党郡中之令，史失其县名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敢行暴政而少蕴藉也。”索隐蕴音愠。藉音才夜反。

张晏云：“为人无所避，故少所假借也。”

注 索隐案：王太后之女号修成君，其子名仲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受封五年，与淮南王女凌奸及受财物，国除。”

宁成家居，上欲以为郡守。御史大夫弘曰：“臣居山东为小吏时，宁成为济南都尉，其治如狼牧羊。成不可使治民。”上乃拜成为关都尉。岁余，关东吏隶郡国出入关者，号曰“宁见乳虎，无值宁成之怒”。义纵自河内迁为南阳太守，闻宁成家居南阳，及纵至关，宁成侧行送迎，然纵气盛，弗为礼。至郡，遂案宁氏，尽破碎其家。成坐有罪，及孔、暴之属皆磔亡，南阳吏民重足一结。而平氏朱强、杜衍、杜周为纵牙爪之吏，任用，迁为廷史。军数出定襄，定襄吏民乱败，于是徙纵为定襄太守。纵至，掩定襄狱中重罪轻系二百余人，及宾客昆弟私入相视亦二百余人。纵一捕鞠，曰“为死罪解脱”。是日皆报杀四百余人。其后郡中不寒而栗，猾民佐吏为治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隶，阅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孔、暴二姓，大族。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一切皆捕之也。律，诸囚徒私解脱桎梏钳赭，加罪一等；为人解脱，与同罪。纵鞠相贖饷者二百人为解脱死罪，尽杀也。”

注 索隐案：谓豪猾之人干豫吏政，故云“佐吏为理”也。

是时赵禹、张汤以深刻为九卿矣，然其治尚宽，辅法而行，而纵以鹰击毛挚为治。后会五铢钱白金起，民为奸，京师尤甚，乃以纵为右内史，王温舒为中尉。温舒至恶，其所为不先言纵，纵必以气凌之，败坏其功。其治，所诛杀甚多，然取为小治，奸益不胜，直指始出矣。吏之治以斩杀缚束为务，阎奉以恶用矣。纵廉，其治放郅都。上幸鼎湖，病久，已而卒起幸甘泉，道多不治。上怒曰：“纵以我为不复行此道乎？”嗾之。至冬，杨可方受告缗，纵以为此乱民，部吏捕其为可使者。天子闻，使杜式治，以为废格沮事，弃纵市。后一岁，张汤亦死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鸷鸟将击，必张羽毛也。”

注 索隐卒音七忽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嗾音衍。”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人有告言不出缗者，可方受之。”索隐缗，钱贯也。汉氏有告缗令，杨可主之。谓缗钱出入有不出算钱者，令得告之也。

注 索隐谓求杨可之使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武帝使杨可主告缗，没入其财物，纵捕为可使者，此为废格诏书，沮已成之事。”索隐应劭云：“沮败已成之事。格音阁。”

王温舒者，阳陵人也。少时椎埋为奸。已而试补县亭长，数废。为吏，以治狱至廷史。事张汤，迁为御史。督盗贼，杀伤甚多，稍迁至广平都尉。择郡中豪敢任吏十余人，以为爪牙，皆把其阴重罪，而纵使督盗贼，快其意所欲得。此人虽有百罪，弗法；即有避，因其事夷之，亦灭宗。以其故齐赵之郊

盗贼不敢近广平，广平声为道不拾遗。上闻，迁为河内太守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属冯翊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椎杀人而埋之。或谓发顷。”

素居广平时，皆知河内豪奸之家，及往，九月而至。令郡具私马五十匹，为驿自河内至长安，部吏如居广平时方略，捕郡中豪猾，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。

上书请，大者至族，小者乃死，家尽没入偿臧。奏行不过二三日，得可事。论报，至流血十余里。河内皆怪其奏，以为神速。尽十二月，郡中毋声，毋敢夜行，野无犬吠之盗。其颇不得，失之旁郡国，黎来，会春，温舒顿足叹曰：

“嗟乎，令冬月益展一月，足吾事矣！”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。天子闻之，以为能，迁为中尉。其治复放河内，徙诸名祸猾吏与从事，河内则杨皆、麻戊，关中杨赣、成信等。义纵为内史，惮未敢恣治。及纵死，张汤败后，徙为廷尉，而尹齐为中尉。

注 索隐黎音犁。黎，比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有残刻之名。”索隐徒请名祸猾吏。

案：汉书作“徙请召猜祸吏”。服虔曰：“徒，但也。猜，恶也”。应劭曰“猜，疑也。取吏名为好猜疑人作祸败者而使之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云‘麻成’。”

尹齐者，东郡茌平人。以刀笔稍迁至御史。事张汤，张汤数称以为廉武，使督盗贼，所斩伐不避贵戚。迁为关内都尉，声甚于宁成。上以为能，迁为中尉，吏民益凋敝。尹齐木强少文，豪恶吏伏匿而善吏不能为治，以故事多废，抵罪。上复徙温舒为中尉，而杨仆以严酷为主爵都尉。

注 索隐在音仕疑反。

杨仆者，宜阳人也。以千夫为吏。河南守案举以为能，迁为御史，使督盗贼关东。治放尹齐，以为敢挚行。稍迁至主爵都尉，列九卿。天子以为能。南越反，拜为楼船将军，有功，封将梁侯。为荀彘所缚。居久之，病死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千夫若五大夫。武帝军用不足，令民出钱谷为之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受封四年，征朝鲜还，赎为庶人。”  
索隐案：汉书云“与左将军荀彘俱击朝鲜，为彘所缚。还，免为庶人，病死。”

而温舒复为中尉。为人少文，居廷惛惛不辩，至于中尉则心开。督盗贼，素习关中俗，知豪恶吏，豪恶吏尽复为用，为方略。吏苛察，盗贼恶少年投赭，购告言奸，置伯格长以牧司奸盗贼。温舒为人绌，善事有势者；即无势者，视之如奴。有势家，虽有奸如山，弗犯；无势者，贵戚必侵辱。舞文巧诋下户之猾，以焯大豪。其治中尉如此。奸猾穷治，大抵尽靡烂狱中，行论无出者。其爪牙吏虎而冠。于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，有势者为游声誉，称治。治数岁，其吏多以权富。

注 索隐音昏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音项，器名也，如今之投书函中。”  
索隐赭音项，器名。

受投书之器，入不可出。三仓音胡江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落’。古‘村落’字亦作‘格街陌屯落皆设督长也。”索隐伯音阡陌，格音村落。言阡陌村落皆置长也。

注 集解焄音熏。索隐以熏大豪。案：熏犹熏炙之。谓下户之中有奸猾之人，令案之，以熏逐大奸。

温舒击东越还，议有不中意者，坐小法抵罪免。是时天子方欲作通天台而未有人，温舒请覆中尉脱卒，得数万人作。上说，拜为少府。徙为右内史，治如其故，奸邪少禁。坐法失官。复为右辅，行中尉事。如故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元鼎六年，出会稽破东越。”

注 正义汉书元封三年。三辅旧事云：“起甘泉通天台，高五十丈。”

岁余，会宛军发，诏征豪吏，温舒匿其吏华成，及人有变告温舒受员骑钱，他奸利事，罪至族，自杀。其时两弟及两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。光禄徐自为曰：“悲夫，夫古有三族，而王温舒罪至同时而五族乎！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发兵伐大宛。”

温舒死，家直累千金。后数岁，尹齐亦以淮阳都尉病死，家直不满五十金。所诛灭淮阳甚多，及死，仇家欲烧其尸，尸亡去归葬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尹齐死未及敛，恐怨家欲烧之，尸亦飞去。”

自温舒等以恶为治，而郡守、都尉、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，其治大抵尽放温舒，而吏民益轻犯法，盗贼滋起。南阳有梅免白政，楚有殷中、杜少，齐有徐勃，燕赵之闲有坚卢、范生之属。大髡至数千人，擅自号，攻城邑，取库兵，释死罪，缚辱郡太守、都尉，杀二千石，为檄告县趣具食；小髡(盗)以百数，掠卤乡里者，不可胜数也。于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、丞

相长史督之。犹弗能禁也，乃使光禄大夫范昆、诸辅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，持节，虎符发兵以兴击，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，及以法诛通饮食，坐连诸郡，甚者数千人。数岁，乃颇得其渠率。散卒逃亡，复聚党阻山川者，往往而髡居，无可奈何。于是作“沉命法”，曰髡盗起不发觉，发觉而捕弗满品者，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。其后小吏畏诛，虽有盗不敢发，恐不能得，坐课累府，府亦使其不言。

故盗贼寔多，上下相为匿，以文辞避法焉。

注 集解徐中曰：“殷，一作‘假’，人亦有姓假者也。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沉，藏匿也。命，亡逃也。”索隐服虔云：“沉匿不发觉之法。”韦昭云：“沉，没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诈为虚文，言无盗贼也。”

减宣者，杨人也。以佐史无害给事河东守府。卫将军青使买马河东，见宣无害，言上，征为大厩丞。官事辨，稍迁至御史及中丞。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狱，所以微文深诋，杀者甚觶，称为敢决疑。数废数起，为御史及中丞者几二十岁。王温舒免中尉，而宣为左内史。其治米盐，事大小皆关其手，自部署县名曹实物，官吏令丞不得擅摇，痛以重法绳之。居官数年，一切郡中为小治辨，然独宣以小致大，能因力行之，难以经。中废。为右扶风，坐怨成信，信亡藏上林中，宣使郿令格杀信，吏卒格信时，射中上林苑门，宣下吏诋罪，以为大逆，当族，自杀。而杜周任用。

注 正义百官表云大仆属官有大厩，各五丞一尉也。

注 集解汉书曰：“成信，宣吏。”

注 正义郿令，今岐州岐县北，时属右扶风。

杜周者，南阳杜衍人。义纵为南阳守，以为爪牙，举为廷尉史。事张汤，汤数言其无害，至御史。使案边失亡，所论杀甚觶。奏事中上意，任用，与臧宣相编，更为中丞十余岁。

注 索隐地名也。正义杜氏谱云字长孺。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边卒多亡也。或曰郡县主守有所亡失也。”

其治与宣相放，然重迟，外宽，内深次骨。宣为左内史，周为廷尉，其治大放张汤而善候伺。上所欲挤者，因而陷之；上所欲释者，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。客有让周曰：“君为天子决平，不循三尺法，专以人主意指为狱，狱者固如是乎？”周曰：“三尺安出哉？前主所是着为律，后主所是疏为令，当时为是，何古之法乎！”

注 集解李奇曰：“其用罪深刻至骨。”索隐次，至也。李奇曰：“其用法刻至骨。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以三尺竹简书法律也。”

至周为廷尉，诏狱亦益多矣。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，不减百余人。郡吏大府举之廷尉，一岁至千余章。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，小者数十人；远者数千，近者数百里。会狱，吏因责如章告劾，不服，以笞掠定之。于是闻有逮皆亡匿。

狱久者至更数赦，十有余岁而相告言，大抵尽诋以不道以上。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，吏所增加十万余人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郡吏，郡太守也。”孟康曰：“举之廷尉，以章劾付廷尉治之。”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诏书赦，或有不从此令。”

注 索隐大氏尽抵以不道。案：大氏犹大都也。氏音至。

周中废，后为执金吾，逐盗，捕治桑弘羊、卫皇后昆弟子刻深，天子以为尽力无私，迁为御史大夫。家两子，夹河为守。其治暴酷皆甚于王温舒等矣。

杜周初征为廷史，有一马，且不全；及身久任事，至三公列，子孙尊官，家訾累数巨万矣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天汉三年为御史大夫，四岁，太始三年卒。”

太史公曰：自郅都、杜周十人者，此皆以酷烈为声。然郅都伉直，引是非，争天下大体。张汤以知阴阳，人主与俱上下，时数辩当否，国家赖其便。赵禹时据法守正。杜周从谀，以少言为重。自张汤死后，网密，多诋严，官事寢以耗废。九卿碌碌奉其官，救过不贍，何暇论绳墨之外乎！然此十人中，其廉者足以为仪表，其污者足以为戒，方略教导，禁奸止邪，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。虽惨酷，斯称其位矣。至若蜀守冯当暴挫，广汉李贞擅磔人，东郡弥仆锯项，天水骆璧推咸，河东褚广妄杀，京兆无忌、冯翊殷周蝮螫，水衡阎奉朴击卖请，何足数哉！何足数哉！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本无此四字。”

注 索隐弥，姓；仆，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成’。”索隐上音直追反，下音减。一作“成”，是也。谓(推系)[椎击]之以成狱也。

注 索隐上音蝮螫，下音螫鹰也。言其酷比之蝮毒鹰攫。

【索隐述赞】太上失德，法令滋起。破觚为圆，禁暴不止。奸伪斯炽，惨酷爰始。乳兽扬威，苍鹰侧视。舞文巧诋，怀生

史记

·2173·

何恃！

## 史记卷一二三

## 列传六十三 大宛列传

大宛 之迹， 见自张骞。张骞，汉中入。 建元中为郎。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，皆言匈奴破月氏王， 以其头为饮器， 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，无与共击之。汉方欲事灭胡，闻此言，因欲通使。道必更匈奴中， 乃募能使者。骞以郎应募，使月氏，与堂邑氏(故)胡奴甘父 俱出陇西。经匈奴， 匈奴得之，传诣单于。单于留之，曰：“月氏在吾北，汉何以得往使？

吾欲使越，汉肯听我乎？”留骞十余岁，与妻，有子，然骞持汉节不失。

注 索隐音苑，又于袁反。

注 正义汉书云：“大宛国去长安万二千五百五十里，东至都护治，西南至大月氏，南亦至大月氏，北至康居。”括地志云：“率都沙穆国亦名苏对沙穆国，本汉大宛国。”

注 索隐陈寿益部耆旧传云：“骞，汉中成固人。”

注 正义氏音支。凉、甘、肃、瓜、沙等州，本月氏国之地。汉书云“本居敦煌、祁连闲”是也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饮器，裨榼也。单于以月氏王头为饮器。”晋灼曰：“饮器，虎子之属也。或曰饮酒器也。”索隐

裨音白迷反。榼音苦盍反。案：谓今之偏榼也。正义汉书匈奴传云：“元帝遣车骑都尉韩昌、光禄大夫张猛与匈奴盟，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，共饮血盟。”

注 索隐更，经也。音羹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堂邑氏，姓；胡奴甘父，字。”索隐案：谓堂邑县人家胡奴名甘父也。下云“堂邑父”者，盖后史家从省，唯称“堂邑父”而略“甘”字。甘，或其姓号。

注 索隐谓道经匈奴也。

居匈奴中，益宽，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，西走数十日至大宛。大宛闻汉之饶财，欲通不得，见骞，喜，问曰：“若欲何之？”骞曰：“为汉使月氏，而为匈奴所闭道。今亡，唯王使人导送我。诚得至，反汉，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。”

大宛以为然，遣骞，为发导绎，抵康居，康居传致大月氏。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，立其太子为王。既臣大夏而居，地肥饶，少寇，志安乐，又自以远汉，殊无报胡之心。骞从月氏至大夏，竟不能得月氏要领。

注 索隐谓大宛发遣骞西也。

注 索隐为发道驿抵康居。发道，谓发驿令人导引而至康居也。导音道。抵，至也。居音渠也。正义抵，至也。居，其居反。括地志云：“康居国在京西一万六百里。其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，酒国也。”

注 正义此大月氏在大宛西南，于妫水北为王庭。汉书云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云‘夫人为王’，夷狄亦或女主。”索隐案：汉书张骞传云“立其夫人为王”也。

注 索隐既臣大夏而君之。谓月氏以大夏为臣，而为之作

君也。正义既，尽也。大夏国在妫水南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要领，要契。”索隐李奇云“要领，要契也”。小颜以为衣有要领。刘氏云“不得其要害”，然颇是其意，于文字为疏者也。

留岁余，还，并南山，欲从羌中归，复为匈奴所得。留岁余，单于死，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，国内乱，騫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。汉拜騫为太中大夫，堂邑父为奉使君。

注 正义并，白浪反。南山即连终南山，从京南东至华山过河，东北连延至海，即中条山也。从京南连接至葱岭万余里，故云“并南山”也。西域传云“其南山东出金城，与汉南山属焉”。

注 正义说文云：“羌，西方牧羊人也。南方蛮闽从虫，北方狄从犬，东方貉从豸，西方羌从羊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元朔三年。”

注 索隐堂邑父之官号。

騫为人强力，宽大信人，蛮夷爱之。堂邑父故胡人，善射，穷急射禽兽给食。

初，騫行时百余人，去十三岁，唯二人得还。

騫身所至者大宛、大月氏、大夏、康居，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，具为天子言之。

曰：

大宛在匈奴西南，在汉正西，去汉可万里。其俗土著，耕田，田稻麦。有蒲陶酒。多善马，马汗血，其先天马子也。

有城郭屋室。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，觭可数十万。其兵弓矛骑射。其北则康居，西则大月氏，西南则大夏，东北则乌孙，

东则扞硯、于窰。于窰之西，则水皆西流，注西海；其东水东流，注盐泽。盐泽潜行地下，其南则河源出焉。多玉石，河注中国。而楼兰、姑师 邑有城郭，临盐泽。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。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，至陇西长城，南接羌，鬲汉道焉。

注 索隐案：外国传云“外国称天下有三觶：中国人觶，大秦宝觶，月氏马觶”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大宛国有高山，其上有马，不可得，因取五色母马置其下，与交，生驹汗血，因号曰天马子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汉纪曰拘弥国去于窰三百里。”索隐扞采，国名也，音污弥二音。汉纪谓荀悦所撰汉纪。拘音俱，弥即采也，则拘弥与扞采是一也。

注 索隐音殿。

注 索隐盐水也。太康地记云“河北得水为河，塞外得水为海”也。正义汉书云：“盐泽去玉门、阳关三百余里，广袤三四百里。其水皆潜行地下，南出于积石山为中国河。”括地志云：“蒲昌海一名瀚泽，一名盐泽，亦名辅日海，亦名穿兰，亦名临海，在沙州西南。玉门关在沙州寿昌县西六里。”

注 索隐案：汉书西域传云“河有两源，一出葱岭，一出于窰”。山海经云“河出昆仑东北隅”。郭璞云“河出昆仑，潜行地下，至葱岭山于窰国，复分流岐出，合而东注瀚泽，已而复行积石，为中国河”。瀚泽即盐泽也，一名蒲昌海。西域传云“一出于阾南山下”，与郭璞注山海经不同。广志云“蒲昌海在蒲类海东”也。

注 正义二国名。姑师即车师也。

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，行国，随畜，与匈奴同俗。

控弦者数万，敢战。

故服匈奴，及盛，取其羈属，不肯往朝会焉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不土著。”

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，行国，与月氏大同俗。控弦者八九万人。与大宛邻国。国小，南羈事月氏，东羈事匈奴。

奄蔡 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，行国，与康居大同俗。控弦者十余万。临大泽，无崖，盖乃北海云。

注 正义汉书解诂云：“奄蔡即阖苏也。”魏略云：“西与大秦通，东南与康居接。其国多貂，畜牧水草，故时羈属康居也。”

大月氏 在大宛西可二三百里，居妫水北。其南则大夏，西则安息，北则康居。行国也，随畜移徙，与匈奴同俗。控弦者可一二十万。故时强，轻匈奴，及冒顿立，攻破月氏，至匈奴老上单于，杀月氏王，以其头为饮器。始月氏居敦煌、祁连闲，及为匈奴所败，乃远去，过宛，西击大夏而臣之，遂都妫水北，为王庭。

其余小觶不能去者，保南山羌，号小月氏。

注 正义万震南州志云：“在天竺北可七千里，地高燥而远。国王称‘天子’，国中骑乘常数十万匹，城郭宫殿与大秦国同。人民赤白色，便习弓马。土地所出，及奇玮珍物，被服鲜好，天竺不及也。”康泰外国传云：“外国称天下有三觶：中国为人觶，秦为宝觶，月氏为马觶也。”

注 正义初，月氏居敦煌以东，祁连山以西。敦煌郡今沙州。祁连山在甘州西南。

安息 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。其俗土著，耕田，田稻麦，蒲陶酒。城邑如大宛。其属小大数百城，地方数千里，最为大国。临妣水，有市，民商贾用车及船，行旁国或数千里。以银为钱，钱如其王面，王死辄更钱，效王面焉。

画革旁行以为书记。其西则条枝，北有奄蔡、黎轩。

注 正义地理志云：“安息国京西万一千二百里。自西关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国，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，从斯宾南行度河，又西南行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，安息西界极矣。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国。”汉书云：“北康居，东乌弋山离，西条枝。国临妣水。土著。以银为钱，如其王面，王死辄更钱，效王面焉。”

注 索隐汉书云：“文独为王面，幕为夫人面。”荀悦云：“幕音漫，无文面也。”张晏云：“钱之文面作人乘马，钱之幕作人面形。”韦昭曰：“幕，钱背也，音漫。”包恺音慢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横行为书记。”索隐画音获。小颜云：“革，皮之不柔者。”韦昭云：“外夷书皆旁行，今扶南犹中国，直下也。”

注 索隐汉书作“儻靳”。续汉书一名“大秦”。按：三国并临西海，后汉书云“西海环其国，惟西北通陆道”。然汉使自乌弋以还，莫有至条枝者。正义上力奚反。下巨言反，又巨连反。后汉书云：“大秦一名儻鞞，在西海之西，东西南北各数千里。有城四百余所。土多金银奇宝，有夜光璧、明月珠、骇鸡犀、火浣布、珊瑚、琥珀、琉璃、琅玕、朱丹、青碧，珍怪之物，率出大秦。”康氏外国传云：“其国城郭皆青水精为[础]，及五色水精为壁。人民多巧，能化银为金。国土市买皆金银钱。”万震南州志云：“大家屋舍，以珊瑚为柱，琉璃为

墙壁，水精为础。海中斯调(州) [洲] 上有木，冬月往剥取其皮，绩以为布，极细，手巾齐数匹，与麻焦布无异，色小青黑，若垢污欲浣之，则入火中，便更精洁，世谓之火浣布。秦云定重参问门树皮也。”括地志云：“火山国在扶风南东大湖海中。其国中山皆火，然火中有白鼠皮及树皮，绩为火浣布。魏略云大秦在安息、条支西大海之西，故俗谓之海西。从安息界乘船直载海西，遇风利时三月到，风迟或一二岁。其公私宫室为重屋，邮驿亭置如中国。从安息绕海北陆到其国，人民相属，十里一亭，三十里一置。无盗贼。其俗人长大平正，似中国人而胡服。宋膺异物志云秦之北附庸小邑，有羊羔自然生于土中，候其欲萌，筑墙绕之，恐兽所食。其脐与地连，割绝则死。击物惊之，乃惊鸣，脐遂绝，则逐水草为羴。又大秦金二枚，皆大如瓜，植之滋息无极，观之如用则真金也。”括地志云：“小人国在大秦南，人纔三尺。其耕稼之时，惧鹤所食，大秦卫助之。即焦侥国，其人穴居也。”

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，临西海。暑湿。耕田，田稻。有大鸟，卵如瓮。人觶甚多，往往有小君长，而安息役属之，以为外国。国善眩。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、西王母，而未尝见。

注 正义汉书云：“条支出师子、犀牛、孔雀、大雀，其卵如瓮。和帝永元十三年，安息王满屈献师子、大鸟，世谓之‘安息雀’。”广志云：“鸟，钤鹰身，蹄骆，色苍，举头八九尺，张翅丈余，食大麦，卵大如瓮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眩，相诈惑。”正义颜云：“今吞刀、吐火、殖瓜、种树、屠人、截马之术皆是也。”

注 索隐魏略云：“弱水在大秦西。”玄中记云：“天下

之弱者，有昆仑之弱水，鸿毛不能载也。”山海经云：“玉山，西王母所居。”穆天子传云：“天子觴西王母瑶池之上。”括地图云：“昆仑弱水乘龙不至。有三足神鸟，为王母取食。”正义此弱水、西王母既是安息长老传闻而未曾见，后汉书云桓帝时大秦国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，或云其国西有弱水、流沙，近西王母处，几于日所入也。然先儒多引大荒西经云弱水云有二源，俱出女国北阿耨达山，南流会于女国东，去国一里，深丈余，阔六十步，非毛舟不可济，南流入海。阿耨达山即昆仑山也，与大荒西经合矣。然大秦国在西海中岛上，从安息西界过海，好风用三月乃到，弱水又在其国之西。昆仑山弱水流在女国北，出昆仑山南。

女国在于窰国南二千七百里。于窰去京凡九千六百七十里。计大秦与大昆仑山相去几四五万里，非所论及，而前贤误矣。此皆据汉括地论之，犹恐未审，然弱水二所说皆有也。

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。其俗土著，有城屋，与大宛同俗。无大(王)[君]长，往往城邑置小长。其兵弱，畏战。善贾市。及大月氏西徙，攻败之，皆臣畜大夏。大夏民多，可百余万。其都曰蓝市城，有市贩贾诸物。

其东南有身毒国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身，或作‘干’，又作‘讫’。”索隐身音干，毒音笃。孟康云：“即天竺也，所谓浮图胡也。”

正义一名身毒，在月氏东南数千里。俗与月氏同，而卑湿暑热。其国临大水，乘象以战。其民弱于月氏。修浮图道，不杀伐，遂以成俗。土有象、犀、樿瑁、金、银、铁、锡、铅。西与大秦通，有大秦珍物。明帝梦金人长大，顶有光明，以问髡臣。或曰：“西方有神，名曰‘佛’，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

色。”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，遂至中国，画形像焉。万震南州志云：“地方三万里，佛道所出。其国王居城郭，殿皆雕文刻镂。街曲市里，各有行列。左右诸大国凡十六，皆共奉之，以天地之中也。”浮屠经云：“临儿国王生隐屠太子。父曰屠头邪，母曰莫邪屠。身色黄，发如青丝，乳有青色，爪赤如铜。始莫邪梦白象而孕，及生，从母右胁出。生有发，堕地能行七步。”又云：“太子生时，有二龙王夹左右吐水，一龙水暖，一龙水冷，遂成二池，今犹一冷一暖。初行七步处，琉璃上有太子龕迹见在。生处名祇洹精舍，在舍卫国南四里，是长者须达所起。

又有阿输迦树，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树也。”括地志云：“沙祇大国即舍卫国也，在月氏南万里，即波斯匿王治处。此国共九十种。知身后事。城有祇树给孤园。”

又云：“天竺国有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中央天竺国，国方三万里，去月氏七千里。

大国隶属凡二十一。天竺在昆仑山南，大国也。治城临恒水。”又云：“阿耨达山亦名建末达山，亦名昆仑山。水出，一名拔扈利水，一名恒伽河，即经称[恒]河者也。自昆仑山以南，多是平地而下湿。土肥良，多种稻，岁四熟，留役馱马，米粒亦极大。”又云：“佛上忉利天，为母说法九十日。波斯匿王思欲见佛，即刻牛头旃檀象，置精舍内佛坐。此像是龕像之始，后人所法也。佛上天青梯，今变为石，没入地，唯余十二蹬，蹬闲二尺余。彼耆老言，梯入地尽，佛法灭。”

又云：“王舍国，胡语曰罪悦祇国。其国灵鹫山，胡语曰耆阁崛山。山是青石，石头似鹫。鸟名耆阁，鹫也。崛，山石也。山周四十里，外周围水，佛于此坐禅，及诸阿难等俱在此坐。”又云：“小孤石，石上有石室者，佛坐其中，天帝释以

四十二事问佛，佛一一以指画石，其迹尚存。又于山上起塔，佛昔将阿难在此上山四望，见福田疆畔，因制七条衣割截之法于此，今袈裟衣是也。”

骞曰：“臣在大夏时，见邛竹杖、蜀布。问曰：‘安得此？’大夏国人曰：‘吾贾人往市之身毒。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。其俗土著，大与大夏同，而卑湿暑热云。其人民乘象以战。其国临大水焉。’以骞度之，大夏去汉万二千里，居汉西南。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，有蜀物，此其去蜀不远矣。今使大夏，从羌中，险，羌人恶之；少北，则为匈奴所得；从蜀宜径，又无寇。”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、安息之属皆大国，多奇物，土著，颇与中国同业，而兵弱，贵汉财物；其北有大月氏、康居之属，兵强，可以赂遗设利朝也。且诚得而以义属之，则广地万里，重九译，致殊俗，威德箴于四海。天子欣然，以骞言为然，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闲使，四道并出：出驩，出焞，出徙，出邛、僰，皆各行一二千里。其北方闭氏、笮，南方闭嵩、昆明。昆明之属无君长，善寇盗，辄杀略汉使，终莫得通。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，名曰滇越，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，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。初，汉欲通西南夷，费多，道不通，罢之。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，乃复事西南夷。

注 正义邛都邛山出此竹，因名“邛竹”。节高实中，或寄生，可为杖。布，土芦布。

注 正义大水，河也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径，疾也。或曰径，直。”

注 正义言重重九遍译语而致。

注 正义犍，其连反。犍为郡今戎州也，在益州南一千余

里。

注 正义茂州、向州等，焜、駟之地，在戎州西北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属汉嘉。”索隐李奇云：“徙音斯。蜀郡有徙县也。”

注 正义夔，蒲北反。徙在嘉州；邛，今邛州；夔，今雅州：皆在戎州西南也。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皆夷名，汉使见闭于夷也。”索隐韦昭云：“笮县在越嵩，音昨。”案：南越破后杀笮侯，以笮都为沈黎郡，又有定笮县。正义氏，今成州及武等州也。笮，白狗羌也。皆在戎州西北也。

注 正义嵩州及南昆明夷也，皆在戎州西南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城’。”正义昆、郎等州皆滇国也。其西南滇越、越嵩则通号越，细分而有嵩、滇等名也。

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击匈奴，知水草处，军得以不乏，乃封骞为博望侯。是岁元朔六年也。其明年，骞为卫尉，与李将军俱出右北平击匈奴。匈奴围李将军，军死亡多；而骞后期当斩，赎为庶人。是岁汉遣骠骑破匈奴西(城) [域] 数万人，至祁连山。其明年，浑邪王率其民降汉，而金城、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。匈奴时有候者到，而希矣。其后二年，汉击走单于于幕北。

注 索隐案：张骞封号耳，非地名。小颜云“取其能博广瞻望”也。寻武帝置博望苑，亦取斯义也。正义地理志南阳博望县。

是后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。骞既失侯，因言曰：“臣居匈奴中，闻乌孙王号昆莫，昆莫之父，匈奴西边小国也。匈奴攻杀其父，而昆莫生弃于野。乌嗛肉蜚其上，狼往乳之。单

于怪以为神，而收长之。及壮，使将兵，数有功，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，令长守于西(城) [域]。昆莫收养其民，攻旁小邑，控弦数万，习攻战。单于死，昆莫乃率其觭远徙，中立，不肯朝会匈奴。匈奴遣奇兵击，不胜，以为神而远之，因羁属之，不大攻。今单于新困于汉，而故浑邪地空无人。蛮夷俗贪汉财物，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，招以益东，居故浑邪之地，与汉结昆弟，其势宜听，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。既连乌孙，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。”天子以为然，拜骞为中郎将，将三百人，马各二匹，牛羊以万数，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，多持节副使，道可使，使遗之他旁国。

注 索隐按汉书，父名难兜靡，为大月氏所杀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读‘𦏧’与‘衔’同。酷吏传‘义纵不治道，上忿衔之’，史记亦作‘𦏧’字。”索隐𦏧音衔。蜚亦“飞”字。

骞既至乌孙，乌孙王昆莫见汉使如单于礼，骞大鼻，知蛮夷贪，乃曰：“天子致赐，王不拜则还赐。”昆莫起拜赐，其它如故。骞谕使指曰：“乌孙能东居浑邪地，则汉遣翁主为昆莫夫人。”乌孙国分，王老，而远汉，未知其大小，素服属匈奴日久矣，且又近之，其大臣皆畏胡，不欲移徙，王不能专制。骞不得其要领。昆莫有十余子，其中子曰大禄，强，善将觭，将觭别居万余骑。大禄兄为太子，太子有子曰岑娶，而太子蚤死。临死谓其父昆莫曰：“必以岑娶为太子，无令他人代之。”昆莫哀而许之，卒以岑娶为太子。大禄怒其不得代太子也，乃收其诸昆弟，将其觭畔，谋攻岑娶及昆莫。昆莫老，常恐大禄杀岑娶，予岑娶万余骑别居，而昆莫有万余骑自备，国觭分为三，而其大总取羁属昆莫，昆莫亦以此不敢专约于骞。

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、康居、大月氏、大夏、安息、身毒、于窰、扞矾及诸旁国。乌孙发导译送骞还，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，马数十匹报谢，因令窥汉，知其广大。

骞还到，拜为大行，列于九卿。岁余，卒。

乌孙使既见汉人觴富厚，归报其国，其国乃益重汉。其后岁余，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，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。然张骞凿空，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，以为质于外国，外国由此信之。

注 集解晋灼曰：“其国人。”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凿，开；空，通也。骞开通西域道。”  
索隐案：谓西域险厄，本无道路，今凿空而通之也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质，诚信也。博望侯有诚信，故后使称其意以喻外国。”

李奇曰：“质，信也。”

自博望侯骞死后，匈奴闻汉通乌孙，怒，欲击之。及汉使乌孙，若出其南，抵大宛、大月氏相属，乌孙乃恐，使使献马，愿得尚汉女翁主为昆弟。天子问髡臣议计，皆曰“必先纳聘，然后乃遣女”。初，天子发书易，云“神马当从西北来”。得乌孙马好，名曰“天马”。及得大宛汗血马，益壮，更名乌孙马曰“西极”，名大宛马曰“天马”云。而汉始筑令居以西，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。因益发使抵安息、奄蔡、黎轩、条枝、身毒国。而天子好宛马，使者相望于道。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，少者百余人，人所赉操大放博望侯时。其后益习而衰少焉。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，少者五六辈，远者八九岁，近者数岁而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汉书作‘及’，若意义亦及也。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发易书以下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属金城。”

是时汉既灭越，而蜀、西南夷皆震，请吏入朝。于是置益州、越巂、牂柯、沉黎、汶山郡，欲地接以前通大夏。乃遣使柏始昌、吕越人等岁十余辈，出此初郡抵大夏，皆复闭昆明，为所杀，夺币财，终莫能通至大夏焉。于是汉发三辅罪人，因巴蜀士数万人，遣两将军郭昌、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，斩首虏数万人而去。其后遣使，昆明复为寇，竟莫能得通。而北道酒泉抵大夏，使者既多，而外国益厌汉币，不贵其物。

注 集解李奇曰：“欲地界相接至大夏。”

注 索隐按：谓越巂、汶山等郡。谓之“初”者，后背叛而并废之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元封二年。”

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，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，求使。天子为其绝远，非人所乐往，听其言，予节，募吏民毋问所从来，为具备人觐遣之，以广其道。来还不能毋侵盗币物，及使失指，天子为其习之，辄覆案致重罪，以激怒令赎，复求使。使端无穷，而轻犯法。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，言大者予节，言小者为副，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。其使皆贫人子，私县官赍物，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。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，度汉兵远不能至，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。汉使乏绝积怨，至相攻击。而楼兰、姑师小国耳，当空道，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。而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。使者争言外国灾害，皆有城邑，兵弱易击。于是天子以故遣从骠侯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，至匈河水，欲以击胡，胡皆去。

其明年，击姑师，破奴与轻骑七百余先至，虏楼兰王，遂破姑师。因举兵威以困乌孙、大宛之属。还，封破奴为浞野侯。王恢 数使，为楼兰所苦，言天子，天子发兵令恢佐破奴击破之，封恢为浩侯。 于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门矣。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汉使言于外国，人人轻重不实。”如淳曰：“外国人人自言数为汉使所侵易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即车师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恢，一作‘怪’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元封三年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为中郎将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捕得车师王，元封四年封浩侯。”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玉门关在龙勒界。”索隐韦昭云：“玉门，县名，在酒泉。

又有玉关，在龙勒也。”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沙州龙勒山在县南百六十五里。玉门关在县西北百一十八里。”

乌孙以千匹马聘汉女，汉遣宗室女江都翁主 往妻乌孙，乌孙王昆莫以为右夫人。匈奴亦遣女妻昆莫，昆莫以为左夫人。昆莫曰“我老”，乃令其孙岑娶妻翁主。乌孙多马，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马。

注 集解汉书曰：“江都王建女。”

初，汉使至安息，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。东界去王都数千里。行比至，过数十城，人民相属甚多。汉使还，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，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 献于汉。及宛西小国驩潜、大益，宛东姑师、扞鞞、苏薤之属，皆随汉使献见天子。天子大悦。

注 索隐韦昭云：“变化惑人也。”按：魏略云“儻靳多奇幻，口中吹火，自缚自解”。小颜亦以为植瓜等也。

而汉使穷河源，河源出于窞，其山多玉石，采来，天子案古图书，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。

注 集解瓚曰：“汉使采取，将持来至汉。”

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，乃悉从外国客，大都多人则过之，散财帛以赏赐，厚具以饶给之，以览示汉富厚焉。于是大觳抵，出奇戏诸怪物，多聚观者，行赏赐，酒池肉林，令外国客觐观(名) [各] 仓库府藏之积，见汉之广大，倾骇之。

及加其眩者之工，而觳抵奇戏岁增变，甚盛益兴，自此始。

西北外国使，更来更去。宛以西，皆自以远，尚骄恣晏然，未可诘以礼羁縻而使也。自乌孙以西至安息，以近匈奴，匈奴困月氏也，匈奴使持单于一信，则国国传送食，不敢留苦；及至汉使，非出币帛不得食，不市畜不得骑用。所以然者，远汉，而汉多财物，故必市乃得所欲，然以畏匈奴于汉使焉。宛左右以蒲陶为酒，富人藏酒至万余石，久者数十岁不败。俗嗜酒，马嗜苜蓿。汉使取其实来，于是天子始种苜蓿、蒲陶肥饶地。及天马多，外国使来觐，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、苜蓿极望。自大宛以西至安息，国虽颇异言，然大同俗，相知言。其人皆深眼，多须滴，善市贾，争分铢。俗贵女子，女子所言而丈夫乃决正。其地皆无丝漆，不知铸钱器。及汉使亡卒降，教铸作他兵器。得汉黄白金，辄以为器，不用为币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多作‘钱’字，又或作‘铁’字。”

而汉使者往既多，其少从率多进熟于天子，言曰：“宛有善马在贰师城，匿不肯与汉使。”天子既好宛马，闻之甘心，

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貳师城善马。宛国饶汉物，相与谋曰：“汉去我远，而盐水中数败，出其北有胡寇，出其南乏水草。又且往往而绝邑，乏食者多。汉使数百人为辈来，而常乏食，死者过半，是安能致大军乎？无奈我何。且貳师马，宛宝马也。”

遂不肯予汉使。汉使怒，妄言，椎金马而去。宛贵人怒曰：“汉使至轻我！”

遣汉使去，令其东边郁成遮攻杀汉使，取其财物。于是天子大怒。诸尝使宛姚定汉等言宛兵弱，诚以汉兵不过三千人，强弩射之，即尽虏破宛矣。天子已尝使浞野侯攻楼兰，以七百骑先至，虏其王，以定汉等言为然，而欲侯宠姬李氏，拜李广利为貳师将军，发属国六千骑，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，以往伐宛。期至貳师城取善马，故号“貳师将军”。赵始成为军正，故浩侯王恢使导军，而李哆为校尉，制军事。是岁太初元年也。而关东蝗大起，蜚西至敦煌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少从，不如计也。或云从行之微者也。进熟，美语如成熟者也。”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水名，道从外水中〔行〕。”如淳曰：“道绝远，无谷草。”

正义孔文祥云：“盐，盐泽也。言水广远，或致风波，而数败也。”裴矩西域记云：“在西州高昌县东，东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，并沙碛之地，水草难行，四面危，道路不可准记，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喰马粪为标验。以其地道路恶，人畜弃不约行，曾有人于碛内时闻人唤声，不见形，亦有歌哭声，数失人，瞬息之闲不知所在，由此数有死亡。盖魑魅魍魉也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骂詈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恢先受封，一年，坐使酒泉矫制，国除。”

注 索隐音尺奢反，又尺者反。

贰师将军军既西过盐水，当道小国恐，各坚城守，不肯给食。攻之不能下。下者得食，不下者数日则去。比至郁成，士至者不过数千，皆饥罢。攻郁成，郁成大破之，所杀伤甚觶。贰师将军与哆、始成等计：“至郁成尚不能举，况至其王都乎？”引兵而还。往来二岁。还至敦煌，士不过什一二。使使上书言：“道远多乏食；且士卒不患战，患饥。人少，不足以拔宛。愿且罢兵，益发而复往。”

天子闻之，大怒，而使使遮玉门，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！贰师恐，因留敦煌。

其夏，汉亡浞野之兵二万余于匈奴。公卿及议者皆愿罢击宛军，专力攻胡。

天子已业诛宛，宛小国而不能下，则大夏之属轻汉，而宛善马绝不来，乌孙、仑头易苦汉使矣，为外国笑。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邓光等，赦囚徒材官，益发恶少年及边骑，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，负私从者不与。牛十万，马三万余匹，驴骡橐它以万数。多赍粮，兵弩甚设，天下骚动，传相奉伐宛，凡五十余校尉。宛王城中无井，皆汲城外流水，于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。

益发戍甲卒十八万，酒泉、张掖北，置居延、休屠以卫酒泉，而发天下七科适，及载糒给贰师。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。而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校尉，备破宛择取其善马云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太初二年，赵破奴为浚稽将军，二万骑击匈奴，不还也。”

注 集解晋灼曰：“易，轻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空，一作‘穴’。盖以水荡败其城也。言‘空’者，令城中渴乏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立二县以卫边也。或曰置二部都尉，以卫酒泉。”

注 正义音翬。张晏云：“吏有罪一，亡命二，赘髡三，贾人四，故有市籍五，父母有市籍六，大父母有籍七：凡七科。武帝天汉四年，发天下七科髡出朔方也。”

于是贰师后复行，兵多，而所至小国莫不迎，出食给军。至仑头，仑头不下，攻数日，屠之。自此而西，平行至宛城，汉兵到者三万人。宛兵迎击汉兵，汉兵射败之，宛走入葆乘其城。贰师兵欲行攻郁成，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诈，乃先至宛，决其水源，移之，则宛固已忧困。围其城，攻之四十余日，其外城坏，虏宛贵人勇将煎靡。宛大恐，走入中城。宛贵人相与谋曰：“汉所为攻宛，以王毋寡匿善马而杀汉使。今杀王毋寡而出善马，汉兵宜解；即不解，乃力战而死，未晚也。”

宛贵人皆以为然，共杀其王毋寡，持其头遣贵人使贰师，约曰：“汉毋攻我。我尽出善马，恣所取，而给汉军食。即不听，我尽杀善马，而康居之救且至。至，我居内，康居居外，与汉军战。汉军熟计之，何从？”是时康居候视汉兵，汉兵尚盛，不敢进。贰师与赵始成、李哆等计：“闻宛城中新得秦人，知穿井，而其内食尚多。所为来，诛首恶者毋寡。毋寡头已至，如此而不许解兵，则坚守，而康居候汉罢而来救宛，破汉军必矣。”军吏皆以为然，许宛之约。宛乃出其善马，令汉自择之，而多出食食给汉军。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。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，而立宛贵人之故待遇汉使善者名昧蔡，以为宛王，与盟而罢兵。

终不得入中城。乃罢而引归。

**注** 索隐本大宛将也。上音末，下音先葛反。

初，贰师起敦煌西，以为人多，道上国不能食，乃分为数军，从南北道。校尉王申生、故鸿胪壶充国等千余人，别到郁成。郁成城守，不肯给食其军。王申生去大军二百里，（侦）[偵]而轻之，责郁成。郁成食不肯出，窥知申生军日少，晨用三千人攻，戮杀申生等，军破，数人脱亡，走贰师。贰师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。郁成王亡走康居，桀追至康居。康居闻汉已破宛，乃出郁成王予桀，桀令四骑士缚守诣大将军。

四人相谓曰：“郁成王汉国所毒，今生将去，卒失大事。”

欲杀，莫敢先击。上邽骑士赵弟最少，拔剑击之，斩郁成王，赍头。弟、桀等逐及大将军。

**注** 集解如淳曰：“时多别将，故谓贰师为大将军。”

初，贰师后行，天子使使告乌孙，大发兵并力击宛。乌孙发二千骑往，持两端，不肯前。贰师将军之东，诸所过小国闻宛破，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，见天子，因以为质焉。贰师之伐宛也，而军正赵始成力战，功最多；及上官桀敢深入，李哆为谋计，军入玉门者万余人，军马千余匹。贰师后行，军非乏食，战死不能多，而将吏贪，多不爱士卒，侵牟之，以此物故觭。天子为万里而伐宛，不录过，封广利为海西侯。又封身斩郁成王者骑士赵弟为新畴侯。军正赵始成为光禄大夫，上官桀为少府，李哆为上党太守。军官吏为九卿者三人，诸侯相、郡守、二千石者百余人，千石以下千余人。奋行者官过其望，以适过行者皆绌其劳。士卒赐直四万金。伐宛再反，凡四岁而得罢焉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奋，迅。自乐入行者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奋行者及以适行者，虽俱有功劳，今行赏计其前有罪而减其赐，故曰‘绌其劳’也。绌，抑退也。此本以适行，故功劳不足重，所以绌降之，不得与奋行者齐赏之。”

汉已伐宛，立昧蔡为宛王而去。岁余，宛贵人以为昧蔡善谀，使我国遇屠，乃相与杀昧蔡，立毋寡昆弟曰蝉封为宛王，而遣其子入质于汉。汉因使使赂赐以镇抚之。

而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，求奇物，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。而敦煌置酒泉都尉；西至盐水，往往有亭。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，因置使者护田积粟，以给使外国者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本无‘置’字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云‘置都尉’。又云敦煌有渊泉县，或者‘酒’字当为‘渊’字。”

太史公曰：禹本纪言“河出昆仑。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。其上有醴泉、瑶池”。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，穷河源，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？故言九州山川，尚书近之矣。至禹本纪、山海经所有怪物，余不敢言之也。

注 集解邓展曰：“汉以穷河源，于何见昆仑乎？尚书曰‘导河积石’，是为河源出于积石，积石在金城河关，不言出于昆仑也。”索隐恶鸞夫谓昆仑者乎。

恶音乌。乌，于何也。睹，见也。言张骞穷河源，至大夏于窞，于何而见昆仑为河所出？谓禹本纪及山海经为虚妄也。然案山海经“河出昆仑东北隅”。西域传云“南出积石山为中国河”。积石本非河之发源，犹尚书“导洛自熊耳”，然其实

出于崑崙山，乃东经熊耳。今推此义，河亦然矣。则河源本昆仑而潜流至于阆，又东流至积石始入中国，则山海经及禹贡各互举耳。

注 索隐余敢言也。案：汉书作“所有放哉”。如淳云“放荡迂阔，言不可信也”。余敢言也，亦谓山海经难可信耳。而荀悦作“效”，失之素矣。

【索隐述赞】大宛之结，元因博望。始究河源，旋窥海上。条枝西入，天马内向。葱岭无尘，盐池息浪。旷哉绝域，往往亭障。

## 史记卷一二四

### 列传六十四 游侠列传

解荀悦曰：“立气齐，作威福，结私交，以立强于世者，谓之游侠。”

韩子曰：“儒以文乱法，而侠以武犯禁。”二者皆讥，而学士多称于世云。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，辅翼其世主，功名俱着于春秋，固无可言者。

及若季次、原宪，闾巷人也，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，义不苟合当世，当世亦笑之。故季次、原宪终身空室蓬户，褐衣疏食不厌。死而已四百余年，而弟子志之不倦。今游侠，其行虽不轨于正义，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诺必诚，不爱其躯，赴士之厄困，既已存亡死生矣，而不矜其能，羞伐其德，盖亦有足多者焉。

注 正义言文之蔽，小人以僿。谓细碎苛法乱政。

注 正义讥，非言也。儒敝乱法，侠盛犯禁，二道皆非，而学士多称于世者，故太史公引韩子，欲陈游侠之美。

注 索隐功名俱着春秋。案：春秋谓国史也。以言人臣有功名则见记于其国之史，是俱着春秋者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仲尼弟子传曰公皙哀字季次，未尝仕，孔子称之。”

注 索隐行音下孟反。

注 正义庄子云“原宪处居环堵之室，蓬户不完。以桑为枢而瓮牖，上漏下湿，独坐而弦歌”也。

注 索隐不饜。饜，饱也，于艳反。

注 索隐上音厄。

且缓急，人之所时有也。太史公曰：昔者虞舜窘于井廩，伊尹负于鼎俎，傅说匿于傅险，吕尚困于棘津，夷吾桎梏，百里饭牛，仲尼畏匡，菜色陈、蔡。

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，犹然遭此菑，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？其遇害何可胜道哉！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广川。”正义尉繚子云太公望行年七十，卖食棘津云。

古亦谓之石济津，故南津。

鄙人有言曰：“何知仁义，已飡其利者为有德。”故伯夷丑周，饿死首阳山，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；跖、躄暴戾，其徒诵义无穷。由此观之，“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，侯之门仁义存”，非虚言也。

注 索隐已音以。飡音享，受也。言已受其利则为有德，何知必仁义也。

注 索隐以言小窃则为盗而受诛也。

注 索隐言人臣委质于侯王门，则须存于仁义。若游侠轻健，亦何必肯存仁义也。

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，久孤于世，岂若卑论侪俗，与世沉浮而取荣名哉！

而布衣之徒，设取予然诺，千里诵义，为死不顾世，此亦

有所长，非苟而已也。故士穷窘而得委命，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闲者邪？诚使乡曲之侠，予季次、原宪比权量力，效功于当世，不同日而论矣。要以功见言信，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！

注 索隐言拘学守义之士或抱咫尺纤微之事，遂久以当代，孤负我志，而不若卑论侪俗以取荣宠也。

古布衣之侠，靡得而闻已。近世延陵、孟尝、春申、平原、信陵之徒，皆因王者亲属，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，招天下贤者，显名诸侯，不可谓不贤者矣。

比如顺风而呼，声非加疾，其势激也。至如闾巷之侠，修行砥名，声施于天下，莫不称贤，是为难耳。然儒、墨皆排摈不载。自秦以前，匹夫之侠，湮灭不见，余甚恨之。以余所闻，汉兴有朱家、田仲、王公、剧孟、郭解之徒，虽时扞当世之文罔，然其私义廉絜退让，有足称者。名不虚立，士不虚附。

至如朋党宗强比周，设财役贫，豪暴欺凌孤弱，恣欲自快，游侠亦丑之。余悲世俗不察其意，而猥以朱家、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代郡亦有延陵县。” 骊案：韩子云“赵襄子召延陵生，令车骑先至晋阳”。襄子时赵已并代，可有延陵之号，但未详是此人非耳。

注 索隐施音以鼓反。

注 索隐扞即捍也。违扞当代之法网，谓犯于法禁也。

鲁朱家者，与高祖同时。鲁人皆以儒教，而朱家用侠闻。所藏活豪士以百数，其余庸人不可胜言。然终不伐其能，歆其德，诸所尝施，唯恐见之。振人不赡，先从贫贱始。家无余财，

衣不完采，食不重味，乘不过鞬牛。专趋人之急，甚己之私。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，及布尊贵，终身不见也。自关以东，莫不延颈愿交焉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音雒。” 骊案：汉书音义曰“小牛”。索隐上音古豆反。

案：大牛当鞬，小为鞬牛。

注 索隐阴脱季将军之厄。案：季布为汉所购求，朱家以布髡钳为奴，载以广柳车而出之，及尊贵而不见之，亦高介至义之士。然布竟不见报朱家之恩。

楚田仲以侠闻，喜剑，父事朱家，自以为行弗及。田仲已死，而雒阳有剧孟。

周人以商贾为资，而剧孟以任侠显诸侯。吴楚反时，条侯为太尉，乘传车将至河南，得剧孟，喜曰：“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，吾知其无能为已矣。”天下骚动，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。剧孟行大类朱家，而好博，多少年之戏。然剧孟母死，自远方送丧盖千乘。及剧孟死，家无余十金之财。而符离人王孟亦以侠称江淮之闲。

注 索隐按：六博戏也。

是时济南甯氏、陈周庸亦以豪闻，景帝闻之，使使尽诛此属。其后代诸白、梁韩无辟、阳翟薛兄、陕韩孺纷纷复出焉。

注 索隐甯音闲。案：为郢都所诛。

注 索隐陈国人，姓周名庸。

注 索隐代，代郡。人有白氏，豪侠非一，故言“诸”。

注 索隐梁国人，韩姓，无辟名。辟音避。

注 索隐音况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陕，疑当作‘邾’字，颍川有邾县。南越传曰‘邾壮士韩千秋’也。”索隐陕当为“邾”。陕音如焜反，邾音纪洽反。汉书作“寒孺”。

郭解，轺人也，字翁伯，善相人者许负外孙也。解父以任侠，孝文时诛死。

解为人短小精悍，不饮酒。少时阴贼，慨不快意，身所杀甚觔。以躯借交报仇，藏命作奸剽攻，(不)休(及)[乃]铸钱掘顷，固不可胜数。适有天幸，窘急常得脱，若遇赦。及解年长，更折节为俭，以德报怨，厚施而薄望。然其自喜为侠益甚。既已振人之命，不矜其功，其阴贼着于心，卒发于睚眦如故云。而少年慕其行，亦辄为报仇，不使知也。解姊子负解之势，与人饮，使之嚼。非其任，强必灌之。人怒，拔刀刺杀解姊子，亡去。解姊怒曰：“以翁伯之义，人杀吾子，贼不得。”弃其尸于道，弗葬，欲以辱解。

解使人微知贼处。贼窘自归，具以实告解。解曰：“公杀之固当，吾儿不直。”遂去其贼，罪其姊子，乃收而葬之。诸公闻之，皆多解之义，益附焉。

注 索隐汉书云河内轺人也。

注 索隐以内心忍害。

注 索隐案：谓亡命也。

注 索隐苏林云：“言性喜为侠也。”

注 索隐负，恃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音子妙反，尽酒也。”索隐即妙反。谓酒尽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遣使去。”

解出入，人皆避之。有一人独箕踞视之，解遣人问其名姓。客欲杀之。解曰：“居邑屋至不见敬，是吾德不修也，彼何罪！”乃阴属尉史曰：“是人，吾所急也，至践更时脱之。”每至践更，数过，吏弗求。怪之，问其故，乃解使脱之。箕踞者乃肉袒谢罪。少年闻之，愈益慕解之行。

注 索隐案：谓吾心中所急，言情切急之谓，汉书作“重”也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更有三品，有卒更，有践更，有过更。古有正卒无常人，皆当迭为之，一月一更，是为卒更也。贫者欲得顾更钱者，次直者出钱顾之，月二千，是为践更也。律说卒更、践更者，居县中五月乃更也。后从尉律，卒践更一月休十一月也。”索隐数音朔，谓频免之也。又音色主反，数亦频也。

雒阳人有相仇者，邑中贤豪居闲者以十数，终不听。客乃见郭解。解夜见仇家，仇家曲听解。解乃谓仇家曰：“吾闻雒阳诸公在此闲，多不听者。今子幸而听解，解柰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！”乃夜去，不使人知，曰：

“且无用，（待我）待我去，令雒阳豪居其闲，乃听之。”

注 索隐色具反。

注 索隐仇家曲听。谓屈曲听解也。

注 索隐按：汉书作“无庸”。苏林曰“且无使用吾言，待我去，令洛阳豪居其闲也”。

解执恭敬，不敢乘车入其县廷。之旁郡国，为人请求事，事可出，出之；不可者，各厌其意，然后乃敢尝酒食。诸公以

故严重之，争为用。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，夜半过门常十余车，请得解客舍养之。

注 索隐如淳云：“解多藏亡命者，故喜事年少与解同志者，知亡命者多归解，故多将车来，欲为解迎亡者而藏之者也。”

及徙豪富茂陵也，解家贫，不中訾，吏恐，不敢不徙。卫将军为言：“郭解家贫不中徙。”上曰：“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，此其家不贫。”解家遂徙。诸公送者出千余万。轶人杨季主子为县掾，举徙解。解兄子断杨掾头。由此杨氏与郭氏为仇。

注 索隐不中货。案：货不满三百万已上为不中。

解入关，关中贤豪知与不知，闻其声，争交驩解。解为人短小，不饮酒，出未尝有骑。已又杀杨季主。杨季主家上书，人又杀之阙下。上闻，乃下吏捕解。

解亡，置其母家室夏阳，身至临晋。临晋籍少公素不知解，解冒，因求出关。籍少公已出解，解转入太原，所过辄告主人家。吏逐之，迹至籍少公。

少公自杀，口绝。久之，乃得解。穷治所犯，为解所杀，皆在赦前。轶有儒生侍使者坐，客誉郭解，生曰：“郭解专以奸犯公法，何谓贤！”解客闻，杀此生，断其舌。吏以此责解，解实不知杀者。杀者亦竟绝，莫知为谁。吏奏解无罪。

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：“解布衣为任侠行权，以睚眦杀人，解虽弗知，此罪甚于解杀之。当大逆无道。”遂族郭解翁伯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属冯翊。”正义故城在同州韩城县南二十里，汉夏阳也。

注 正义故城在同州冯翊县西南二里。

自是之后，为侠者极觴，敖而无足数者。然关中长安樊仲子，槐里赵王孙，长陵高公子，西河郭公仲，太原鹵公孺，临淮儿长卿，东阳田君孺，虽为侠而遂遂有退让君子之风。至若北道姚氏，西道诸杜，南道仇景，东道赵他、羽公子，南阳赵调之徒，此盗跖居民闲者耳，曷足道哉！此乃乡者朱家之羞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敖，倨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鴈门有鹵城也。”索隐太原鹵翁。汉书作“鲁公孺”。鲁，姓也，与徐广之说不同也。

注 索隐汉书作“陈君孺”。然陈田声相近，亦本同姓。正义其东阳盖贝州历亭县者，为近齐故也。

注 索隐北道诸姚。苏林云：“道犹方也。”如淳云：“京师四出道也。”

注 索隐旧解以赵他、羽公子为二人，今案：此姓赵，名他羽，字公子也。

太史公曰：吾视郭解，状貌不及中人，言语不足采者。然天下无贤与不肖，知与不知，皆慕其声，言侠者皆引以为名。谚曰：“人貌荣名，岂有既乎！”于戏，惜哉！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人以颜状为貌者，则貌有衰落矣；唯用荣名为饰表，则称誉无极也。既，尽也。”

【索隐述赞】游侠豪倨，藉藉有声。权行州里，力折公卿。朱家脱季，剧孟定倾。急人之难，免讎于更。伟哉翁伯，人貌荣名。

## 史记卷一二五

### 列传六十五 佞幸列传

谚曰“力田不如逢年，善仕不如遇合”，固无虚言。非独女以色媚，而士宦亦有之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遇，一作‘偶’。”

昔以色幸者多矣。至汉兴，高祖至暴抗也，然籍孺以佞幸；孝惠时有闾孺。

此两人非有材能，徒以婉佞贵幸，与上卧起，公卿皆因关说。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钗幣，贝带，傅脂粉，化闾籍之属也。两人徙家安陵。

注 索隐暴伉。伉音苦浪反。言暴猛伉直。

注 正义籍，闾，皆名也。孺，幼小也。

注 索隐按：关训通也。谓公卿因之而通其词说。刘氏云“有所言说，皆关由之”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钗幣，鸟名。以毛羽饰冠，以贝饰带。”索隐钗幣，应劭云：“鸟名，毛可以饰冠。”许慎云：“鷩鸟也。”淮南子云：“赵武灵王服贝带钗幣。”汉官仪云：“秦破赵，以其冠赐侍中。”三仓云：“钗幣，神鸟也，飞光

映天者也。”

注 索隐上音付。

注 正义惠帝陵邑。

孝文时中宠臣，士人则邓通，宦者则赵同、北宫伯子。

北宫伯子以爱人长者；而赵同以星气幸，常为文帝参乘；邓通无伎能。邓通，蜀郡南安人也，以濯船为黄头郎。孝文帝梦欲上天，不能，有一黄头郎从后推之上天，顾见其衣袈带后穿。觉而之渐台，以梦中阴目求推者郎，即见邓通，其衣后穿，梦中所见也。召问其名姓，姓邓氏，名通，文帝说焉，尊幸之日异。通亦愿谨，不好外交，虽赐洗沐，不欲出。于是文帝赏赐通巨万以十数，官至上大夫。文帝时时如邓通家游戏。然邓通无他能，不能有所荐士，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。上使善相者相通，曰“当贫饿死”。文帝曰：

“能富通者在我也。何谓贫乎？”于是赐邓通蜀严道铜山，得自铸钱，“邓氏钱”布天下。其富如此。

注 索隐案：汉书作“赵谈”，此云“同”者，避太史公父名也。

注 正义颜云“姓北宫，名伯子”也。按：伯子，名。北宫之宦者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后属犍为。”

注 索隐濯音棹，迟教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着黄帽也。”驷案：汉书音义曰“善濯船池中也。一说能持擢行船也。土，水之母，故施黄旄于船头，因以名其郎曰黄头郎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无此字。”索隐音笃。袈者，衫襦之横腰者。

注 索隐觉音教。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渐台在长安故城中。关中记云未央宫西有苍池，池中有渐台，王莽死于此台。”

注 索隐汉书云：“上曰‘邓犹登也’，悦之。”

注 正义言赐通巨万以至于十也。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雅州荣经县北三里有铜山，即邓通得赐铜山铸钱者。”

案：荣经即严道。

注 正义钱谱云：“文字称两，同汉四铢文。”

文帝尝病痲，邓通常为帝啗吮之。文帝不乐，从容问通曰：“天下谁最爱我者乎？”通曰：“宜莫如太子。”太子入问病，文帝使啗痲，啗痲而色难之。已而闻邓通常为帝啗吮之，心鼻，由此怨通矣。及文帝崩，景帝立，邓通免，家居。居无何，人有告邓通盗出徼外铸钱。下吏验问，颇有之，遂竟案，尽没入邓通家，尚负责数巨万。长公主 赐邓通，吏辄随没入之，一簪不得着身。于是长公主乃令假衣食。 竟不得名一钱， 寄死人家。

注 索隐啗，仕格反。吮，仕充反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景帝姊也。”索隐案：即馆陶公主也。

注 索隐吏辄没入。谓长公主别有物赐通，吏辄没入以充赃也。

注 索隐谓公主令人假与衣食。

注 索隐按：始天下名“邓氏钱”，今皆没入，卒竟无一钱之名也。

孝景帝时，中无宠臣，然独郎中令周文仁， 仁宠最过庸， 乃不甚笃。

注 索隐案，汉书称“周仁”，此上称“周文”，今兼“文”作，恐后人加耳。

案：仁字文。

注 索隐宠最过庸。案：庸，常也。言仁最被恩宠，过于常人，乃不甚笃，如韩嫣也。

今天子中宠臣，士人则韩王孙嫣，宦者则李延年。嫣者，弓高侯 馯孙也。今上为胶东王时，嫣与上学书相爱。及上为太子，愈益亲嫣。嫣善骑射，善佞。上即位，欲事伐匈奴，而嫣先习胡兵，以故益尊贵，官至上大夫，赏赐拟于邓通。时嫣常与上卧起。江都王入朝，有诏得从入猎上林中。天子车驾辟道未行，而先使嫣乘副车，从数十百骑，骛驰视兽。江都王望见，以为天子，辟从者，伏谒道傍。嫣驱不见。既过，江都王怒，为皇太后泣曰：“请得归国入宿卫，比韩嫣。”太后由此嗾嫣。嫣侍上，出入永巷不禁，以奸闻皇太后。皇太后怒，使使赐嫣死。上为谢，终不能得，嫣遂死。

而案道侯韩说，其弟也，亦佞幸。

注 索隐音偃，又音于建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韩王信之子颍当也。”

注 索隐谓还爵封于天子，而请入宿卫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嗾，读与‘衔’同，汉书作‘衔’字。”

注 索隐音悦。嫣弟。

李延年，中山人也。父母及身兄弟及女，皆故倡也。延年坐法腐，给事狗中。而平阳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，上见，心说之，及入永巷，而召贵延年。延年善歌，为变新声，而上方兴天地祠，欲造乐诗歌弦之。延年善承意，弦次初诗。其女弟亦幸，有子男。延年佩二千石印，号协声律。与上卧起，甚

贵幸，埒如韩嫣也。久之，寢与中人乱，出入骄恣。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后，爱弛，则禽诛延年昆弟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主猎犬也。”索隐或犬监也。

注 索隐歌初诗。按：初诗，即所新造乐章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埒，等也。蜀都赋曰‘卓郑埒名’。又云埒者，畴等之名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云坐弟季与中人乱。”

自是之后，内宠嬖臣大底外戚之家，然不足数也。卫青、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，然颇用材能自进。

太史公曰：甚哉爱憎之时！弥子瑕之行，足以观后人佞幸矣。虽百世可知也。

注 索隐卫灵公之臣，事见说苑也。

【索隐述赞】传称令色，诗刺巧言。冠幣入侍，傅粉承恩。黄头赐蜀，宦者同轩。新声都尉，挟弹王孙。泣鱼窃驾，着自前论。

## 史记卷一二六

### 列传六十六 滑稽列传

索隐按：滑，乱也；稽，同也。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，说是若非，言能乱异同也。

孔子曰：“六艺于治一也。礼以节人，乐以发和，书以道事，诗以达意，易以神化，春秋以义。”太史公曰：天道恢恢，岂不大哉！谈言微中，亦可以解纷。

注 正义言六艺之文虽异，礼节乐和，导民立政，天下平定，其归一揆。至于谈言微中，亦以解其纷乱，故治一也。

淳于髡者，齐之赘髯也。长不满七尺，滑稽多辩，数使诸侯，未尝屈辱。齐威王之时喜隐，好为淫乐长夜之饮，沉湎不治，委政卿大夫。百官荒乱，诸侯并侵，国且危亡，在于旦暮，左右莫敢谏。淳于髡说之以隐曰：“国中有大鸟，止王之庭，三年不蜚又不鸣，不知此鸟何也？”王曰：“此鸟不飞则已，一飞冲天；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”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，赏一人，诛一人，奋兵而出。诸侯振惊，皆还齐侵地。威行三十六年。

语在田完世家中。

注 索隐苦魂反。

注 索隐女之夫也，比于子，如人疣赘，是余剩之物也。

注 索隐上许既反。喜，好也。喜隐谓好隐语。

威王八年，楚大发兵加齐。齐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，赍金百斤，车马十驷。

淳于髡仰天大笑，冠缨索绝。王曰：“先生少之乎？”髡曰：“何敢！”王曰：“笑岂有说乎？”髡曰：“今者臣从东方来，见道傍有禳田者，操一豚蹄，酒一盂，祝曰：‘瓠窋满篝，污邪满车，五谷蕃熟，穰穰满家。’臣见其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，故笑之。”于是齐威王乃益赍黄金千溢，白璧十双，车马百驷。髡辞而行，至赵。赵王与之精兵十万，革车千乘。楚闻之，夜引兵而去。

注 索隐案：索训尽，言冠缨尽绝也。孔衍春秋后语亦作“冠缨尽绝”也。

注 索隐案：谓为田求福禳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篝，笼也。”索隐案：瓠窋犹杯楼也。窋音如娄，古字少耳。言丰年收掇易，可满篝笼耳。正义窋音楼。篝音沟，笼也。瓠楼谓高地狭小之区，得满篝笼也。

注 集解司马彪曰：“污邪，下地田也。”索隐按：司马彪云“污邪，下地田”。

即下田之中有薪，可满车。正义污音乌。

威王大说，置酒后宫，召髡赐之酒。问曰：“先生能饮几何而醉？”对曰：“臣饮一斗亦醉，一石亦醉。”威王曰：“先生饮一斗而醉，恶能饮一石哉！其说可得闻乎？”髡曰：“赐酒大王之前，执法在傍，御史在后，髡恐惧俯伏而饮，不过一斗径醉矣。若亲有严客，髡希鞞鞠庐，待酒于前，时赐余沥，奉觞上寿，数起，饮不过二斗径醉矣。若朋友交游，久不

相见，卒然相鷟，欢然道故，私情相语，饮可五六斗径醉矣。若乃州闾之会，男女杂坐，行酒稽留，六博投壶，相引为曹，握手无罚，目眙不禁，前有堕珥，后有遗簪，髡窃乐此，饮可八斗而醉二参。日暮酒阑，合尊促坐，男女同席，履舄交错，杯盘狼藉，堂上烛灭，主人留髡而送客，罗襦襟解，微闻芟泽，当此之时，髡心最欢，能饮一石。故曰酒极则乱，乐极则悲；万事尽然，言不可极，极之而衰。”

以讽谏焉。齐王曰：“善。”乃罢长夜之饮，以髡为诸侯主客。宗室置酒，髡尝在侧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希，收衣芻也。芻，袂也。鞞，臂捍也，音沟。鞞，曲也。

杌音其纪反，又与‘跽’同，谓小诡也。”索隐希音卷，纪免反，谓收袖也。

鞞音沟，臂扞也。鞞，曲躬也。杌音其纪反，与“跽”同音，谓小跪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眙，吐甑反，直视貌。”索隐眙音与“瞪”同，谓直视也，丑甑反，又音丑二反。

注 索隐案：上云“五六斗径醉矣”，则此为乐亦甚，饮可八斗而未径醉，故云“窃乐”。二参，言十有二参醉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本云‘留髡坐，起送客’。”

注 正义今鸿胪卿也。

其后百余年，楚有优孟。

优孟，故楚之乐人也。长八尺，多辩，常以谈笑讽谏。楚庄王之时，有所爱马，衣以文绣，置之华屋之下，席以露默，啖以枣脯。马病肥死，使髡臣丧之，欲以棺槨大夫礼葬之。左右争之，以为不可。王下令曰：“有敢以马谏者，罪至死。”

优孟闻之，入殿门。仰天大哭。王惊而问其故。优孟曰：“王者王之所爱也，以楚国堂堂之大，何求不得，而以大夫礼葬之，薄，请以人君礼葬之。”

王曰：“何如？”对曰：“臣请以雕玉为棺，文梓为斂，榧枫豫章为题凑，发甲卒为穿圹，老弱负土，齐赵陪位于前，韩魏翼卫其后，庙食太牢，奉以万户之邑。诸侯闻之，皆知大王贱人而贵马也。”王曰：“寡人之过一至此乎！”

为之柰何？”优孟曰：“请为大王六畜葬之。以垆灶为椁，铜历为棺，赍以姜枣，荐以木兰，祭以粮稻，衣以火光，葬之于人腹肠。”于是王乃使以马属太官，无令天下久闻也。

注 索隐案：优者，倡优也。孟，字也。其优旃亦同，旃其字耳。优孟在楚，旃在秦者也。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以木累棺外，木头皆内向，故曰题凑。”正义榧，频挠反。

注 集解楚庄王时，未有赵、韩、魏三国。索隐案：此辨说者之词，后人所增饰之矣。

注 索隐按：皇览亦说此事，以“垆灶”为“簠突”也。

注 索隐按：历即釜鬲也。

注 索隐按：古者食肉用姜枣，礼内则云“实枣于其腹中，屑桂与姜，以洒诸其上而食之”是也。

注 索隐皇览云：“火送之箸端，葬之肠中。”

楚相孙叔敖知其贤人也，善待之。病且死，属其子曰：“我死，汝必贫困。若往见优孟，言我孙叔敖之子也。”居数年，其子穷困负薪，逢优孟，与言曰：“我，孙叔敖子也。父且死时，属我贫困往见优孟。”优孟曰：“若无远有所之。”即为孙叔敖衣冠，抵掌谈语。岁余，像孙叔敖，楚王及左右不

能别也。庄王置酒，优孟前为寿。庄王大惊，以为孙叔敖复生也，欲以为相。优孟曰：“请归与妇计之，三日而为相。”庄王许之。三日后，优孟复来。王曰：“妇言谓何？”

孟曰：“妇言慎无为，楚相不足为也。如孙叔敖之为楚相，尽忠为廉以治楚，楚王得以霸。今死，其子无立锥之地，贫困负薪以自饮食。必如孙叔敖，不如自杀。”因歌曰：“山居耕田苦，难以得食。起而为吏，身贪鄙者余财，不顾耻辱。

身死家室富，又恐受赇枉法，为奸触大罪，身死而家灭。贪吏安可为也！念为廉吏，奉法守职，竟死不敢为非。廉吏安可为也！楚相孙叔敖持廉至死，方今妻子穷困负薪而食，不足为也！”于是庄王谢优孟，乃召孙叔敖子，封之寝丘四百户，以奉其祀。后十世不绝。此知可以言时矣。

注 索隐案：谓优孟语孙叔敖之子曰“汝无远有所之，适他境，恐王后求汝不得”者也。

注 集解战国策曰：“苏秦说赵王华屋之下，抵掌而言。”张载曰：“谈说之容则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固始。”正义今光州固始县，本寝丘邑也。吕氏春秋云：

“楚孙叔敖有功于国，疾将死，戒其子曰：‘王数欲封我，我辞不受。我死，必封汝。汝无受利地，荆楚闲有寝丘者，其为地不利，而前有谷，后有戾丘，其名恶，可长有也。’其子从之。楚功臣封二世而收，唯寝丘不夺也。”

其后二百余年，秦有优旃。

优旃者，秦倡侏儒也。善为笑言，然合于大道，秦始皇时，置酒而天雨，陛楯者皆沾寒。优旃见而哀之，谓之曰：“汝欲休乎？”陛楯者皆曰：“幸甚。”优旃曰：“我即呼汝，汝疾

应曰诺。”居有顷，殿上上寿呼万岁。优旃临槛大呼曰：“陛楯郎！”郎曰：“诺。”优旃曰：“汝虽长，何益，幸雨立。我虽短也，幸休居。”于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。

### 注 正义御览反。

始皇尝议欲大苑囿，东至函谷关，西至雍、陈仓。优旃曰：“善。多纵禽兽于其中，寇从东方来，令麋鹿触之足矣。”始皇以故辍止。

### 注 正义今岐州雍县及陈仓县也。

二世立，又欲漆其城。优旃曰：“善。主上虽无言，臣固将请之。漆城虽于百姓愁费，然佳哉！漆城荡荡，寇来不能上。即欲就之，易为漆耳，顾难为荫室。”

于是二世笑之，以其故止。居无何，二世杀死，优旃归汉，数年而卒。

太史公曰：淳于髡仰天大笑，齐威王横行。优孟摇头而歌，负薪者以封。优旃临槛疾呼，陛楯得以半更。岂不亦伟哉！

褚先生曰：臣幸得以经术为郎，而好读外家传语。窃不逊让，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，编之于左。可以览观扬意，以示后世好事者读之，以游心骇耳，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。

注 索隐按：东方朔亦多博观外家之语，则外家非正经，即史传篮说之书也。

注 索隐楚词云：“将突梯滑稽，如脂如韦。”崔浩云：“滑音骨。滑稽，流酒器也。转注吐酒，终日不已。言出口成章，词不穷竭，若滑稽之吐酒。故杨雄酒赋云‘鸱夷滑稽，腹大如壶，尽日盛酒，人复藉沽’是也。”又姚察云：“滑稽犹

俳谐也。滑读如字，稽音计也。言谐语滑利，其知计疾出，故云滑稽。”

武帝时有所幸倡郭舍人者，发言陈辞虽不合大道，然令人主和说。武帝少时，东武侯母常养帝，帝壮时，号之曰“大乳母”。率一月再朝。朝奏入，有诏使幸臣马游卿以帛五十匹赐乳母，又奉饮糒飧养乳母。乳母上书曰：“某所有公田，愿得假倩之。”帝曰：“乳母欲得之乎？”以赐乳母。乳母所言，未尝不听。有诏得令乳母乘车行驰道中。当此之时，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。乳母家子孙奴从者横暴长安中，当道掣顿人车马，夺人衣服。闻于中，不忍致之法。

有司请徙乳母家室，处之于边。奏可。乳母当入至前，面见辞。乳母先见郭舍人，为下泣。舍人曰：“即入见辞去，疾步数还顾。”乳母如其言，谢去，疾步数还顾。郭舍人疾言骂之曰：“咄！老女子！何不疾行！陛下已壮矣，宁尚须汝乳而活邪？尚何还顾！”于是人主怜焉悲之，乃下诏止无徙乳母，罚谪譖之者。

注 索隐案：东武，县名；侯，乳母姓。

注 正义高祖功臣表云东武侯郭家，高祖六年封。子他，孝景六年弃市，国除。盖他母常养武帝。

注 索隐罚适譖之者。谓武帝罚谪譖乳母之人也。

武帝时，齐人有东方生名朔，以好古传书，爱经术，多所博观外家之语。

朔初入长安，至公车上书，凡用三千奏牍。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，仅能胜之。人主从上方读之，止，辄乙其处，读之二月乃尽。诏拜以为郎，常在侧侍中。数召至前谈话，人

主未尝不说也。时诏赐之食于前。饭已，尽怀其余肉持去，衣尽污。数赐缣帛，檐揭而去。徒用所赐钱帛，取少妇于长安中好女。

率取妇一岁所者即弃去，更取妇。所赐钱财尽索之于女子。人主左右诸郎半呼之“狂人”。人主闻之，曰：“令朔在事无为是行者，若等安能及之哉！”朔任其子为郎，又为侍谒者，常持节出使。朔行殿中，郎谓之曰：“人皆以先生为狂。”

朔曰：“如朔等，所谓避世于朝廷闲者也。古之人，乃避世于深山中。”时坐席中，酒酣，据地歌曰：“陆沉于俗，避世金马门。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，何必深山之中，蒿庐之下。”金马门者，宦[者]署门也，门傍有铜马，故谓之曰“金马门”。

注 索隐案：仲长统云迁为滑稽传，序优旃事，不称东方朔，非也。朔之行事，岂直旃、孟之比哉。而桓谭亦以迁为是，又非也。正义汉书云：“平原厌次人也。”舆地志云：“厌次，宜是富平县之乡聚名也。”括地[志]云：“富平故城在仓州阳信县东南四十里，汉县也。”

注 正义百官表云卫尉属官有公车司马。汉仪注云：“公车司马掌殿司马门，夜徼宫，天下上事及阙下，凡所征召皆总领之。秩六百石。”

注 索隐司马彪云：“谓无水而沉也。”

时会聚宫下博士诸先生与论议，共难之。曰：“苏秦、张仪一当万乘之主，而都卿相之位，泽及后世。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，慕圣人之义，讽诵诗书百家之言，不可胜数。着于竹帛，自以为海内无双，即可谓博闻辩智矣。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，旷日持久，积数十年，官不过侍郎，位不过执戟，意者尚有遗

行邪？

其故何也？”东方生曰：“是固非子所能备也。彼一时也，此一时也，岂可同哉！”

夫张仪、苏秦之时，周室大坏，诸侯不朝，力政争权，相禽以兵，并为十二国，未有雌雄，得士者强，失士者亡，故说听行通，身处尊位，泽及后世，子孙长荣。今非然也。圣帝在上，德流天下，诸侯宾服，威振四夷，连四海之外以为席，安于覆盂，天下平均，合为一家，动发举事，犹如运之掌中。贤与不肖，何以异哉？方今以天下之大，士民之觴，竭精驰说，并进辐凑者，不可胜数。

悉力慕义，困于衣食，或失门户。使张仪、苏秦与仆并生于今之世，曾不能得掌故，安敢望常侍侍郎乎！传曰：‘天下无害菑，虽有圣人，无所施其才；上下和同，虽有贤者，无所立功。’故曰时异则事异。虽然，安可以不务修身乎？

诗曰：‘鼓钟于宫，声闻于外。鹤鸣九皋，声闻于天。’苟能修身，何患不荣！太公躬行仁义七十二年，逢文王，得行其说，封于齐，七百岁而不绝。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，修学行道，不敢止也。今世之处士，时虽不用，崛然独立，块然独处，上观许由，下察接舆，策同范蠡，忠合子胥，天下和平，与义相扶，寡偶少徒，固其常也。

子何疑于余哉！”于是诸先生默然无以应也。

**注** 索隐与议论，共难之。案：方朔设词对之，即下文是答对之难也。

建章宫 后合重栎 中有物出焉，其状似麋。以闻，武帝往临视之。问左右髡臣习事通经术者，莫能知。诏东方朔视之。朔曰：“臣知之，愿赐美酒梁饭大飧臣，臣乃言。”诏曰：

“可。”已又曰：“某所有公田鱼池蒲苇数顷，陛下以赐臣，臣朔乃言。”诏曰：“可。”于是朔乃肯言，曰：“所谓驹牙者也。

远方当来归义，而驹牙先见。其齿前后若一，齐等无牙，故谓之驹牙。”其后一岁所，匈奴混邪王果将十万觭来降汉。乃复赐东方生钱财甚多。

注 正义在长安县西北二十里故城中。

注 索隐上逐龙反，下音历。重栝，栏楯之下有重栏处也。

注 索隐驹音邹。按：方朔以意自立名而偶中也。以有九牙齐等，故谓之驹牙，犹驹骑然也。

至老，朔且死时，谏曰：“诗云‘营营青蝇，止于蕃。恺悌君子，无信谗言。谗言罔极，交乱四国’。愿陛下远巧佞，退谗言。”帝曰：“今顾东方朔多善言？”

怪之。居无几何，朔果病死。传曰：“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”此之谓也。

武帝时，大将军卫青者，卫后兄也，封为长平侯。从军击匈奴，至余吾水上而还，斩首捕虏，有功来归，诏赐金千斤。将军出宫门，齐人东郭先生以方士待诏公车，当道遮卫将军车，拜谒曰：“愿白事。”将军止车前，东郭先生旁车言曰：“王夫人新得幸于上，家贫。今将军得金千斤，诚以其半赐王夫人之亲，人主闻之必喜。此所谓奇策便计也。”卫将军谢之曰：“先生幸告之以便计，请奉教。”于是卫将军乃以五百金为王夫人之亲寿。王夫人以闻武帝。帝曰：“大将军不知为此。”问之安所受计策，对曰：“受之待诏者东郭先生。”

诏召东郭先生，拜以为郡都尉。东郭先生久待诏公车，贫困饥寒，衣敝，履不完。行雪中，履有上无下，足尽践地。道

中人笑之，东郭先生应之曰：“谁能履行雪中，令人视之，其上履也，其履下处乃似人足者乎？”及其拜为二千石，佩青緌出宫门，行谢主人。故所以同官待诏者，等比祖道于都门外。荣华道路，立名当世。此所谓衣褐怀宝者也。当其贫困时，人莫省视；至其贵也，乃争附之。谚曰：“相马失之瘦，相士失之贫。”其此之谓邪？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卫青传曰子夫之弟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卫青传云宁乘说青而拜为东海都尉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音瓜，一音螺，青绶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东郭先生也。”

注 索隐此指东郭先生也，言其身衣褐而怀宝玉。

王夫人病甚，人主至自往问之曰：“子当为王，欲安所置之？”对曰：“愿居洛阳。”人主曰：“不可。洛阳有武库、敖仓，当关口，天下咽喉。自先帝以来，传不为置王。然关东国莫大于齐，可以为齐王。”王夫人以手击头，呼“幸甚”。

王夫人死，号曰“齐王太后薨”。

昔者，齐王使淳于髡献鹄于楚。出邑门，道飞其鹄，徒揭空笼，造诈成辞，往见楚王曰：“齐王使臣来献鹄，过于水上，不忍鹄之渴，出而饮之，去我飞亡。

吾欲刺腹绞颈而死。恐人之议吾王以鸟兽之故令士自伤杀也。鹄，毛物，多相类者，吾欲买而代之，是不信而欺吾王也。欲赴佗国奔亡，痛吾两主使不通。

故来服过，叩头受罪大王。”楚王曰：“善，齐王有信士若此哉！”厚赐之，财倍鹄在也。

注 索隐案：韩诗外传齐使人献鹄于楚，不言髡。又说苑

云魏文侯使舍人无择献鸿于齐，皆略同而事异，殆相涉乱也。

武帝时，征北海太守 诣行在所。有文学卒史王先生者，自请与太守俱，“吾有益于君”，君许之。诸府掾功曹白云：“王先生嗜酒，多言少实，恐不可与俱。”

太守曰：“先生意欲行，不可逆。”遂与俱。行至宫下，待诏宫府门。王先生徒怀钱沽酒，与卫卒仆射饮，日醉，不视其太守。太守入跪拜。王先生谓户郎曰：

“幸为我呼吾君至门内遥语。”户郎为呼太守。太守来，望见王先生。王先生曰：“天子即问君何以治北海 令无盗贼，君对曰何哉？”对曰：“选择贤材，各任之以其能，赏异等，罚不肖。”王先生曰：“对如是，是自誉自伐功，不可也。愿君对言，非臣之力，尽陛下神灵威武所变化也。”太守曰：“诺。”召入，至于殿下，有诏问之曰：“何于治北海，令盗贼不起？”叩头对言：“非臣之力，尽陛下神灵威武之所变化也。”武帝大笑，曰：“于呼！安得长者之语而称之！”

安所受之？”对曰：“受之文学卒史。”帝曰：“今安在？”对曰：“在宫府门外。”

有诏召拜王先生为水衡丞，以北海太守为水衡都尉。传曰：“美言可以市，尊行可以加人。君子相送以言，小人相送以财。”

注 索隐汉书宣帝征渤海太守龚遂，非武帝时，此褚先生记谬耳。

注 正义今青州。

魏文侯时，西门豹为邺令。豹往到邺，会长老，问之民所疾苦。长老曰：“苦为河伯娶妇，以故贫。”豹问其故，对曰：“邺三老、廷掾常岁赋敛百姓，收取其钱得数百万，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，与祝巫共分其余钱持归。当其时，巫

行视小家女好者，云是当为河伯妇，即媵取。洗沐之，为治新缯绮縠衣，闲居斋戒；为治斋宫河上，张缦绛帷，女居其中。为具牛酒饭食，(行)十余日。共粉饰之，如嫁女床席，令女居其上，浮之河中。始浮，行数十里乃没。其人家有好女者，恐大巫祝为河伯取之，以故多持女远逃亡。以故城中益空无人，又困贫，所从来久远矣。民人俗语曰‘即不为河伯娶妇，水来漂没，溺其人民’云。”西门豹曰：“至为河伯娶妇时，愿三老巫祝、父老送女河上，幸来告语之，吾亦往送女。”皆曰：“诺。”

注 正义今相州县也。

注 正义河伯，华阴潼乡人，姓冯氏，名夷。浴于河中而溺死，遂为河伯也。

注 正义缦，他礼反。顾野王云：“黄赤色也。又音啼，厚缯也。”

注 正义亭三老。

至其时，西门豹往会之河上。三老、官属、豪长者、里父老皆会，以人民往观之者三二千人。其巫，老女子也，已年七十。从弟子女十人所，皆衣缯单衣，立大巫后。西门豹曰：“呼河伯妇来，视其好丑。”即将女出帷中，来至前。豹视之，顾谓三老、巫祝、父老曰：“是女子不好，烦大巫姬为入报河伯，得更求好女，后日送之。”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姬投之河中。有顷，曰：“巫姬何久也？”

弟子趣之！”复以弟子一人投河中。有顷，曰：“弟子何久也？复使一人趣之！”

复投一弟子河中。凡投三弟子。西门豹曰：“巫姬弟子是女子也，不能白事，烦三老为入白之。”复投三老河中。西

门豹簪笔髻折，向河立待良久。长老、吏傍观者皆惊恐。西门豹顾曰：“巫姬、三老不来还，柰之何？”欲复使廷掾与豪长者一人入趣之。皆叩头，叩头且破，额血流地，色如死灰。西门豹曰：“诺，且留待之须臾。”须臾，豹曰：“廷掾起矣。状河伯留客之久，若皆罢去归矣。”

邺吏民大惊恐，从是以后，不敢复言为河伯娶妇。

注 正义簪笔，谓以毛装簪头，长五寸，插在冠前，谓之为笔，言插笔备礼也。髻折，谓曲体揖之，若石髻之形曲折也。髻，一片黑石；凡十二片，树在虞上击之。其形皆中曲垂两头，言人腰侧似也。

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，引河水灌民田，田皆溉。当其时，民治渠少烦苦，不欲也。豹曰：“民可以乐成，不可与虑始。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，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。”至今皆得水利，民人以给足富。十二渠经绝驰道，到汉之立，而长吏以为十二渠桥绝驰道，相比近，不可。欲合渠水，且至驰道合三渠为一桥。邺民人父老不肯听长吏，以为西门君所为也，贤君之法式不可更也。

长吏终听置之。故西门豹为邺令，名闻天下，泽流后世，无绝已时，几可谓非贤大夫哉！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按：横渠首接漳水，盖西门豹、史起所凿之渠也。沟洫志云‘魏文侯时，西门豹为邺令，有令名。至文侯曾孙襄王，与髡臣饮，祝曰：

“令吾臣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。”史起进曰：“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，邺独二百亩，是田恶也。漳水在其傍，西门不知用，是不智；知而不兴，是不仁。仁智豹未之尽，何足法也！”

于是史起为邺令，遂引漳水溉邺，以富魏之河内！

左思魏都赋云‘西门溉其前，史起濯其后’也。”

传曰：“子产治郑，民不能欺；子贱治单父，民不忍欺；西门豹治邺，民不敢欺。”

三子之才能谁最贤哉？辨治者当能别之。

注 集解魏文帝问髡臣：“三不欺，于君德孰优？”太尉钟繇、司徒华歆、司空王朗对曰：“臣以为君任德，则臣感义而不忍欺；君任察，则臣畏觉而不能欺；

君任刑，则臣畏罪而不敢欺。任德感义，与夫导德齐礼有耻且格等趋者也。任察畏罪，与夫导政齐刑免而无耻同归者也。孔子曰：‘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共之。’考以斯言，论以斯义，臣等以为不忍欺不能欺，优劣之县在于权衡，非徒低昂之差，乃钧铢之觉也。且前志称‘仁者安仁，智者利仁，畏罪者强仁’。校其仁者，功则无以殊；核其为仁者，则不得不异。安仁者，性善者也；利仁者，力行者也；强仁者，不得已者也。三仁相比，则安仁优矣。易称‘神而化之，使民宜之’。若君化使民然也。然则安仁之化与夫强仁之化，优劣亦不得不相县绝也。然则三臣之不欺虽同，所以不欺异矣。则纯以恩义崇不欺，与以威察成不欺，既不可同概而比量，又不得错综而易处。”索隐案：此三不欺自古传记先达共所称述，今褚先生因记西门豹而称之以成说也。循吏传记子产相郑，仁而且明，故人不能欺之也。子贱为政清净，唯弹琴，三年不下堂而化，是人见思，故不忍欺之。豹以威化御俗，故人不欺欺。其德优劣，钟、华之评寔为允当也。

【索隐述赞】滑稽鸣夷，如脂如韦。敏捷之变，学不失词。

淳于索绝，赵国兴师。楚优拒相，寝丘获祠。伟哉方朔，三章纪之。

## 史记卷一二七

## 列传六十七 日者列传

集解墨子曰：“墨子北之齐，遇日者。日者曰：‘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，而先生之色黑，不可以北。’墨子不听，遂北，至淄水。墨子不遂而反焉。日者曰：

我谓先生不可以北。’“然则古人占候卜筮，通谓之“日者”。墨子亦云，非但史记也。索隐案：名卜筮曰“日者”以墨，所以卜筮占候时日通名“日者”故也。

自古受命而王，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！其于周尤甚，及秦可见。

代王之入，任于卜者。太卜之起，由汉兴而有。

注 索隐案：周礼有太卜之官。此云由汉兴者，谓汉自文帝卜大横之后，其卜官更兴盛焉。

司马季主者，楚人也。卜于长安东市。

注 索隐按：云楚人而太史公不序其系，盖楚相司马子期子反后，牟姓也。

季主见列仙传。

宋忠为中大夫，贾谊为博士，同日俱出洗沐，相从论议，诵易先王圣人之道术，究箝人情，相视而叹。贾谊曰：“吾闻

古之圣人，不居朝廷，必在卜医之中。今吾已见三公九卿朝士大夫，皆可知矣。试之卜数中以观采。”二人即同舆而之市，游于卜肆中。天新雨，道少人，司马季主闲坐，弟子三四人侍，方辩天地之道，日月之运，阴阳吉凶之本。二大夫再拜谒。司马季主视其状貌，如类有知者，即礼之，使弟子延之坐。坐定，司马季主复理前语，分别天地之终始，日月星辰之纪，差次仁义之际，列吉凶之符，语数千言，莫不顺理。

注 正义汉官五日一假洗沐也。

注 索隐卜数犹术数也。音所具反。刘氏云“数，筮也”，亦通。筮必[用]易(用)大衍之数者也。

宋忠、贾谊瞿然而悟，猎纓正襟危坐，曰：“吾望先生之状，听先生之辞，小子窃观于世，未尝见也。今何居之卑，何行之污？”

注 索隐猎犹揽也。揽其冠纓而正其衣襟，谓变而自饰也。

注 索隐免坐。谓俯俛为敬。

注 索隐音乌故反。

司马季主捧腹大笑曰：“观大夫类有道术者，今何言之陋也，何辞之野也！今夫子所贤者何也？所高者谁也？今何以卑污长者？”

二君曰：“尊官厚禄，世之所高也，贤才处之。今所处非其地，故谓之卑。言不信，行不验，取不当，故谓之污。夫卜筮者，世俗之所贱简也。世皆言曰：‘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，虚高人禄命以说人志，擅言祸灾以伤人心，矫言鬼神以尽人财，厚求拜谢以私于己。’此吾之所耻，故谓之卑污也。”

注 索隐谓卜者自矜夸而庄严，说祸以诳人也。

司马季主曰：“公且安坐。公见夫被发童子乎？日月照之则行，不照则止，问之日月疵瑕吉凶，则不能理。由是观之，能知别贤与不肖者寡矣。

“贤之行也，直道以正谏，三谏不听则退。其誉人也不望其报，恶人也不顾其怨，以便国家利觴为务。故官非其任不处也，禄非其功不受也；见人不正，虽贵不敬也；见人有污，虽尊不下也；得不为喜，去不为恨；非其罪也，虽累辱而不愧也。

“今公所谓贤者，皆可为羞矣。卑疵而前，孑趋而言；相引以势，相导以利；比周宾正，以求尊誉，以受公奉；事私利，枉主法，猎农民；以官为威，以法为机，求利逆暴：譬无异于操白刃劫人者也。初试官时，倍力为巧诈，饰虚功执空文以悞主上，用居上为右；试官不让贤陈功，见伪增实，以无为有，以少为多，以求便势尊位；食饮驱驰，从姬歌儿，不顾于亲，犯法害民，虚公家：此夫为盗不操矛弧者也，攻而不用弦刃者也，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。何以为高贤才乎？”

注 索隐疵音货。

注 索隐孑音纤。纤趋犹足恭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客旅谓之宾，人求长官谓之正。”

“盗贼发不能禁，夷狄不服不能摄，奸邪起不能塞，官耗乱不能治，四时不和不能调，岁谷不孰不能适。才贤不为，是不忠也；才不贤而托官位，利上奉，妨贤者处，是窃位也；

有人者进，有财者礼，是伪也。子独不见鸱枭之与凤皇翔乎？兰芷芎藭弃于广野，蒿萧成林，使君子退而不显觴，公等是也。

注 索隐音释。适犹调也。

注 索隐奉音扶用反。

“述而不作，君子义也。今夫卜者，必法天地，象四时，顺于仁义，分策定卦，旋式正瀉，然后言天地之利害，事之成败。昔先王之定国家，必先龟策日月，而后乃敢代；正时日，乃后入家；产子必先占吉凶，后乃有之。自伏羲作八卦，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。越王句践放文王八卦以破敌国，霸天下。由是言之，卜筮有何负哉！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式音栻。”索隐按：式即栻也。旋，转也。栻之形上圆象天，下方法地，用之则转天纲加地之辰，故云旋式。瀉者，筮之状。正瀉，盖谓卜以作卦也。

注 索隐谓若卜之不祥，则式不收也。卜吉而后有，故云“有之”。

注 索隐放音方往反。

“且夫卜筮者，埽除设坐，正其冠带，然后乃言事，此有礼也。言而鬼神或以飨，忠臣以事其上，孝子以养其亲，慈父以畜其子，此有德者也。而以义置数十百钱，病者或以愈，且死或以生，患或以免，事或以成，嫁子娶妇或以养生：

此之为德，岂直数十百钱哉！此夫老子所谓‘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’。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谢少，老子之云岂异于是乎？”

“庄子曰：‘君子内无饥寒之患，外无劫夺之忧，居上而敬，居下不为害，君子之道也。’今夫卜筮者之为业也，积之无委聚，藏之不用府库，徙之不用輜车，负装之不重，止而用之无尽索之时。持不尽索之物，游于无穷之世，虽庄氏之行未能增于是也，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？天不足西北，星辰西北移；地不足东南，以海为池；日中必移，月满必亏；先王之道，乍存乍亡。公责卜者言必信，不亦惑乎！”

“公见夫谈士辩人乎？虑事定计，必是人也，然不能以一言说人主意，故言必称先王，语必道上古；虑事定计，饰先王之成功，语其败害，以恐喜人主之志，以求其欲。多言夸严，莫大于此矣。然欲强国成功，尽忠于上，非此不立。

今夫卜者，导惑教愚也。夫愚惑之人，岂能以一言而知之哉！言不厌多。

**注**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险’。”

“故骐驎不能与罢驴为驷，而凤皇不与燕雀为羣，而贤者亦不与不肖者同列。

故君子处卑隐以辟艱，自匿以辟伦，微见德顺以除羣害，以明天性，助上养下，多其功利，不求尊誉。公之等喁喁者也，何知长者之道乎！

宋忠、贾谊忽而自失，芒乎无色，怅然噤口不能言。于是摄衣而起，再拜而辞。行洋洋也，出门仅能自上车，伏轼低头，卒不能出气。

**注** 索隐芒音莫郎反。

**注** 索隐怅音畅。噤音禁。刘氏音其锦反。

居三日，宋忠见贾谊于殿门外，乃相引屏语相谓自叹曰：“道高益安，势高益危。

居赫赫之势，失身且有日矣。夫卜而有不审，不见夺糈；为人主计而不审，身无处。此相去远矣，犹天冠地屨也。此老子之所谓‘无名者万物之始’也。天地旷旷，物之熙熙，或安或危，莫知居之。我与若，何足预彼哉！彼久而愈安，虽曾氏之义未有以异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音所。” 骊案：离骚经曰“怀椒糈而要之”，王逸云“糈，精米，所以享神”。索隐糈音所。糈者，卜求神之米也。

注 索隐言卜之不中，乃不见夺其精米。若为人主计不审，则身无处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曾，一作‘庄’。”

久之，宋忠使匈奴，不至而还，抵罪。而贾谊为梁怀王傅，王堕马薨，谊不食，毒恨而死。

此务华绝根者也。

注 索隐言宋忠、贾谊皆务华而丧其身，是绝其根本也。

太史公曰：古者卜人所以不载者，多不见于篇。及至司马季主，余志而着之。

褚先生曰：臣为郎时，游观长安中，见卜筮之贤大夫，观其起居行步，坐起自动，誓正其衣冠而当乡人也，有君子之风。见性好解妇来卜，对之颜色严振，未尝见齿而笑也。从古以来，贤者避世，有居止舞泽者，有居民闲闭口不言，有隐居卜筮闲以全身者。夫司马季主者，楚贤大夫，游学长安，通易经，术黄帝、老子，博闻远见。观其对二大夫贵人之谈言，称引古明王圣人道，固非浅闻小数之能。及卜筮立名声千里者，各往往而在。传曰：“富为上，贵次之；既贵各各学一技能立其身。”黄直，大夫也；陈君夫，妇人也：以相马立名天下。

齐张仲、曲成侯以善击刺学用剑，立名天下。留长孺以相彘立名。荥阳褚氏以相牛立名。能以技能立名者甚多，皆有高世绝人之风，何可胜言。故曰：“非其地，树之不生；非其意，教之不成。”夫家之教子孙，当视其所以好，好含苟生活之道，因而成之。故曰：“制宅命子，足以观士；子有处所，可谓贤

人。”

臣为郎时，与太卜待诏为郎者同署，言曰：“孝武帝时，聚会占家问之，某日可取妇乎？五行家曰可，堪舆家曰不可，建除家曰不吉，丛辰家曰大凶，历家曰小凶，天人家曰小吉，太一家曰大吉。辩讼不决，以状闻。制曰：‘避诸死忌，以五行为主。’“人取于五行者也。

【索隐述赞】日者之名，有自来矣。吉凶占候，着于墨子。齐楚异法，书亡罕纪。后人斯继，季主独美。取免暴秦，此焉终否。

## 史记卷一二八

### 列传六十八 龟策列传

索隐龟策传有录无书，褚先生所补。其事烦芜陋略，无可取。正义史记至元成闲十篇有录无书，而褚少孙补景、武纪，将相年表，礼书、乐书、律书，三王世家，蒯成侯、日者、龟策列传。日者、龟策言辞最鄙陋，非太史公之本意也。

太史公曰：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，兴动事业，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！唐虞以上，不可记已。自三代之兴，各据祯祥。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，飞燕之卜顺故殷兴，百谷之筮吉故周王。王者决定诸疑，参以卜筮，断以蓍龟，不易之道也。

蛮夷氏羌虽无君臣之序，亦有决疑之卜。或以金石，或以草木，国不同俗。

然皆可以战伐攻击，推兵求胜，各信其神，以知来事。

**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革’。”**

略闻夏殷欲卜者，乃取蓍龟，已则弃去之，以为龟藏则不灵，蓍久则不神。至周室之卜官，常宝藏蓍龟；又其大小先后，各有所尚，要其归等耳。或以为圣王遭事无不定，决疑无不见，其设稽神求问之道者，以为后世衰微，愚不师智，人各自安，化分为百室，道散而无垠，故推归之至微，要絜于精神也。或以为昆虫之所长，圣人不能与争。其处吉凶，别然否，多中于

人。至高祖时，因秦太卜官。

天下始定，兵革未息。及孝惠享国日少，吕后女主，孝文孝景因袭掌故，未遑讲试，虽父子畴官，世世相传，其精微深妙，多所遗失。至今上即位，博开艺能之路，悉延百端之学，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，绝伦超奇者为右，无所阿私，数年之闲，太卜大集。会上欲击匈奴，西攘大宛，南收百越，卜筮至预见表象，先图其利。及猛将推锋执节，获胜于彼，而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。上尤加意，赏赐至或数千万。如丘子明之属，富溢贵宠，倾于朝廷。至以卜筮射蛊道，巫蛊时或颇中。素有鸩睡不快，因公行诛，恣意所伤，以破族灭门者，不可胜数。百僚荡恐，皆曰龟策能言。后事觉奸穷，亦诛三族。

**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攘，一作‘襄’。襄，除也。”**

夫揲策定数，灼龟观兆，变化无穷，是以择贤而用占焉，可谓圣人重事者乎！周公卜三龟，而武王有瘳。纣为暴虐，而元龟不占。晋文将定襄王之位，卜得黄帝之兆，卒受彤弓之命。献公贪骊姬之色，卜而兆有口象，其祸竟流五世。楚灵将背周室，卜而龟逆，终被干溪之败。兆应信诚于内，而时人明察见之于外，可不谓两合者哉！君子谓夫轻卜筮，无神明者，悖；背人道，信祲祥者，鬼神不得其正。

故书建稽疑，五谋而卜筮居其二，五占从其多，明有而不专之道也。

**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揲音逢。一作‘达’。”索隐按：徐广揲音逢。揲谓两手执蓍分而扞之，故云揲策。**

**注 集解左传曰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。**

**注 集解左传曰：“灵王卜，曰‘余尚得天下’，不吉。**

投龟纛天而呼曰：‘是区区者而不余畀，余必自取之。’“索隐纛音火候反。

注 索隐上音倍，下音佩。

余至江南，观其行事，问其长老，云龟千岁乃游莲叶之上，蓍百茎共一根。

又其所生，兽无虎狼，草无毒螫。江傍家人常畜龟饮食之，以为能导引致气，有益于助衰养老，岂不信哉！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莲，一作‘领’。领与莲声相近，或假借字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刘向云龟千岁而灵，蓍百年而一本生百茎。”

褚先生曰：臣以通经术，受业博士，治春秋，以高第为郎，幸得宿卫，出入宫殿中十有余年。窃好太史公传。太史公之传曰：“三王不同龟，四夷各异卜，然各以决吉凶，略窥其要，故作龟策列传。”臣往来长安中，求龟策列传不能得，故之大卜官，问掌故文学长老习事者，写取龟策卜事，编于下方。

闻古五帝、三王发动举事，必先决蓍龟。传曰：“下有伏灵，上有兔丝；

上有捣蓍，下有神龟。”所谓伏灵者，在兔丝之下，状似飞鸟之形。新雨已，天清静无风，以夜捎兔丝去之，既以枘烛此地，烛之，火灭，即记其处，以新布四丈环置之，明即掘取之，入四尺至七尺，得矣，过七尺不可得。伏灵者，千岁松根也，食之不死。闻蓍生满百茎者，其下必有神龟守之，其上常有青云覆之。传曰：“天下和平，王道得，而蓍茎长丈，其丛生满百茎。”方今世取蓍者，不能中古法度，不能得满百茎长丈者，取八十茎已上，蓍长八尺，即难得也。人民好用卦者，

取满六十茎已上，长满六尺者，既可用矣。记曰：“能得名龟者，财物归之，家必大富至千万。”一曰“北斗龟”，二曰“南辰龟”，三曰“五星龟”，四曰“八风龟”，五曰“二十八宿龟”，六曰“日月龟”，七曰“九州龟”，八曰“玉龟”：凡八名龟。龟图各有文在腹下，文云云者，此某之龟也。略记其大指，不写其图。取此龟不必满尺二寸，民人得长七八寸，可宝矣。今夫珠玉宝器，虽有所深藏，必见其光，必出其神明，其此之谓乎！故玉处于山而木润，渊生珠而岸不枯者，润泽之所加也。明月之珠出于江海，藏于蚌中，蚩龙伏之。王者得之，长有天下，四夷宾服。能得百茎蓍，并得其下龟以卜者，百言百当，足以决吉凶。

注 索隐此传即太卜所得古占龟之说也。

注 索隐捣音逐留反。按：即稠也。捣蓍即藜蓍，捣是古“稠”字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枘，笼也。盖然火而笼罩其上也。音沟。陈涉世家曰‘夜枘火’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无‘不’字。许氏说淮南以为滋润钟于明珠，致令岸枯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许氏说淮南云蚩龙，龙属也。音决。”索隐蚩虺伏之。按：

蚩当为“蛟”。虺音龙，注音决，误也。

神龟出于江水中，庐江郡常岁时生龟长尺二寸者二十枚输太卜官，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。龟千岁乃满尺二寸。王者发军行将，必钻龟庙堂之上，以决吉凶。今高庙中有龟室，藏内以为神宝。

传曰：“取前足臄骨 穿佩之，取龟置室西北隅悬之，以

入深山大林中，不惑。”

臣为郎时，见万毕石朱方，传曰：“有神龟在江南嘉林中。

嘉林者，兽无虎狼，鸟无鸣臬，草无毒螫，野火不及，斧斤不至，是为嘉林。龟在其中，常巢于芳莲之上。左胁书文曰：‘甲子重光，得我者匹夫为人君，有土正，诸侯得我为帝王。’求之于白蛇蟠杆林中者，斋戒以待，讖然，状如有人来告之，因以醮酒佗发，求之三宿而得。”由是观之，岂不伟哉！故龟可不敬与？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臠音乃毛反。臠，臂。”索隐臠音乃高反。臠，臂也。一音乃导反。

注 索隐按：万毕术中有石朱方，方中说嘉林中，故云传曰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子，一作‘于’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正，长也。为有土之官长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孤反。”

注 索隐按：林名白蛇蟠杆林，龟藏其中。杆音乌。谓白蛇尝蟠杆此林中也。

注 索隐音寤。言求龟者斋戒以待，常寤然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佗，一作‘被’。”索隐佗音徒我反。按：谓被发也。

南方老人用龟支默足，行二十余岁，老人死，移默，龟尚生不死。龟能行气导引。问者曰：“龟至神若此，然太卜官得生龟，何为辄杀取其甲乎？”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龟，畜置之，家因大富。与人议，欲遣去。人教杀之勿遣，遣之破人家。龟见梦曰：“送我水中，无杀吾也。”其家终杀之。杀之后，身死，家不利。

人民与君王者异道。人民得名龟，其状类不宜杀也。以往古故事言之，古明王圣主皆杀而用之。

宋元王时得龟，亦杀而用之。谨连其事于左方，令好事者观择其中焉。

宋元王二年，江使神龟使于河，至于泉阳，渔者豫且举网得而囚之。置之笼中。夜半，龟来见梦于宋元王曰：“我为江使于河，而幕网当吾路。泉阳豫且得我，我不能去。身在患中，莫可告语。王有德义，故来告诉。”元王惕然而悟。乃召博士卫平而问之曰：“今寡人梦见一丈夫，延颈而长头，衣玄绣之衣而乘辎车，来见梦于寡人曰：‘我为江使于河，而幕网当吾路。泉阳豫且得我，我不能去。身在患中，莫可告语。王有德义，故来告诉。’是何物也？”卫平乃援式而起，仰天而视月之光，观斗所指，定日处乡。规矩为辅，副以权衡。四维已定，八卦相望。视其吉凶，介虫先见。乃对元王曰：“今昔壬子，宿在牵牛。河水大会，鬼神相谋。汉正南北，江河固期，南风新至，江使先来。白云壅汉，万物尽留。斗柄指日，使者当囚。玄服而乘辎车，其名为龟。

王急使人问而求之。”王曰：“善。”

注 索隐下音子余切。泉阳人，网元龟者。

注 索隐宋元君之臣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式音士。”

注 索隐今昔犹昨夜也。以今日言之，谓昨夜为今昔。

注 正义汉，天河。

于是王乃使人驰而往问泉阳令曰：“渔者几何家？名谁为豫且？豫且得龟，见梦于王，王故使我求之。”泉阳令乃使吏案籍视图，水上渔者五十五家，上流之庐，名为豫且。泉阳令

曰：“诺。”乃与使者驰而问豫且曰：“今昔汝渔何得？”  
豫且曰：“夜半时举网得龟。”使者曰：“今龟安在？”  
曰：“在笼中。”使者曰：“王知子得龟，故使我求之。”豫且  
曰：“诺。”即系龟而出之笼中，献使者。

### 注 集解庄子曰得白龟圆五尺。

使者载行，出于泉阳之门。正昼不见，风雨晦冥。云盖其上，五采青黄；雷雨并起，风将而行。入于端门，见于东箱。身如流水，润泽有光。望见元王，延颈而前，三步而止，缩颈而却，复其故处。元王见而怪之，问卫平曰：“龟见寡人，延颈而前，以何望也？缩颈而复，是何当也？”卫平对曰：“龟在患中，而终昔囚，王有德义，使人活之。今延颈而前，以当谢也，缩颈而却，欲亟去也。”

元王曰：“善哉！神至如此乎，不可久留；趣驾送龟，勿令失期。”

卫平对曰：“龟者是天下之宝也，先得此龟者为天子，且十言十当，十战十胜。”

生于深渊，长于黄土。知天之道，明于上古。游三千岁，不出其域。安平静正，动不用力。寿蔽天地，莫知其极。与物变化，四时变色。居而自匿，伏而不食。

春仓夏黄，秋白冬黑。明于阴阳，审于刑德。先知利害，察于祸福，以言而当，以战而胜，王能宝之，诸侯尽服。王勿遣也，以安社稷。”

元王曰：“龟甚神灵，降于上天，陷于深渊。在患难中。以我为贤。德厚而忠信，故来告寡人。寡人若不遣也，是渔者也。渔者利其肉，寡人贪其力，下为不仁，上为无德。君臣无礼，何从有福？寡人不忍，柰何勿遣！”

卫平对曰：“不然。臣闻盛德不报，重寄不归；天与不受，天夺之宝。今龟周流天下，还复其所，上至苍天，下薄泥涂。还简九州，未尝愧辱，无所稽留。今至泉阳，渔者辱而囚之。王虽遣之，江河必怒，务求报仇。自以为侵，因神与谋。淫雨不霁，水不可治。若为枯旱，风而扬埃，蝗虫暴生，百姓失时。王行仁义，其罚必来。此无佗故，其崇在龟。后虽悔之，岂有及哉！王勿遣也。”

元王慨然而叹曰：“夫逆人之使，绝人之谋，是不暴乎？取人之有，以自为宝，是不强乎？寡人闻之，暴得者必暴亡，强取者必后无功。桀纣暴强，身死国亡。”

今我听子，是无仁义之名而有暴强之道。江河为汤武，我为桀纣。未见其利，恐离其咎。寡人狐疑，安事此宝，趣驾送龟，勿令久留。”

卫平对曰：“不然，王其无患。天地之闲，累石为山。高而不坏，地得为安。故云物或危而顾安，或轻而不可迁；人或忠信而不如诞谩，或丑恶而宜大官，或美好佳丽而为觶人患。非神圣人，莫能尽言。春秋冬夏，或暑或寒。寒暑不和，贼气相奸。同岁异节，其时使然。故令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。或为仁义，或为暴强。暴强有乡，仁义有时。万物尽然，不可胜治。大王听臣，臣请悉言之。天出五色，以辨白黑。地生五谷，以知善恶。人民莫知辨也，与禽兽相若。”

谷居而穴处，不知田作。天下祸乱，阴阳相错。筐筐疾疾，通而不相择。

妖彘数见，传为单薄。圣人别其生，使无相获。禽兽有牝牡，置之山原；

鸟有雌雄，布之林泽；有介之虫，置之溪谷。故牧人民，为之城郭，内经闾术，外为阡陌。夫妻男女，赋之田宅，列其

室屋。为之图籍，别其名族。立官置吏，劝以爵禄。衣以桑麻，养以五谷。耕之耰之，鉏之耨之。口得所嗜，目得所美，身受其利。以是观之，非强不至。故曰田者不强，囷仓不盈；商贾不强，不得其赢；妇女不强，布帛不精；官御不强，其势不成；大将不强，卒不使令；侯王不强，没世无名。故云强者，事之始也，分之理也，物之纪也。

所求于强，无不有也。王以为不然，王独不闻玉楛只雉，出于昆山；明月之珠，出于四海；镌石拌蚌，传卖于市；圣人得之，以为大宝。大宝所在，乃为天子。今王自以为暴，不如拌蚌于海也；

自以为强，不过镌石于昆山也。取者无咎，宝者无患。今龟使来抵网，而遭渔者得之，见梦自言，是国之宝也，王何忧焉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诞，一作‘詵’，音吐和反。”索隐诞，田烂反；谩音漫，一音并如字。詵音吐禾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病’。”

注 正义说文云“衣服鸕谣草木之怪谓之妖，禽兽虫蝗之怪谓之𩚑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音忧。”正义耰，覆种也。说文云：“耰，摩田器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耨，除草也。”

注 正义说文云：“圆者谓之囷，方者谓之廩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只，一作‘双’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镌音子旋反。拌音判。”索隐拌音判。判，割也。

元王曰：“不然。寡人闻之，谏者福也，谀者贼也。人主

听谗，是愚惑也。虽然，祸不妄至，福不徒来。天地合气，以生百财。阴阳有分，不离四时，十有二月，日至为期。圣人彻焉，身乃无灾。明王用之，人莫敢欺。故云福之至也，人自生之；祸之至也，人自成之。祸与福同，刑与德双。圣人察之，以知吉凶。桀纣之时，与天争功，拥遏鬼神，使不得通。是固已无道矣，谗臣有觴。桀有谗臣，名曰赵梁。教为无道，劝以贪狼。系汤夏台，杀关龙逢。左右恐死，偷谗于傍。国危于累卵，皆曰无伤。称乐万岁，或曰未央。蔽其耳目，与之诈狂。汤卒伐桀，身死国亡。听其谗臣，身独受殃。

春秋着之，至今不忘。纣有谗臣，名为左强。夸而目巧，教为象郎。将至于天，又有玉默。犀玉之器，象箸而羹。圣人剖其心，壮士斩其脰。箕子恐死，被发佯狂。杀周太子历，囚文王昌。投之石室，将以昔至明。

阴兢活之，与之俱亡。入于周地，得太公望。兴卒聚兵，与纣相攻。文王病死，载尸以行。太子发代将，号为武王。战于牧野，破之华山之阳。纣不胜败而还走，围之象郎。自杀宣室，身死不葬。头悬车轡，四马曳行。寡人念其如此，肠如涓汤。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贵至天子，然而大傲。欲无馱时，举事而喜高，贪很而骄。不用忠信，听其谗臣，而为天下笑。今寡人之邦，居诸侯之闲，曾不如秋毫。举事不当，又安亡逃！”

注 集解礼记曰：“目巧之室。”郑玄曰：“但用目巧善意作室，不由法度。”

许慎曰：“象牙郎。”

注 索隐箸音持虑反，则箸是鯁，为与羹连，则或非箸，樽也。记曰“羹之有菜者用挾”。挾者，箸也。

注 集解脰音衡，髀胫也。索隐劭音衡，即髀胫。

注 索隐按：“杀周太子历”文在“囚文王昌”之上，则近是季历。季历不被纣诛，则其言近妄，无容周更别有太子名历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兢，一作‘竟’。”索隐阴，姓；兢，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天子之居，名曰宣室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涓音馆。一作‘沸’。”索隐上音馆。涓，沸也。

卫平对曰：“不然。河虽神贤，不如昆仑之山；江之源理，不如四海，而人尚夺取其宝，诸侯争之，兵革为起。小国见亡，大国危殆，杀人父兄，虏人妻子，残国灭庙，以争此宝。战攻分争，是暴强也。故云取之以暴强而治以文理，无逆四时，必亲贤士；与阴阳化，鬼神为使；通于天地，与之为友。诸侯宾服，民觐殷喜。邦家安宁，与世更始。汤武行之，乃取天子；春秋着之，以为经纪。

王不自称汤武，而自比桀纣。桀纣为暴强也，固以为常。桀为瓦室，纣为象郎。征丝灼之，务以费(民)[氓]。赋敛无度，杀戮无方。杀人六畜，以韦为囊。囊盛其血，与人县而射之，与天帝争强。逆乱四时，先百鬼尝。谏者辄死，谀者在傍。圣人伏匿，百姓莫行。天数枯旱，国多妖祥。螟虫岁生，五谷不成。民不安其处，鬼神不享。飘风日起，正昼晦冥。日月并蚀，灭息无光。列星奔乱，皆绝纪纲。以是观之，安得久长！虽无汤武，时固当亡。故汤伐桀，武王克纣，其时使然。乃为天子，子孙续世；终身无咎，后世称之，至今不已。是皆当时而行，见事而强，乃能成其帝王。今龟，大宝也，为圣人使，传之贤(士)[王]。不用手足，雷电将之；风雨送之，流水行之。侯王有德，乃得当之。今王有德而当此宝，恐不敢受；

王若遣之，宋必有咎。后虽悔之，亦无及已。”

注 集解世本曰：“昆吾作陶。”张华博物记亦云“桀作瓦”。盖是昆吾为桀作也。

注 索隐按：灼谓燔也。烧丝以当薪，务费人也。

元王大悦而喜。于是元王向日而谢，再拜而受。择日斋戒，甲乙最良。乃刑白雉，及与骊羊；以血灌龟，于坛中央。以刀剥之，身全不伤。脯酒礼之，横其腹肠。荆支卜之，必制其创。理达于理，文相错迎。使工占之，所言尽当。邦福重宝，闻于傍乡。杀牛取革，被郑之桐。草木毕分，化为甲兵。战胜攻取，莫如元王。元王之时，卫平相宋，宋国最强，龟之力也。

注 索隐盖欲神之以谢天也。天之质闇，日者天之光明，着见者莫过也。

注 正义音疮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福音副，藏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牛革桐为鼓也。”索隐徐氏云：“牛革桐为鼓。”

故云神至能见梦于元王，而不能自出渔者之笼。身能十言尽当，不能通使于河，还报于江，贤能令人战胜攻取，不能自解于刀锋，免剥刺之患。圣能先知亟见，而不能令卫平无言。言事百全，至身而挛；当时不利，又焉事贤！贤者有恒常，士有适然。是故明有所不见，听有所不闻；人虽贤，不能左画方，右画圆；日月之明，而时蔽于浮云。羿名善射，不如雄渠、穹门；禹名为辩智，而不能胜鬼神。地柱折，天故毋椽，又柰何责人于全？孔子闻之曰：“神龟知吉凶，而骨直空枯。日

为德而君于天下，辱于三足之乌。月为刑而相佐，见食于虾蟆。猬辱于鹊，腾蛇之神而殆于即且。竹外有节理，中直空虚；松柏为百木长，而守门闾。日辰不全，故有孤虚。黄金有疵，白玉有瑕。事有所疾，亦有所徐。物有所拘，亦有所据。罔有所数，亦有所疏。人有所贵，亦有所不如。何可而适乎？物安可全乎？天尚不全，故世为屋，不成三瓦而陈之，以应之天。天下有阶，物不全乃生也。”

注 集解新序曰：“楚雄渠子夜行，见伏石当道，以为虎而射之，应弦没羽。”

淮南子曰：“射者重以逢门子之巧。”刘歆七略有穹门射法也。

注 正义凡龟其骨空中而枯也。直，语发声也，今河东亦然。

注 集解郭璞曰：“猬能制虎，见鹊仰地。”淮南万毕曰：“鹊令猬反腹者，猬憎其意而心恶之也。”

注 集解郭璞曰：“腾蛇，龙属也。螂蛆，似蝗，大腹，食蛇脑也。”正义即，津日反。且，则余反。即吴公也，状如蚰蜒而大，黑色。

注 集解甲乙谓之曰，子丑谓之辰。六甲孤虚法：甲子旬中无戌亥，戌亥即为孤，辰巳即为虚。甲戌旬中无申酉，申酉为孤，寅卯即为虚。甲申旬中无午未，午未为孤，子丑即为虚。甲午旬中无辰巳，辰巳为孤，戌亥即为虚。甲辰旬中无寅卯，寅卯为孤，申酉即为虚。

甲寅旬中无子丑，子丑为孤，午未即为虚。刘歆七略有风后孤虚二十卷。正义按：岁月日时孤虚，并得上法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云为屋成，欠三瓦而栋之也。”索

隐刘氏云：“陈犹居也。”注作“栋”，音都贡反。正义言为屋不成，欠三瓦以应天，犹陈列而居之。

注 正义言万物及日月天地皆不能全，喻龟之不全也。

褚先生曰：渔者举网而得神龟，龟自见梦宋元王，元王召博士卫平告以梦龟状，平运式，定日月，分衡度，视吉凶，占龟与物色同，平谏王留神龟以为国重宝，美矣。古者筮必称龟者，以其令名，所从来久矣。余述而为传。

三月二月正月 十二月十一月中关内高外下 四月首仰  
足开胗开 首俛大 五月横吉首俛大 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

注 正义言正月、二月、三月右转周环终十二月者，日月之龟，腹下十二黑点为十二月，若二十八宿龟也。

注 正义此等下至“首俛大”者，皆卜兆之状也。

注 索隐音鱼两反。正义谓兆首仰起。

注 索隐音琴。胗谓兆足敛也。

注 索隐俛音免，兆首伏也。

注 正义俛音免，谓兆首伏而大。

卜禁曰：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杀龟。日中如食已卜。暮昏龟之微也，不可以卜。庚辛可以杀，及以钻之。常以月旦祓龟，先以清水澡之，以卵祓之，乃持龟而遂之，若常以为祖。

人若已卜不中，皆祓之以卵，东向立，灼以荆若刚木，土卵指之者三，持龟以卵周环之，祝曰：“今日吉，谨以梁卵煇黄 祓去玉灵之不祥。”玉灵必信以诚，知万事之情，辩兆皆可占。不信不诚，则烧玉灵，扬其灰，以征后龟。其卜必北向，龟甲必尺二寸。

注 索隐微音叫。谓微绕不明也。

注 索隐上音废，又音拂。拂洗之以水，鸡卵摩之而。

注 正义以常月朝清水洗之，以鸡卵摩而祝之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视’。”索隐祖，法也。言以为常法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十一’。”索隐按：古之灼龟，取生荆枝及生坚木烧之，斩断以灼龟。按：“土”字合依刘氏说当连下句。

注 正义言卜不中，以土为卵，三度指之，三周绕之，用厌不祥也。

注 索隐梁，米也。卵，鸡子也。煇，灼龟木也，音“次第”之“第”。言烧荆枝更递而灼，故有煇名。一音梯，言灼之以渐，如有阶梯也。黄者，以黄绢裹梁卵以祓龟也。必以黄者，中之色，主土而信，故用鸡也。正义煇音题。煇，焦也。言以梁米鸡卵祓去龟之不祥，令灼之不焦不黄。若色焦及黄，卜之不中也。

卜先以造 灼钻，钻中已，又灼龟首，各三；又复灼所钻中曰正身，灼首曰正足，各三。即以造三周龟，祝曰：“假之玉灵夫子。夫子玉灵，荆灼而心，令而先知。而上行于天，下行于渊，诸灵数导，莫如汝信。今日良日，行一良贞。某欲卜某，即得而喜，不得而悔。即得，发乡我身长大，首足收人皆上偶。不得，发乡我身挫折，中外不相应，首足灭去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音醪也。”索隐造音醪，造谓烧荆之处。(荆若木)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止’。”

注 索隐尊神龟而为之作号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音策。”索隐数拈。数，所具反；拈音近策，或拈是策之别名。此卜筮之书，其字亦无可核，皆放

此。

**注** 集解徐广曰：“行，一作‘身’。”

灵龟卜祝曰：“假之灵龟，五巫五灵，不如神龟之灵，知人死，知人生。某身良贞，某欲求某物。即得也，头见足发，内外相应；即不得也，头仰足胗，内外自垂。可得占。”

卜占病者祝曰：“今某病困。死，首上开，内外交骇，身节折；不死，首仰足胗。”

卜病者崇曰：“今病有崇无呈，无崇有呈。兆有中崇有内，外崇有外。”卜系者出不出。不出，横吉安；若出，足开首仰有外。卜求财物，其所当得。得，首仰足开，内外相应；即不得，呈兆首仰足胗。

卜有卖若买臣妾马牛。得之，首仰足开，内外相应；不得，首仰足胗，呈兆若横吉安。

卜击盗聚若干人，在某所，今某将卒若干人，往击之。当胜，首仰足开身正，内自桥，外下；不胜，足胗首仰，身首内下外高。

**注**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简’。”

卜求当行不行。行，首足开；不行，足胗首仰，若横吉安，安不行。卜往击盗，当见不见。见，首仰足胗有外；不见，足开首仰。卜往候盗，见不见。见，首仰足胗，胗胜有外；不见，足开首仰。卜闻盗来不来。来，外高内下，足胗首仰；不来，足开首仰，若横吉安，期之自次。卜迁徙去官不去。去，足开有胗外首仰；不去，自去，即足胗，呈兆若横吉安。卜居官尚吉不。吉，呈兆身正，若横吉安；不吉，身节折，首仰足开。

卜居室家吉不吉。吉，呈兆身正，若横吉安；不吉，身节折，首仰足开。卜岁中禾稼孰不孰。孰，首仰足开，内外自桥

外自垂；不孰，足胗首仰有外。卜岁中民疫不疫。疫，首仰足胗，身节有强外；不疫，身正首仰足开。卜岁中有兵无兵。无兵，呈兆若横吉安；有兵，首仰足开，身作外强情。

卜见贵人吉不吉。吉，足开首仰，身正，内自桥；不吉，首仰，身节折，足胗有外，若无渔。

卜请谒于人得不得。得，首仰足开，内自桥；不得，首仰足胗有外。卜追亡人当得不得。得，首仰足胗，内外相应；不得，首仰足开，若横吉安。卜渔猎得不得。得，首仰足开，内外相应；不得，足胗首仰，若横吉安。卜行遇盗不遇。

遇，首仰足开，身节折，外高内下；不遇，呈兆。卜天雨不雨。雨，首仰有外，外高内下；不雨，首仰足开，若横吉安。卜天雨霁不霁。霁，呈兆足开首仰；

不霁，横吉。

命曰横吉安。以占病，病甚者一日不死；不甚者卜日瘳，不死。系者重罪不出，轻罪环出；过一日不出，久毋伤也。求财物买臣妾马牛，一日环得；过一日不得。

(不得)行者不行。来者环至；过食时不至，不来。击盗不行，行不遇；闻盗不来。徙官不徙。居官家室皆吉。岁稼不孰。民疾疫无疾。岁中无兵。见人行，不行不喜。请谒人不行不得。追亡人渔猎不得。行不遇盗。雨不雨。霁不霁。

命曰呈兆。病者不死。系者出。行者行。来者来。市买得。追亡人得，过一日不得。问行者不到。

命曰柱彻。卜病不死。系者出。行者行。来者来。(而)市买不得。忧者毋忧。

追亡人不得。

命曰首仰足胗有内无外。占病，病甚不死。系者解。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。

行者闻言不行。来者不来。闻盗不来。闻言不至。徒官闻言不徙。居官有忧。

居家多灾。岁稼中孰。民疾疫多病。岁中有兵，闻言不开。见贵人吉。请谒不行，行不得善言。追亡人不得。渔猎不得。行不遇盗。雨不雨甚。霁不霁。故其莫字皆为首备。问之曰，备者仰也，故定以为仰。此私记也。

命曰首仰足盼有内无外。占病，病甚不死。系者不出。求财买臣妾不得。行者不行。来者不来。击盗不见。闻盗来，内自惊，不来。徙官不徙。居官家室吉。

岁稼不孰。民疾疫有病甚。岁中无兵。见贵人吉。请谒追亡人不得。亡财物，财物不出得。渔猎不得。行不遇盗。雨不雨。霁不霁。凶。

命曰呈兆首仰足盼。以占病，不死。系者未出。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。行不行。来不来。击盗不相见。闻盗来不来。徙官不徙。居官久多忧。居家室不吉。

岁稼不孰。民病疫。岁中毋兵。见贵人不吉。请谒不得。渔猎得少。行不遇盗。

雨不雨。霁不霁。不吉。

命曰呈兆首仰足开。以占病，病笃死。系囚出。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。行者行。来者来。击盗不见盗。闻盗来不来。徙官徙。居官不久。居家室不吉。岁稼不孰。民疾疫有而少。岁中毋兵。见贵人不见吉。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。行遇盗。雨不雨。霁小吉。

命曰首仰足盼。以占病，不死。系者久，毋伤也。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。行者不行。击盗不行。来者来。闻盗来。徙官闻言不徙。居家室不吉。岁稼不孰。

民疾疫少。岁中毋兵。见贵人得见。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。

行遇盗。雨不雨。

霁不霁。吉。

命曰首仰足开有内。以占病者，死。系者出。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。行者行。

来者来。击盗行不见盗。闻盗来不来。徙官徙。居官不久。居家室不吉。岁孰。

民疾疫有而少。岁中毋兵。见贵人不吉。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。行不遇盗。雨霁。

霁小吉，不霁吉。

命曰横吉内外自桥。以占病，卜日毋瘳死。系者毋罪出。求财物买臣妾马牛得。

行者行。来者来。击盗合交等。闻盗来来。徙官徙。居家室吉。岁孰。民疫无疾。岁中无兵。见贵人请谒追亡人渔猎得。行遇盗。雨霁，雨霁大吉。

命曰横吉内外自吉。以占病，病者死。系不出。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追亡人渔猎不得。行者不来。击盗不相见。闻盗不来。徙官徙。居官有忧。居家室见贵人请谒不吉。岁稼不孰。民疾疫。岁中无兵。行不遇盗。雨不雨。霁不霁。不吉。

命曰渔人。以占病者，病者甚，不死。系者出。求财物买臣妾马牛击盗请谒追亡人渔猎得。行者行来。闻盗来不来。徙官不徙。居家室吉。岁稼不孰。民疾疫。岁中毋兵。见贵人吉。行不遇盗。雨不雨。霁不霁。吉。

命曰首仰足胛内高外下。以占病，病者甚，不死。系者不出。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追亡人渔猎得。行不行。来者来。击盗胜。徙官不徙。居官有忧，无伤也。

居家室多忧病。岁大孰。民疾疫。岁中有兵不至。见贵人请谒不吉。行遇盗。

雨不雨。霁不霁。吉。

命曰横吉上有仰下有柱。病久不死。系者不出。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追亡人渔猎不得。行不行。来不来。击盗不行，行不见。闻盗来不来。徙官不徙。居家室见贵人吉。岁大孰。民疾疫。岁中毋兵。行不遇盗。雨不雨。霁不霁。大吉。

命曰横吉榆仰。以占病，不死。系者不出。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至不得。行不行。

来不来。击盗不行，行不见。闻盗来不来。徙官不徙。居官家室见贵人吉。岁孰。岁中有疾疫，毋兵。请谒追亡人不得。渔猎至不得。行不得。行不遇盗。

雨霁不霁。小吉。

命曰横吉下有柱。以占病，病甚不环有瘳无死。系者出。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。行来不来。击盗不合。闻盗来来。徙官居官吉，不久。居家室不吉。岁不孰。民毋疾疫。岁中毋兵。见贵人吉。行不遇盗。雨不雨。霁。

小吉。

命曰载所。以占病，环有瘳无死。系者出。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得。行者行。来者来。击盗相见不相合。闻盗来来。徙官徙。居家室忧。见贵人吉。岁孰。民毋疾疫。岁中毋兵。行不遇盗。雨不雨。霁霁。吉。

命曰根格。以占病者，不死。系久毋伤。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。行不行。来不来。击盗盗行不合。闻盗不来。徙官不徙。居家室吉。岁稼中。

民疾疫无死。见贵人不得见。行不遇盗。雨不雨。不吉。

命曰首仰足盼外高内下。卜有忧，无伤也。行者不来。病久死。求财物不得。

见贵人者吉。

命曰外高内下。卜病不死，有祟。(而)市买不得。居官家室不吉。行者不行。

来者不来。系者久毋伤。吉。

命曰头见足发有内外相应。以占病者，起。系者出。行者行。来者来。求财物得。吉。

命曰呈兆首仰足开。以占病，病甚死。系者出，有忧。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。行(行)不行。来不来。击盗不合。闻盗来来。徙官居官家室不吉。岁恶。民疾疫无死。岁中毋兵。见贵人不吉。行不遇盗。雨不雨。霁。

不吉。

命曰呈兆首仰足开外高内下。以占病，不死，有外祟。系者出，有忧。求财物买臣妾马牛，相见不会。行行。来闻言不来。击盗胜。闻盗来不来。徙官居官家室见贵人不吉。岁中。民疾疫有兵。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。闻盗遇盗。雨不雨。霁。凶。

命曰首仰足胛身折内外相应。以占病，病甚不死。系者久不出。求财物买臣妾马牛渔猎不得。行不行。来不来。击盗有用胜。闻盗来来。徙官不徙。居官家室不吉。

岁不孰。民疾疫。岁中。有兵不至。见贵人喜。请谒追亡人不得。遇盗凶。

命曰内格外垂。行者不行。来者不来。病者死。系者不出。求财物不得。见人不见。大吉。

命曰横吉内外相应自桥榆仰上柱(上柱足)足胛。以占病，病甚不死。系久，不抵罪。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。行不行。来不来。居官家室见贵人吉。徙官不徙。岁不大孰。民疾疫有兵。有兵不会。行遇盗。闻言不见。

雨不雨。霁霁。大吉。

命曰头仰足胛内外自垂。卜忧病者甚，不死。居官不得居。行者行。来者不来。

求财物不得。求人不得。吉。

命曰横吉下有柱。卜来者来。卜日即不至，未来。卜病者过一日毋瘳死。行者不行。求财物不得。系者出。

命曰横吉内外自举。以占病者，久不死。系者久不出。求财物得而少。行者不行。来者不来。见贵人见。吉。

命曰内高外下疾轻足发。求财物不得。行者行。病者有瘳。系者不出。来者来。

见贵人不见。吉。

命曰外格。求财物不得。行者不行。来者不来。系者不出。不吉。病者死。求财物不得。见贵人见。吉。

命曰内自举外来正足发。[行]者行。来者来。求财物得，病者久不死。系者不出。见贵人见。吉。

此横吉上柱外内(内)自举足胛。以卜有求得。病不死。系者毋伤，未出。行不行。来不来。见人不见。百事尽吉。

此横吉上柱外内自举柱足以作。以卜有求得。病死环起。系留毋伤，环出。行不行。来不来。见人不见。百事吉。可以举兵。

此挺诈有外。以卜有求不得。病不死，数起。系祸罪。闻言毋伤。行不行。来不来。

此挺诈有内。以卜有求不得。病不死，数起。系留祸罪无伤出。行不行。来者不来。见人不见。

此挺诈内外自举。以卜有求得。病不死。系毋罪。行行。来来。田贾市渔猎尽喜。

此狐咤。以卜有求不得。病死，难起。系留毋罪难出。可居宅。可娶妇嫁女。

行不行。来不来。见人不见。有忧不忧。

此狐彻。以卜有求不得。病者死。系留有抵罪。行不行。来不来。见人不见。

言语定。百事尽不吉。

此首俯足胗身节折。以卜有求不得。病者死。系留有罪。望行者不来。行行。

来不来。见人不见。

此挺内外自垂。以卜有求不晦。病不死，难起。系留毋罪，难出。行不行。来不来。见人不见。不吉。

此横吉榆仰首俯。以卜有求难得。病难起，不死。系难出，毋伤也。可居家室，以娶妇嫁女。

此横吉上柱载正身节折内外自举。以卜病者，卜日不死，其一日乃死。

此横吉上柱足胗内自举外自垂。以卜病者，卜日不死，其一日乃死。

(为人病)首俯足胗有外无内。病者占龟未已，急死。卜轻失大，一日不死。

首仰足胗。以卜有求不得。以系有罪。人言语恐之毋伤。行不行。见人不见。

大论曰：外者人也，内者自我也；外者女也，内者男也。首俛者忧。大者身也，小者枝也。大法，病者，足胗者生，足开者死。行者，足开至，足胗者不至。行者，足胗不行，足开行。有求，足开得，足胗者不得。系者，足胗不出，开出。其卜病也，足开而死者，内高而外下也。

注 索隐按：褚先生所取太卜杂占卦体及命兆之辞，义芜，辞重沓，殆无足采，凡此六十七条别是也。

【索隐述赞】三王异龟，五帝殊卜。或长或短，若瓦若玉。其记已亡，其繇后续。江使触网，见留宋国。神能托梦，不卫其足。

## 史记卷一二九

### 列传六十九 货殖列传

索隐论语云：“赐不受命而货殖焉。”广雅云：“殖，立也。”孔安国注尚书云：

“殖，生也。生资货财利。”

老子曰：“至治之极，邻国相望，鸡狗之声相闻，民各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俗，乐其业，至老死不相往来。”必用此为务，挽近世涂民耳目，则几无行矣。

注 正义音亡。

注 索隐挽音晚，古字通用。

太史公曰：夫神农以前，吾不知已。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，耳目欲极声色之好，口欲穷刍豢之味，身安逸乐，而心夸矜执能之荣使。俗之渐民久矣，虽户说以眇论，终不能化。故善者因之，其次利道之，其次教诲之，其次整齐之，最下者与之争。

注 索隐上音妙，下如字。

夫山西饶材、竹、谷、纆、旄、玉石；山东多鱼、盐、漆、丝、声色；江南出鍼、梓、姜、桂、金、锡、连、丹沙、犀、樿瑁、珠玑、齿革；龙门、碣石 北多马、牛、羊、

旃裘、筋角；铜、铁则千里往往山出瀉置：此其大较也。皆中国人民所喜好，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。故待农而食之，虞而出之，工而成之，商而通之。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？人各任其能，竭其力，以得所欲。故物贱之征贵，贵之征贱，各劝其业，乐其事，若水之趋下，日夜无休时，不召而自来，不求而民出之。岂非道之所符，而自然之验邪？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纆属，可以为布。”索隐上音谷，又音雒。谷，木名，皮可为纸。纆，山中纆，可以为布，音卢。纆音佗，今山闲野纆，亦作“苳”。

注 索隐南子二音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音莲，铅之未炼者。”索隐下音莲。

注 正义龙门山在绛州龙门县。碣石山在平州卢龙县。

注 索隐言如置瀉子，往往有之。正义言出铜铁之山方千里，如围瀉之置也。

管子云：“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，出铁之山三千六百有九。山上有赭，其下有铁。山上有铅，其下有银。山上有银，其下有丹。山上有磁石，其下有金也。”

注 索隐音角。大较犹大略也。

注 索隐征者，求也。谓此处物贱，求彼贵卖之。

注 索隐道之符。符谓合于道也。

周书曰：“农不出则乏其食，工不出则乏其事，商不出则三宝绝，虞不出则财匱少。”财匱少而山泽不辟矣。此四者，民所衣食之原也。原大则饶，原小则鲜。上则富国，下则富家。贫富之道，莫之夺予，而巧者有余，拙者不足。故太公望封于营丘，地舄鹵，人民寡，于是太公劝其女功，极技巧，通鱼盐，则人物归之，襁至而辐凑。故齐冠带衣履天下，海岱之

闲敛袂而往朝焉。其后齐中衰，管子修之，设轻重九府，则桓公以霸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；而管氏亦有三归，位在陪臣，富于列国之君。是以齐富强至于威、宣也。

注 索隐下音辟。辟，开也，通也。

注 索隐音与。言贫富自由，无予夺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𠵽音昔。𠵽鹵，咸地也。”

注 索隐言齐既富饶，能冠带天下，丰厚被于他邦，故海岱之闲敛躄而朝齐，言趋利者也。

注 正义管子云“轻重”谓钱也。夫治民有轻重之法，周有大府、玉府、内府、外府、泉府、天府、职内、职金、职币，皆掌财币之官，故云九府也。

故曰：“仓廩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”礼生于有而废于无。故君子富，好行其德；小人富，以适其力。渊深而鱼生之，山深而兽往之，人富而仁义附焉。富者得势益彰，失势则客无所之，以而不乐。夷狄益甚。谚曰：“千金之子，不死于市。”此非空言也。故曰：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壤壤，皆为利往。”夫千乘之王，万家之侯，百室之君，尚犹患贫，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！

昔者越王句践困于会稽之上，乃用范蠡、计然。计然曰：“知斗则修备，时用则知物，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。故岁在金，穰；水，毁；木，饥；火，旱。旱则资舟，水则资车，物之理也。六岁穰，六岁旱，十二岁一大饥。夫粢，二十病农，九十病末。末病则财不出，农病则草不辟矣。上不过八十，下不减三十，则农末俱利，平粢齐物，关市不乏，治国之道也。积着之理，务完物，无息币。以物相贸易，腐败而食之货勿留，无敢居贵。论其有余不足，则知贵贱。贵

上极则反贱，贱下极则反贵。贵出如粪土，贱取如珠玉。财币欲其行如流水。”修之十年，国富，厚赂战士，士赴矢石，如渴得饮，遂报强吴，观兵中国，称号“五霸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计然者，范蠡之师也，名研，故谚曰‘研、桑心算’。”

骊案：范子曰“计然者，葵丘濮上人，姓辛氏，字文子，其先晋国亡公子也。

尝南游于越，范蠡师事之。”索隐计然，韦昭云范蠡师也。蔡谟云蠡所著书名“计然”，盖非也。徐广亦以为范蠡之师，名研，所谓“研、桑心计”也。范子曰“计然者，葵丘濮上人，姓辛氏，字文，其先晋之公子。南游越，范蠡事之”。吴越春秋谓之“计倪”。汉书古今人表计然列在第四，则“倪”之与“研”是一人，声相近而相乱耳。

注 索隐时用知物。案：言知时所用之物。

注 索隐五行不说土者，土，穰也。

注 索隐国语大夫种曰“贾人旱资舟，水资车以待”也。

注 索隐言米贱则农夫病也。若米斗直九十，则商贾病，故云“病末”。末谓逐末，即商贾也。

注 索隐音张吕反。

注 索隐毋息弊。久停息货物则无利。

注 索隐夫物极贵必贱，极贱必贵。贵出如粪土者，既极贵后，恐其必贱，故乘时出之如粪土。贱取如珠玉者，既极贱后，恐其必贵，故乘时取之如珠玉。

此所以为货殖也。元注恐错。

范蠡既雪会稽之耻，乃喟然而叹曰：“计然之策七，越用其五而得意。既已施于国，吾欲用之家。”乃乘扁舟，浮于江

湖， 变名易姓，适齐为鸱夷子皮， 之陶 为朱公。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，诸侯四通，货物所交易也。乃治产积居。与时逐 而不责于人。 故善治生者，能择人而任时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，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。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。后年衰老而听子孙，子孙修业而息之，遂至巨万。 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特舟也。”索隐扁音篇，又音符殄反。服虔云：“特舟也。”国语云：“范蠡乘轻舟。”

注 正义国语云句践灭吴，反至五湖，范蠡辞于王曰：“君王勉之，臣不复入国矣。”遂乘轻舟，以浮于五湖，莫知其所终极。

注 索隐大颜曰：“若盛酒者鸱夷也，用之则多所容纳，不用则可卷而怀之，不忤于物也。”案：韩子云“鸱夷子皮事田成子，成子去齐之燕，子皮乃从之”也。盖范蠡也。

注 索隐服虔云：“今定陶也。”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即陶山，在齐州平(阳)[陵]县东三十五里陶山之阳也。今南五里犹有朱公顷。”又云：“曹州济阳县东南三里有陶朱公顷，又云在南郡华容县西，未详也。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逐时而居货。”索隐韦昭云：“随时逐利也。”

注 索隐案：谓择人而与人不负之，故云不责于人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万万也。”

子赣既学于仲尼，退而仕于卫，废着 鬻财于曹、鲁之闲，七十子之徒，赐最为饶益。原宪不厌糟啜， 匿于穷巷。子贡结驷连骑，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，所至，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。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，子贡先后之也。

此所谓得孰而益彰者乎？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子赣传云‘废居’。着犹居也。着读音如贮。”索隐着音贮。汉书亦作“贮”，贮犹居也。说文云：“贮，积也。”

注 索隐廩，饱也。

白圭，周人也。当魏文侯时，李克 务尽地力，而白圭乐观时变，故人弃我取，人取我与。夫岁孰取谷，予之丝漆；茧出取帛絮，予之食。 太阴在卯，穰； 明岁衰恶。至午，旱；明岁美。至酉，穰；明岁衰恶。至子，大旱；明岁美，有水。至卯，积着率 岁倍。欲长钱，取下谷；长石斗，取上种。能薄饮食，忍嗜欲，节衣服，与用事僮仆同苦乐，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。故曰：“吾治生产，犹伊尹、吕尚之谋，孙吴用兵，商鞅行法是也。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，勇不足以决断，仁不能以取予，强不能有所守，虽欲学吾术，终不告之矣。”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。白圭其有所试矣，能试有所长，非苟而已也。

注 索隐案：汉书食货志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，国以富强。今此及汉书言“克”，皆误也。刘向别录则云“李悝”也。

注 索隐谓谷。

注 正义太阴，岁后二辰为太阴。

注 正义贮律二音。

猗顿用鹽盐起。 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，与王者埒富。

注 集解孔丛子曰：“猗顿，鲁之穷士也。耕则常饥，桑则常寒。闻朱公富，往而问术焉。朱公告之曰：‘子欲速富，

当畜五牴。’于是乃适西河，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，十年之闲其息不可计，货拟王公，驰名天下。以兴富于猗氏，故曰猗顿。”索隐鹽音古。案：周礼盐人云“共苦盐”，杜子春以为苦读如鹽。鹽谓出盐直用不炼也。一说云鹽盐，河东大盐；散盐，东海煮水为盐也。正义案：

猗氏，蒲州县也。河东盐池是畦盐。作“畦”，若种韭一畦。天雨下，池中咸淡得均，即畎池中水上畔中，深一尺许（俊）[坑]，日暴之五六日则成，盐若白矾石，大小如双陆及（暮）[瀉]，则呼为畦盐。或有花盐，缘黄河盐池有八九所，而盐州有乌池，犹出三色盐，有井盐、畦盐、花盐。其池中凿井深一二尺，去泥即到盐，掘取若至一丈，则着平石无盐矣。

其色或白或青黑，名曰井盐。畦盐若河东者。花盐，池中雨下，随而大小成盐，其下方微空，上头随雨下池中，其滴高起若塔子形处曰花盐，亦曰即成盐焉。

池中心有泉井，水淡，所作池人马尽汲此井。其盐四分入官，一分入百姓也。

池中又凿得盐块，阔一尺余，高二尺，白色光明洞彻，年贡之也。

乌氏倮 畜牧，及觶，斥卖，求奇缯物，闲献遗戎王。戎王什倍其偿，与之畜，畜至用谷量马牛。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，以时与列臣朝请。而巴(蜀)寡妇清，其先得丹穴，而擅其利数世，家亦不訾。

清，寡妇也，能守其业，用财自卫，不见侵犯。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，为筑女怀清台。夫倮鄙人牧长，清穷乡寡妇，礼抗万乘，名显天下，岂非以富邪？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乌氏，县名，属安定。倮，名也。”

索隐汉书作“羸”。

案：乌氏，县名。氏音支。名倮，音踝也。正义县，古城在泾州安定县东四十里。倮，名也。

注 索隐谓畜牧及至觶多之时。

注 索隐谓斥物卖之以求奇物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闲，一作‘奸’。不以公正谓之奸也。”索隐案：闲献犹私献也。

注 索隐什倍其当，予之畜。谓戎王偿之牛羊十倍也。”当“字汉书作“偿”也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满谷则具不复数。”索隐谷音欲。

注 索隐汉书“巴寡妇清”。巴，寡妇之邑；清，其名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涪陵出丹。”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寡妇清台山俗名贞女山，在涪州永安县东北七十里也。”

注 索隐案：谓其多，不可訾量。正义音子儿反。言资财觶多，不可訾量。

一云清多以财饷遗四方，用卫其业，故财亦不多积聚。

汉兴，海内为一，开关梁，弛山泽之禁，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，交易之物莫不通，得其所欲，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。

关中自汧、雍以东至河、华，膏壤沃野千里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，而公刘适邠，大王、王季在岐，文王作丰，武王治镐，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，好稼穡，殖五谷，地重，重为邪。及秦文、(孝)[德]、繆居雍，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。

献(孝)公徙栎邑，栎邑北却戎翟，东通三晋，亦多大贾。(武)[孝]、昭治咸阳，因以汉都，长安诸陵，四方辐凑并至而会，地小人觶，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。南则巴蜀。巴蜀亦沃野，地饶漑、姜、丹沙、石、铜、铁、竹、木之器。南

御滇燹，燹僮。西近邛笮，笮马、旄牛。然四塞，栈道千里，无所不通，唯矚斜缩毂其口，以所多易所鲜。天水、陇西、北地、上郡与关中同俗，然西有羌中之利，北有戎翟之畜，畜牧为天下饶。然地亦穷险，唯京师要其道。故关中之地，于天下三分之一，而人觭不过什三；然量其富，什居其六。

注 索隐言重耕稼也。

注 索隐重音逐陇反。重者，难也。畏(言)[罪]不敢为奸邪。正义重并逐拱反。言关中地重厚，民亦重难不为邪恶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隙者，闲孔也。地居陇蜀之闲要路，故曰隙。”索隐徐氏云隙，闲孔也。隙者，陇雍之闲隙之地，故云“雍隙”也。正义雍，县。岐州雍县也。

注 索隐音古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冯翊。”索隐上音药，即栌阳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音支。鞭支也，紫赤色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邛都出铜，临邛出铁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汉中。”索隐言矚斜道狭，缩其道口，有若车毂之凑，故云“缩毂”也。

注 索隐易音亦。鲜音匙。言以所多易其所少。

注 正义要音腰。言要束其路也。

昔唐人都河东，殷人都河内，周人都河南。夫三河在天下之中，若鼎足，王者所更居也，建国各数百千岁，土地小狭，民人觭，都国诸侯所聚会，故其俗纤俭习事。杨、平阳陈西贾秦、翟，北贾种、代。种、代，石北也，地边胡，数被寇。人民矜犷，好气，任侠为奸，不事农商。然迫近北夷，师旅亟往，中国委输时有奇羨。其民羯羸不均，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僇悍，而武灵王益厉之，其谣俗犹有赵

之风也。故杨、平阳陈掾其闲，得所欲。温、轶西贾上党，北贾赵、中山。中山地薄人觿，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，民俗懐急，仰机利而食。丈夫相聚游戏，悲歌慷慨，起则相随椎剽，休则掘頔作巧奸冶，多美物，为倡优。女子则鼓鸣瑟，跕屣，[二〇]游媚贵富，入后宫，簪诸侯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尧都晋阳也。”

注 正义盘庚都殷墟，地属河内也。

注 正义周自平王已下都洛阳。

注 索隐杨，平阳，二邑名，在赵之西。“陈”盖衍字。以下有“杨平阳陈掾”，此因衍也。言二邑之人皆西贾于秦、翟，北贾于种、代。种、代在石邑之北也。

注 正义贾音古。秦，关内也。翟，隰、石等州部落稽也。延、绥、银三州皆白翟所居。

注 正义上之勇反。种在恒州石邑县北，盖蔚州也。代，今代州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石邑县也，在常山。”

注 集解晋灼曰：“懐音慨。伎音坚伎。”瓚曰：“懐音慨。今北土名强直为‘懐中’也。”索隐上音冀，下音寘。

注 索隐上音羈，下音羊战反。奇羨谓奇有余衍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羸音兕，一音囚几反，皆健羊名。”索隐羯音己纆反。

羸音慈纪反。徐广云羸音兕，皆健羊也。其方人性若羊，健捍而不均。

注 索隐掾音逐缘反。陈掾犹经营驰逐也。

注 索隐二县名，属河内。

注 正义泽、潞等州也。

注 正义洛州及定州。

注 集解晋灼曰：“言地薄人觭，犹复有沙丘纣淫地余民，通系之于淫风而言也。”正义沙丘在邢州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儗，急也，音绢。一作‘儗’，一作‘惠’也，音翽也。”

索隐儗音绢。儗音翽。

注 索隐椎，即追反。椎杀人而剽掠之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蛊’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美，一作‘弄’，一作‘椎’。”

注 [二〇] 集解徐广曰：“跼音帖。”张晏曰：“跼，履也。”瓚曰：“蹶跟为跼也。”

索隐上音帖，下所绮反。

然邯郸亦漳、河之闲 一都会也。北通燕、涿，南有郑、卫。郑、卫俗与赵相类，然近梁、鲁，微重而矜节。濮上之邑徙野王，野王好气任侠，卫之风也。

注 正义洛水本名漳水，邯郸在其地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矜，一作‘务’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卫君角徙野王。”正义秦拔卫濮阳，徙其君于怀州野王。

夫燕亦勃、碣之闲 一都会也。南通齐、赵，东北边胡。上谷至辽东，地踔远，人民希，数被寇，大与赵、代俗相类，而民雕悍 少虑，有鱼盐枣栗之饶。北邻乌桓、夫余，东结秽貉、朝鲜、真番之利。

注 正义勃海、碣石在西北。

注 索隐刘氏上音卓，一音 教反，亦远腾蜩也。

注 索隐人雕悍。言如雕性之捷捍也。

注 索隐邻，一作‘临’。临者，亦却背之义，他并类此也。

注 索隐东绾秽貊。案：绾者，绾统其要津；则上云“临”者，谓却背之。

注 正义番音潘。

洛阳东贾齐、鲁，南贾梁、楚。故泰山之阳则鲁，其阴则齐。

齐带山海，膏壤千里，宜桑麻，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。临菑亦海岱之闲一都会也。其俗宽缓阔达，而足智，好议论，地重，难动摇，怯于鬪，勇于持刺，故多劫人者，大国之风也。其中具五民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齐世家曰齐自泰山属之琅邪，北被于海，膏壤二千里，其民阔达多匿智。”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士农商工贾也。”如淳曰：“游子乐其俗不复归，故有五方之民。”

而邹、鲁滨洙、泗，犹有周公遗风，俗好儒，备于礼，故其民龊龊。颇有桑麻之业，无林泽之饶。地小人觭，俭嗇，畏罪远邪。及其衰，好贾趋利，甚于周人。

注 索隐龊音侧角反，又音侧断反。

夫自鸿沟以东，芒、碭以北，属巨野，此梁、宋也。陶、睢阳亦一都会也。昔尧作(游)[于]成阳，舜渔于雷泽，汤止于亳。其俗犹有先王遗风，重厚多君子，好稼穡，虽无山川之饶，能恶衣食，致其蓄藏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荥阳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今为临淮。”

注 正义郢州钜野县(在) [有] 钜野泽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今之浚仪。”正义鸿沟以东，芒、碭以北至钜野，梁宋二国之地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今之定陶。”正义今曹州。

注 正义今宋州宋城也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作，起也。成阳在定陶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成阳。”正义泽在雷泽县西北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今梁国薄县。”正义宋州谷熟县西南四十五里南亳州故城是也。

越、楚则有三俗。夫自淮北沛、陈、汝南、南郡，此西楚也。其俗剽轻，易发怒，地薄，寡于积聚。江陵故郢都，西通巫、巴，东有云梦之饶。陈在楚夏之交，通鱼盐之货，其民多贾。徐、僮、取虑，则清刻，矜己诺。

注 正义越灭吴则有江淮以北，楚灭越兼有吴越之地，故言“越楚”也。

注 正义沛，徐州沛县也。陈，今陈州也。汝，汝州也。南郡，今荆州也。

言从沛郡西至荆州，并西楚也。

注 正义荆州江陵县故为郢，楚之都。

注 正义巫郡、巴郡在江陵之西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华容。”

注 正义夏都阳城。言陈南则楚，西及北则夏，故云“楚夏之交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皆在下邳。”正义取音秋，虑音闾。

徐即徐城，故徐国也。

僮、取虑二县并在下邳，今泗州。

注 正义上音纪。

彭城以东，东海、吴、广陵，此东楚也。其俗类徐、僮。胸、缙以北，俗则齐。浙江南则越。夫吴自阖庐、春申、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，东有海盐之饶，章山之铜，三江、五湖之利，亦江东一都会也。

注 正义彭城，徐州治县也。东海郡，今海州也。吴，苏州也。广陵，扬州也。言从徐州彭城历扬州至苏州，并东楚之地。

注 正义胸，其俱反。县在海州。故缙县在沂州之承县。言二县之北，风俗同于齐。

衡山、九江、江南、豫章、长沙，是南楚也，其俗大类西楚。郢之后徙寿春，亦一都会也。而合肥受南北潮，皮革、鲍、木输会也。与闽中、干越杂俗，故南楚好辞，巧说少信。江南卑湿，丈夫早夭。

多竹木。豫章出黄金，长沙出连、锡，然堇堇物之所有，取之不足以更费。九疑、苍梧以南至儋耳者，与江南大同俗，而杨越多焉。番禺亦其一都会也，珠玑、犀、樗瑁、果、布之凑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都邾。邾，县，属江夏。”正义故邾城在(潭)[黄]州东南百二十里。

注 正义九江，郡，都阴陵。阴陵故城在濠州定远县西六十五里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高帝所置。江南者，丹阳也，秦置为

鄣郡，武帝改名丹阳。”

正义案：徐说非。秦置鄣郡在湖州长城县西南八十里，鄣郡故城是也。汉改为丹阳郡，徙郡宛陵，今宣州地也。上言吴有章山之铜，明是东楚之地。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长沙二郡，南楚之地耳。徐、裴以为江南丹阳郡属南楚，误之甚矣。

注 正义今洪州也。

注 正义今潭州也。十三州志云“有万里沙祠，而西自湘州至东莱万里，故曰长沙也”。淮南衡山、九江二郡及江南豫章、长沙二郡，并为楚也。

注 正义楚考烈王二十二年，自陈徙都寿春，号之曰郢，故言“郢之徙寿春”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临淮。”正义合肥，县，庐州治也。言江淮之潮，南北俱至庐州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鄱阳有之。”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江州浔阳县有黄金山，山出金。”

注 正义音谨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董，少也。更，偿也。言金少耳，取之不足用，顾费用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山在营道县南。”

注 正义今儋州在海中。广州南去京七千余里。言岭南至儋耳之地，与江南大同俗，而杨州之南，越民多焉。

注 正义潘虞二音。今广州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果谓龙眼、离支之属。布，葛布。”

颍川、南阳，夏人之居也。夏人政尚忠朴，犹有先王之遗风。颍川敦愿。

秦末世，迁不轨之民于南阳。南阳西通武关、郟关，东南受汉、江、淮。

宛亦一都会也。俗杂好事，业多贾。其任侠，交通颍川，故至今谓之“夏人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禹居阳翟。”正义禹居阳城。颍川、南阳皆夏地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案汉中。一作‘陨’字。”索隐郾音云。正义武关在商州。

地理志云宛西通武关，而无郾关。盖“郾”当为“洵”。洵水上有关，在金州洵阳县。徐案汉中，是也。洵，亦作“郾”，与郾相似也。

夫天下物所鲜所多，人民谣俗，山东食海盐，山西食盐卤，领南、沙北 固往往出盐，大体如此矣。

注 正义谓西方咸地也。坚且咸，即出石盐及池盐。

注 正义谓池、汉之北也。

总之，楚越之地，地广人希，饭稻羹鱼，或火耕而水耨，果隋 赢蛤，不待贾而足，地埶饶食，无饥馑之患，以故皆窳 偷生，无积聚 而多贫。是故江淮以南，无冻饿之人，亦无千金之家。沂、泗水以北，宜五谷桑麻六畜，地小人觭，数被水旱之害，民好畜藏，故秦、夏、梁、鲁好农而重民。

三河、宛、陈亦然，加以商贾。齐、赵设智巧，仰机利。燕、代田畜而事蚕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乃遘反。除草也。”正义言风草下种，苗生大而草生小，以水灌之，则草死而苗无损也。耨，除草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地理志作‘蕪’。”索隐下音徒火反。注蕪音郎果反。正义隋，今为“迈”，音同，上古少字也。赢，

力和反。果迈犹迈叠包裹也，今楚越之俗尚有“裹迈”之语。楚越水乡，足螺鱼蟹，民多采捕积聚，迈叠包裹，煮而食之。班固不晓“裹迈”之方言，修太史公书述地志，乃改云“果蓏羸蛤”，非太史公意，班氏失之也。

注 正义贾音古。言楚越地势饶食，不用他贾而自足，无饥馑之患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音紫。皆羸，苟且堕懒之谓也。” 駉案：应劭曰“皆，弱也”。晋灼曰“羸，病也”。索隐上音紫，下音庾。苟且懒惰之谓。应劭云“皆，弱也”。晋灼曰“羸，病也”。正义案：食螺蛤等物，故多羸弱而足病也。淮南子云“古者民食羸虻之肉，多疹毒之患”也。

注 正义言江淮以南有水族，民多食物，朝夕取给以偷生而已。不为积聚，乃多贫也。

由此观之，贤人深谋于廊庙，论议朝廷，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？归于富厚也。是以廉吏久，久更富，廉贾归富。富者，人之情性，所不学而俱欲者也。故壮士在军，攻城先登，陷阵却敌，斩将搴旗，前蒙矢石，不避汤火之难者，为重赏使也。其在闾巷少年，攻剽椎埋，劫人作奸，掘坟铸币，任侠并兼，借交报仇，篡逐幽隐，不避法禁，走死地如鹜者，其实皆为财用耳。今夫赵女郑姬，设形容，揄鸣琴，揄长袖，蹑利屣，目挑心招，出不远千里，不择老少者，奔富厚也。游闲公子，饰冠剑，连车骑，亦为富贵容也。弋射渔猎，犯晨夜，冒霜雪，驰坑谷，不避猛兽之害，为得味也。

博戏驰逐，斗鸡走狗，作色相矜，必争胜者，重负负也。医方诸食技术之人，焦神极能，为重精也。吏士舞文弄法，刻章伪书，不避刀锯之诛者，没于赂遗也。农工商贾畜长，固求富益货也。此有知尽能索耳，终不余力而让财矣。

注 集解驷案：归者，取利而不停货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鹜，一作‘流’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揄音舆。蹶，一作‘跼’。跼音吐协反。屣音山耳反，舞屣也。”

注 正义挑音田鸟反。

谚曰：“百里不贩樵，千里不贩余。”居之一岁，种之以谷；十岁，树之以木；

百岁，来之以德。德者，人物之谓也。今有无秩禄之奉，爵邑之入，而乐与之比者。命曰“素封”。封者食租税，岁率户二百。千户之君则二十万，朝觐聘享出其中。庶民农工商贾，率亦岁万息二千(户)，百万之家则二十万，而更徭租赋出其中。衣食之欲，恣所好美矣。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，

牛蹄角千，千足羊，泽中千足彘，水居千石鱼陂，山居千章之材。安邑千树枣；燕、秦千树栗；蜀、汉、江陵千树橘；淮北、常山已南，河济之闲千树萩；陈、夏千亩漆；齐鲁千亩桑麻；渭川千亩竹；及名国万家之城，带郭千亩亩钟之田，若千亩漑茜，千畦姜韭：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。然是富给之资也，不窥市井，不行异邑，坐而待收，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。若至家贫亲老，妻子软弱，岁时无以祭祀进饷，

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，如此不粍耻，则无所比矣。是以无财作力，少有斗智，既饶争时，此其大经也。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，则贤人勉焉。是故本富为上，末富次之，奸富最下。无岩处奇士之行，而长贫贱，好语仁义，亦足羞也。

注 索隐谓无爵邑之入，禄秩之奉，则曰“素封”。素，空也。正义言不仕之人自有园田收养之给，其利比于封君，故曰“素封”也。

注 正义音律。

注 索隐千户之邑，户率二百，故千户二十万。

注 索隐息二千，故百万之家亦二十万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五十匹。”索隐案：马有四足，二百蹄有五十匹也。

汉书则云“马蹄噉千”，所记各异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百六十七头也。马贵而牛贱，以此为率。”索隐牛足角千。案：马贵而牛贱，以此为率，则牛有百六十六头有奇也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二百五十头。”索隐韦昭云：“二百五十头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鱼以斤两为计也。”索隐陂音披。汉书作“皮”，音披。

正义言陂泽养鱼，一岁收得千石鱼卖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楸’。”驷案：韦昭曰“楸木所以为辕，音秋”。索隐汉书作“千章之萩”，音秋。服虔云：“章，方也。”如淳云：“言任方章者千枚，谓章，大材也。”乐产云：“萩，梓木也，可以为辕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六斛四斗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溻音支，鲜支也。茜音倩，一名红蓝，其花染缯赤黄也。”

索隐溻音支，鲜支也。茜音倩，一名红蓝花，染缯赤黄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千畦，二十五亩。”驷案：韦昭曰“畦犹陇”索隐韦昭云：“埽中畦犹陇也，谓五十亩也。”刘熙注孟子云：“今俗以二十五亩为小畦，五十亩为大畦。”王逸云：“畦犹区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会聚食。”索隐音渠略反。

注 正义言少有钱财，则斗智巧而求胜也。

注 正义既饶足钱财，乃逐时争利也。

凡编户之民，富相什则卑下之，伯则畏惮之，千则役，万则仆，物之理也。夫用贫求富，农不如工，工不如商，刺绣文不如倚市门，此言末业，贫者之资也。

通邑大都，酤一岁千酿，醢酱千瓠，浆千甌，屠牛羊彘千皮，贩谷菜千钟，薪焫千车，船长千丈，木千章，竹竿万蚰，其轺车百乘，牛车千两，木器斲者千枚，铜器千钧，素木铁器若滸茜千石，马蹄躐千，牛千足，羊彘千双，僮手指千，筋角丹沙千斤，其帛絮细布千钧，文采千匹，榻布皮革千石，漆千斗，[一六] 斲曲盐豉千荅，鲐紫千斤，鰕千石，鲍千钧，枣栗千石者三之，[二〇] 狐杻[二一] 裘千皮，羔羊裘千石，[二二] 旃席千具，佗果菜千钟，[二三] 子贷金钱千贯，[二四] 节驷会，[二五] 贪贾三之，廉贾五之，[二六] 此亦比千乘之家，其大率也。[二七] 佗杂业不中什二，则非吾财也。[二八]

注 正义酿千瓮。酤醢醋(云)[也]，酒酤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长颈罍。”索隐醢醢千灿。闲江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大罍缶。”索隐酱千檐。下都甘反。汉书作“儋”。孟康曰“儋，石罍”。石罍受一石，故云儋石。一音都滥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出谷也。柴音掉也。”

注 索隐按：积数长千丈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洪洞方焫。章，材也。旧将作大匠掌材曰章曹掾。”

索隐案：将作大匠掌材曰章曹掾。

洪，胡孔反；洞音动。又并如字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古贺反。”索隐竹干万蚰。释名云：“竹曰个，木曰枚。”

方言曰：“蚰，枚也。”仪礼、礼记字为“蚰”。又功臣表“杨仅入竹三万个”。

个蚰古今字也。正义释名云：“竹曰蚰，木曰枚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马车也。”正义轺音遥。说文云：“轺，小车也。”

注 正义车一乘为一两。风俗通云：“箱辕及轮，两两而偶之，称两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矾音休，漆也。”索隐矾者千。上音休。谓漆也。千谓千枚也。正义颜云“以漆物谓之矾”。又音许昭反。今关东俗器物一再漆者谓之“稍漆”，即矾声之转耳。今关西俗云黑矾盘，朱[矾盘]，两义并通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三十斤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百二十斤为石。”驂案：汉书音义曰“素木，素器也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躐音苦吊反，马八护也，音料。”索隐徐广音苦吊反，马八护也，音料。埤仓云“尻骨谓八护，一曰夜蹄”。小颜云“噉，口也。蹄与口共千，则为二百匹”。若顾胤则云“上文马二百蹄，比千乘之家，不容亦二百”。

则躐谓九窍，通四蹄为十三而成一马，所谓‘生之徒十有三’是也。凡七十六匹马”。案：亦多于千户侯比，则不知其所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僮，奴婢也。古者无空手游日，皆有作务，作务须手指，故曰手指，以别马牛蹄角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榻音吐合反。”驂案：汉书音义曰

“榻布，白叠也”。

索隐荅布。注音吐合反，大颜音吐盍反。案：以为麤厚之布，与皮革同以石而秤，非白叠布也。吴录云“有九真郡布，名曰白叠”。广志云“叠，毛织也”。正义颜师古曰：“麤厚之布也。其价贱，故与皮革同重耳，非白叠也。荅者，厚之貌也。”案：白叠，木绵所织，非中国有也。

注 索隐汉书作“漆大斗”。案：谓大斗，大量也。言满量千斗，即今之千桶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或作‘台’，器名有瓠。孙叔然云瓠，瓦器，受斗六升合为瓠。音胎。”索隐盐豉千盖。下音胎。[孙]炎(反)说文云“瓠，瓦器，受斗六合”，以解此“盖”，非也。案：尚书大传云“文皮千合”，则数两谓之合也。三仓云“楠，盛盐豉器，音他果反”，则盖或楠之异名耳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音如楚人言芥，鯨鱼与鲐鱼也。”索隐说文云：“鲐，海鱼。音胎。鯨鱼，饮而不食，刀鱼也。”尔雅谓之鯨鱼也。鯨音才尔反，又音芥。正义鲐音台，又音胎。说文云“鲐，海鱼”也。鯨音齐礼反，刀鱼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鰕音辄，膊鱼也。”索隐鰕音辄，一音昨苟反。鰕，小鱼也。鲍音抱，步饱反，今之鰕鱼也。膊音铺博反。案：破鲍不相离谓之膊，(儿)[鱼]渍云鲍。声类及韵集虽为此解，而“鰕生”之字见与此同。案：

鰕者，小杂鱼也。正义鰕音族苟反，谓杂小鱼也。鲍，白也。然鲐鯨以斤论，鲍鰕以千钧论，乃其九倍多，故知鲐是大好者，鰕鲍是杂者也。徐云鰕，膊鱼也。膊，并各反。谓破开中头尾不相离为鲍，谓之膊关者也，此亦大鱼为之也。

注 [二〇] 索隐案：三之者，三千石也。必三之者，取类上文故也。以枣栗贱，故三之为三千石也。正义谓三千石也。

言枣栗三千石乃与上物相等。

注〔二一〕索隐下音雕也。正义音雕。

注〔二二〕索隐羔羊千石。谓秤皮重千石。

注〔二三〕索隐果菜千种。千种者，言其多也。正义钟，六斛四斗。果菜谓杂果菜，于山野采取之。

注〔二四〕索隐案：子谓利息也。贷音土代反。

注〔二五〕集解徐广曰：“驂音祖朗反，马侏也。”驂案：汉书音义曰“会亦是侏也。节，节物贵贱也。谓估侏其余利比千乘之家”。索隐案：节者，节贵贱也。

驂，旧音祖朗反，今音空。驂者，度牛马市；云驂侏者，合市也，音古外反。

淮南子云“段干木，晋国之大驂”，注云“干木，度市之魁也”。

注〔二六〕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贪贾未当卖而卖，未可买而买，故得利少，而十得三。廉贾贵而卖，贱乃买，故十得五。”

注〔二七〕正义率音律。

注〔二八〕正义言杂恶业，而不在什分中得二分之利者，非世之美财也。

请略道当世千里之中，贤人所以富者，令后世得以观择焉。

蜀卓氏之先，赵人也，用铁冶富。秦破赵，迁卓氏。卓氏见虏略，独夫妻推犂，行诣迁处。诸迁虏少有余财，争与吏，求近处，处葭萌。唯卓氏曰：

“此地狭薄。吾闻汶山之下，沃野，下有蹲鸱，至死不饥。民工于市，易贾。”乃求远迁。致之临邛，大喜，即铁山鼓铸，运筹策，倾滇蜀之民，富至僮千人。田池射猎之乐，拟于人君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卓，一作‘淖’。”索隐注“卓，一作‘淖’”，并音斲，一音闹。淖亦音泥淖，亦是姓，故齐有淖齿，汉有淖盖，与卓氏同出，或以同音淖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属广汉。”正义葭萌，今利州县也。

注 索隐汶山下。上音瑋也。正义汶音憾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古‘蹲’字作‘踰’。”骊案：汉书音义曰“水乡多鸭，其山下有沃野灌溉。一曰大芋”。正义蹲鸭，芋也。言邛州临邛县其地肥又沃，平野有大芋等也。华阳国志云汶山郡都安县有大芋如蹲鸭也。

注 索隐汉书云“运筹以贾滇”。

注 正义滇，一作“沮”。汉书亦作“滇(池)[蜀]”。今益州郡有蜀州，亦因旧名及汉江为名。江在益州，南入导江，非汉中之汉江也。

注 索隐汉书及相如列传并云“八百人”也。

程郑，山东迁虏也，亦冶铸，贾椎髻之民，富埒卓氏，俱居临邛。

注 索隐魑结之人。上音椎髻，谓通贾南越也。

注 索隐埒者，邻畔，言邻相次。

宛孔氏之先，梁人也，用铁冶为业。秦伐魏，迁孔氏南阳。大鼓铸，规陂池，连车骑，游诸侯，因通商贾之利，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。然其赢得过当，愈于纤啬，家致富数千金，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优游闲暇也。”索隐谓通赐与于游闲公子，得其名。

注 索隐谓孔氏以资给诸侯公子，既已得赐与之名，又蒙

其所得之赢过于本资，故云“过当”，乃胜于细碎俭嗇之贾也。纤，细也。方言云“纤，小也。愈，胜也”。正义音色。嗇，吝也。言孔氏连车骑，游于诸侯，以资给之，兼通商贾之利，乃得游闲公子交名。然其通计赢利，过于所资给饷遗之当，犹有交游公子雍容，而胜于悭锵也。

鲁人俗俭嗇，而曹邴氏尤甚，以铁冶起，富至巨万。然家自父兄子孙约，俛有拾，仰有取，贯贷行贾管郡国。邹、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，以曹邴氏也。

注 索隐邴音柄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鲁县出铁。”

齐俗贱奴隶，而刀闲独爱贵之。桀黠奴，人之所患也，唯刀闲收取，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，或连车骑，交守相，然愈益任之。终得其力，起富数千万。

故曰“宁爵毋刀”，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。

注 索隐上音雕，姓也。闲，如字。正义刀，丁遥反，姓名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奴自相谓曰：‘宁欲免去作民有爵邪？将止为刀氏作奴乎？’毋，发声语助。”索隐案奴自相谓曰：“宁免去求官爵邪？”曰：“无刀。”无刀，相止之辞也，言不去，止为刀氏作奴也。

周人既纤，而师史尤甚，转毂以百数，贾郡国，无所不至。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，贫人学事富家，相矜以久贾，数过邑不入门，设任此等，故师史能致七千万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俭，嗇也。”

注 索隐师，姓；史，名。正义师史，人姓名。

注 正义洛阳在齐秦楚赵之中，其街巷贫人，学于富家，相矜以久贾诸国，皆数历里邑不入其门，故前云“洛阳东贾齐鲁，南贾梁、楚”是也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谓街巷居民无田地，皆相矜久贾在此诸国也。”

宣曲 任氏之先，为督道仓吏。秦之败也，豪杰皆争取金玉，而任氏独窖仓粟。楚汉相距荥阳也，民不得耕种，米石至万，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，任氏以此起富。富人争奢侈，而任氏折节为俭，力田畜。田畜人争取贱贾，任氏独取贵善。

富者数世。然任公家约，非田畜所出弗衣食，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。以此为闾里率，故富而主上重之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高祖功臣有宣曲侯。”索隐韦昭云：“地名。高祖功有宣曲侯。”上林赋云“西驰宣曲”，当在京辅，今阙其地。正义案：其地合在关内。

张揖云“宣曲，宫名，在昆池西也”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若今吏督租谷使上道输在所也。”韦昭曰：“督道，秦时边县名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窖音校，穿地以藏也。”

注 索隐晋灼云：“争取贱贾金玉也。”正义音价也。

注 索隐谓买物必取贵而善者，不争贱价也。

塞之斥也，唯桥姚已致马千匹，牛倍之，羊万头，粟以万钟计。

吴楚七国兵起时，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，赍贷子钱，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，关东成败未决，莫肯与。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，其息什之。三月，吴楚平，一岁之中，则

无盐氏之息什倍，用此富埒关中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边塞主斥侯卒也。唯此人能致富若此。”索隐孟康云：

“边塞主斥候之卒也。”又案：斥，开也，相如传云“边塞益斥”是也。正义孟康云：“边塞主斥候卒也。唯此人能致富若此。”颜云：“塞斥者，言国斥开边塞，更令宽广，故桥姚得恣其畜牧也。”

注 索隐桥姓，姚名。正义姓桥，名姚也。

注 索隐言桥姚因斥塞而致此资。风俗通云：“马称匹者，俗说云相马及君子与人相匹，故云匹。或说马夜行目照前四丈，故云一匹。或说度马纵横适得一匹。”又韩诗外传云：“孔子与颜回登山，望见一匹练，前有蓝，视之果马，马光景一匹长也。”

注 索隐赍音子稽反。货，假也，音吐得反。与人物云赍。周礼注“赍所给与”也。

注 索隐吐代反。

注 索隐谓出一得十倍。

关中富商大贾，大抵尽诸田，田嗇、田兰。韦家栗氏，安陵、杜杜氏，亦巨万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安陵及杜，二县名，各有杜姓也。宣帝以杜为杜陵。”

此其章章尤异者也。皆非有爵邑奉禄玩法犯奸而富，尽椎埋去就，与时俯仰，获其赢利，以未致财，用本守之，以武一切，用文持之，变化有概，故足术也。若至力农畜，工虞商贾，为权利以成富，大者倾郡，中者倾县，下者倾乡里者，不

可胜数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异，一作‘淑’，又作‘较’。”

夫纤啬筋力，治生之正道也，而富者必用奇胜。田农，掘业，而秦扬以盖一州。掘顷，奸事也，而田叔以起。博戏，恶业也，而桓发用(之)富。行贾，丈夫贱行也，而雍乐成以饶。贩脂，辱处也，而雍伯千金。卖浆，小业也，而张氏千万。洒削，薄技也，而郅氏鼎食。胃脯，简微耳，浊氏连骑。马医，浅方，张里击钟。此皆诚壹之所致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古‘拙’字亦作‘掘’也。”

注 索隐汉书作“甲一州”。服虔云：“富为州之中第一。”

注 索隐汉书作“稽发”。正义桓发，人姓名。

注 正义说文云“戴角者脂，无角者膏”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雍，一作‘翁’。”索隐雍，于恭反。汉书作“翁伯”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洒，或作‘细’。”驢案：汉书音义曰“治刀剑名”。索隐上音先礼反，削刀者名。洒削，谓摩刀以水洒之。又方言云“剑削，关东谓之削，音肖”。削，一依字读也。

注 索隐晋灼云：“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汤燂羊胃，以末椒姜粉之讫，暴使燥，则谓之脯，故易售而致富。”正义案：胃脯谓和五味而脯美，故易售。

由是观之，富无经业，则货无常主，能者辐凑，不肖者瓦解。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，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。岂所谓“素封”者邪？非也？

【索隐述赞】货殖之利，工商是营。废居善积，倚市邪赢。白圭富国，计然强兵。参朝请，女筑怀清。素封千户，卓郑齐名。

## 史记卷一三零

### 太史公自序

昔在颍项，命南正重以司天，北正黎以司地。唐虞之际，绍重黎之后，使复典之，至于夏商，故重黎氏世序天地。其在周，程伯休甫其后也。当周宣王时，失其守而为司马氏。司马氏世典周史。惠襄之闲，司马氏去周适晋。晋中军随会奔秦，而司马氏入少梁。

注 索隐南正重以司天，火正黎以司地。案：张晏云“南方，阳也。火，水配也。水为阴，故命南正重司天，火正黎兼地职”。臣瓚以为重黎氏是司天地之官，司地者宜曰北正，古文作“北”字，非也。扬雄、譙周并以为然。案：国语“黎为火正，以淳曜敦大，光照四海”，又幽通赋云“黎淳曜于高辛”，则“火正”为是也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封为程国伯，休甫，字也。”索隐案：重司天而黎司地，是代序天地也。据左氏，重是少昊之子，黎乃颍项之胤，二氏二正，所出各别，而史迁意欲合二氏为一，故总云“在周，程伯休甫其后”，非也。然(后)案[后]彪之序及干宝皆云司马氏，黎之后是也。今总称伯休甫是重黎之后者，凡言地即举天，称黎则兼重，自是相对之文，其实二官亦通职。然休甫则黎之后也，亦是太史公欲以史为己任，言先代

天官，所以兼称重耳。

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阳东二十一里，周之程邑也。”

注 正义司马彪序云：“南正黎，后世为司马氏。”

注 索隐案：司马，夏官卿，不掌国史，自是先代兼为史。卫宏云“司马氏，周史佚之后”，不知何据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周惠王、襄王有子颓、叔带之难，故司马氏奔晋。”

注 索隐案左氏，随会自晋奔秦，后乃奔魏，自魏还晋，故汉书云会奔秦魏也。

注 索隐古梁国也，秦灭之，改曰少梁，后名夏阳。正义案春秋，随会奔秦，其后自秦入魏而还晋也。随会为晋中军将。少梁，古梁国也，嬴姓，在同州韩城县南二十二里，是时属晋。

自司马氏去周适晋，分散，或在卫，或在赵，或在秦。其在卫者，相中山。在赵者，以传剑论显，蒯聩其后也。在秦者名错，与张仪争论，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，遂拔，因而守之。错孙靳，事武安君白起。而少梁更名曰夏阳。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，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，葬于华池。靳孙昌，昌为秦主铁官，当始皇之时。蒯聩玄孙印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。诸侯之相王，王印于殷。汉之伐楚，印归汉，以其地为河内郡。昌生无泽，无泽为汉市长。无泽生喜，喜为五大夫，卒，皆葬高门。喜生谈，谈为太史公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名喜也。”

注 索隐案：何法盛晋书及司马氏系本名凯。正义何法盛晋书及晋谯王司马无忌司马氏系本皆云名凯。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世善传剑也。”苏林曰：“传手搏论而释之。”晋灼曰：“史记吴起赞曰‘非信仁廉勇，不能传剑

论兵书’也。”索隐服虔云：“代善剑也。”

按：解所以称传也。苏林云传作“搏”，言手搏论而释之，所以知名也。

注 正义五怪反。如淳云：“刺客传之蒯聩也。”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守，郡守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蕲’。”索隐上音七各反，下音纪蚌反。汉书作“蕲”。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赵孝成时。”

注 索隐下音尤。李奇曰“地名，在咸阳西”。按三秦记，其地后改为李里者也。

注 集解晋灼曰：“地名，在鄠县。”索隐晋灼云在鄠县，非也。案司马迁碑在夏阳西北四里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华池在同州韩城县西南七十里，在夏阳故城西北四里。”

注 索隐案：晋谯国司马无忌作司马氏系本，云蒯聩生昭豫，昭豫生宪，宪生印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张耳传云武臣自号武信君。”索隐案汉书，武臣号武信君。

注 索隐汉书云项羽封印为殷王。

注 索隐汉书作“毋择”，并音亦也。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长安北门也。”瓚曰：“长安城无高门。”索隐案：苏说非也。案迁碑，在夏阳西北，去华池三里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高门原俗名马门原，在同州韩城县西南十八里。汉司马迁墓在韩城县南二十二里。夏阳县故城东南有司马迁顷，在高门原上也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汉仪注太史公，武帝置，位在丞相上。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，副上丞相，序事如古春秋。迁死后，宣帝以其官为令，行太史公文书而已。”瓚曰：“百官表无太史

公。茂陵中书司马谈以太史丞为太史令。”索隐案茂陵书，谈以太史丞为太史令，则“公”者，迁所著书尊其父云“公”也。然称“太史公”皆迁称述其父所作，其实亦迁之词，而如淳引卫宏仪注称“位在丞相上”，谬矣。案百官表又无其官。且修史之官，国家别有着撰，则令郡县所上图书皆先上之，而后人不晓，误以为在丞相上耳。正义虞喜志林云：“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，自周至汉，其职转卑，然朝会坐位犹居公上。尊天之道，其官属仍以旧名尊而称也。”案：下文“太史公既掌天官，不治民，有子曰迁”，又云“卒三岁而迁为太史公”，又云“太史公遭李陵之祸”，又云“汝复为太史，则续吾祖矣”，观此文，虞喜说为长。乃书谈及迁为“太史公”者，皆迁自书之。汉旧仪云“太史公秩二千石，卒史皆秩二百石”。然瓚及韦昭、桓谭之说皆非也。以桓谭之说释在武本纪也。

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，受易于杨何，习道论于黄子。

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闲，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，乃论六家之要指曰：

注 正义天官书云“星则唐都”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菑川人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儒林传曰黄生，好黄老之术。”

注 正义布内反。颜云：“悖，惑也。各习师书，惑于所见也。”

易大传：“天下一致而百虑，同归而殊涂。”夫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，此务为治者也，直所从言之异路，有省不省耳。尝窃观阴阳之术，大祥而觴忌讳，使人拘而多所畏；然其序四时之大顺，不可失也。儒者博而寡要，劳而少功，是以其事难尽从；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，列夫妇长幼之

别，不可易也。墨者 俭而难遵，是以其事不可循； 然其强本节用，不可废也。

法家严而少恩；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，不可改矣。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； 然其正名实，不可不察也。道家使人精神专一，动合无形，赡足万物。 其为术也，因阴阳之大顺，采儒墨之善，撮名法之要，与时迁移，应物变化，立俗施事，无所不宜，指约而易操，事少而功多。儒者则不然。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，主倡而臣和，主先而臣随。如此则主劳而臣逸。至于大道之要，去健羨， 绌聪明， 释此而任术。夫神大用则竭，形大劳则敝。形神骚动，欲与天地长久，非所闻也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谓易系辞。”正义张晏云“谓易系辞”。案：下二句是系辞文也。

注 索隐案：六家同归于正，然所从之道殊涂，学或有传习省察，或有不省者耳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详’。”驷案：李奇曰“月令星官，是其枝叶也”。

索隐案：汉书作“大详”，言我观阴阳之术大详。而今此作“祥”，于义为疏也。

正义顾野王云：“祥，善也，吉凶之先见也。”

注 正义言拘束于日时，令人有所忌畏也。

注 正义韦云：“墨翟之术也，尚俭，后有随巢子传其术也。”

注 索隐简音遍。循，言难尽用也。

注 索隐案：名家流出于礼官。古者名位不同，礼亦异数，孔子“必也正名乎”。案：名家知礼亦异数，是俭也；受命不受辞，或失其真也。

注 索隐瞻音市艳反。汉书作“澹”，古今字异也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‘知雄守雌’，是去健也。‘不见可欲，使心不乱’，是去羨也。”

注 索隐如淳曰：“‘不尚贤’，‘绝圣即智’也。”

夫阴阳四时、八位、十二度、二十四节 各有教令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不死则亡，未必然也，故曰“使人拘而多畏”。夫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此天道之大经也，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，故曰“四时之大顺，不可失也”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八位，八卦位也。十二度，十二次也。二十四节，就中气也。各有禁忌，谓日月也。”

夫儒者以六艺为法。六艺经传以千万数，累世不能通其学，当年不能究其礼，故曰“博而寡要，劳而少功”。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，序夫妇长幼之别，虽百家弗能易也。

墨者亦尚尧舜道，言其德行曰：“堂高三尺，土阶三等，茅茨不翦，采椽不刮。食土簋，啜土刑，粝粱之食，藜藿之羹。夏日葛衣，冬日鹿裘。”其送死，桐棺三寸，举音不尽其哀。教丧礼，必以此为万民之率。使天下法若此，则尊卑无别也。夫世异时移，事业不必同，故曰“俭而难遵”。要曰强本节用，则人给家足之道也。此墨子之所长，虽百长弗能废也。

注 索隐案：自此已下韩子之文，故称“曰”。

注 正义屋盖曰茨，以茅覆屋。

注 索隐韦昭云：“采椽，栝橈也。”正义采取为椽，不刮削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溜’。”驷案：服虔曰“土簋，

用土作此器”。

注 正义颜云：“簋，所以盛饭也。刑，所以盛羹也。土谓烧土为之，即瓦器也。”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一斛粟，七岗米，为粦。”瓚曰：“五斗粟，三斗米，为粦。音刺。”韦昭曰：“粦，坛也。”索隐服虔云：“粦，麤米也。”三仓云：“梁，好粟。”正义粦，麤米也，脱粟也。梁，粟也。谓食脱粟之麤饭也。

注 正义藜，似藿而表赤。藿，豆叶也。

注 正义以桐木为棺，厚三寸也。

法家不别亲疏，不殊贵贱，一断于法，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。可以行一时之计，而不可长用也，故曰“严而少恩”。若尊主卑臣，明分职不得相踰越，虽百家弗能改也。

注 索隐案：礼，亲亲父为首，尊尊君为首也。

名家苛察缴绕，使人不得反其意，专决于名而失人情，故曰“使人俭而善失真”。若夫控名责实，参伍不失，此不可不察也。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缴音近叫呼，谓烦也。”如淳曰：“缴绕犹缠绕，不通大体也。”

注 集解晋灼曰：“引名责实，参错交互，明知事情。”

道家无为，又曰无不为，其实易行，其辞难知。其术以虚为本，以因循为用。无成执，无常形，故能究万物之情。不为物先，不为物后，故能为万物主。有法无法，因时为业；有度无度，因物与合。故曰“圣人不朽，时变是守。虚者道之常也，因者君之纲”也。黜臣并至，使各自明也。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，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。窾言不

听，奸乃不生，贤不肖自分，白黑乃形。在所欲用耳，何事不成。乃合大道，混混冥冥。光耀天下，复反无名。凡人所生者神也，所托者形也。神大用则竭，形大劳则敝，形神离则死。死者不可复生，离者不可复反，故圣人重之。由是观之，神者生之本也，形者生之具也。不先定其神〔形〕，而曰“我有以治天下”，何由哉？

注 正义无为者，守清净也。无不为者，生育万物也。

注 正义各守其分，故易行也。

注 正义幽深微妙，故难知也。

注 正义任自然也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因物为制。”

注 正义因时之物，成法为业。

注 正义因其万物之形成度与合也。

注 索隐“故曰圣人不朽”至“因者君之纲”，此出鬼谷子，迂引之以成其章，故称“故曰”也。正义言圣人教谕不朽灭者，顺时变化。

注 正义言因百姓之心以教，唯执其纲而已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音款，空也。” 驷案：李奇曰“声别名也”。索隐窾音款。汉书作“款”。款，空也。故申子云“款言无成”是也。声者，名也。以言实不称名，则谓之空，空有声也。

注 正义上胡本反。混混者，元气(神者)之罔也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声气者，神也。枝体者，形也。”

太史公既掌天官，不治民。有子曰迂。

迂生龙门，耕牧河山之阳。年十岁则诵古文。二十而南游江、淮，上会稽，探禹穴，窥九疑，浮于沅、湘；

北涉汶、泗，讲业齐、鲁之都，观孔子之遗风，乡射邹、峰；厄困鄆、薛、彭城，过梁、楚以归。于是迁仕为郎中，奉使西征巴、蜀以南，南略邛、笮、昆明，还报命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冯翊夏阳县。” 骊案：苏林曰“禹所凿龙门也”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龙门在同州韩城县北五十里。其山更黄河，夏禹所凿者也。龙门山在夏阳县，迁即汉夏阳县人也，至唐改曰韩城县。”

注 正义河之北，山之南也。案：在龙门山南也。

注 索隐案：迁及事伏生，是学诵古文尚书。刘氏以为左传、国语、系本等书，是亦名古文也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禹巡狩至会稽而崩，因葬焉。上有孔穴，民闲云禹入此穴。”

索隐越绝书云：“禹上茅山大会计，更名曰会稽。”张勃吴录云：“本名苗山，一名覆釜，禹会诸侯计功，改曰会稽。上有孔，号曰禹穴也。”正义括地志云：

“石箐山一名玉笥山，又名宛委山，即会稽山一穗也，在会稽县东南十八里。

吴越春秋云‘禹案黄帝中经九山，东南天柱，号曰宛委，赤帝左阙之填，承以文玉，覆以盘石，其书金简青玉为字，编以白银，皆琢其文。禹乃东巡，登衡山，血白马以祭。禹乃登山，仰天而笑，忽然而卧，梦见绣衣男子自称玄夷仓水使者，却倚覆釜之山，东顾谓禹曰：“欲得我山神书者，齐于黄帝之岳，岩(岩)[岳]之下，三月季庚，登山发石。”禹乃登宛委之山，发石，乃得金简玉字，以水泉之脉。山中又有一穴，深不见底，谓之禹穴’。史迁云‘上会稽，探禹穴’，即此穴也。”

注 索隐山海经云：“南方苍梧之丘，苍梧之泉，在营道

南，其山九峰皆相似，故曰九疑。”张晏云：“九疑舜葬，故窥之。”寻上探禹穴，盖以先圣所葬处有古册文，故探窥之，亦搜采远矣。正义九疑山在道州。

注 正义沅水出朗州。湘水出道州北，东北入海。

注 正义两水出兖州东北而南历鲁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峯音亦，县名，有山也。鄆音皮。邹鄆、薛三县属鲁。”

索隐鄆本音蕃，今音皮。案：田篋鲁记云“灵帝末，有汝南陈子游为鲁相。子游，太尉陈蕃子也，国人讳而改焉”。若如其说，则“蕃”改“鄆”，鄆皮声相近，后渐讹耳。然地理志鲁国蕃县，应劭曰邾国也，音皮。正义邹，县名。

峯，山名。峯山在邹县北二十二里，地近曲阜，于此行乡射之礼。括地志云：“徐州滕县，汉蕃县，音翻。汉末陈蕃子逸为鲁相，改音皮。田篋鲁记曰‘灵帝末，汝南陈子游为鲁相，陈蕃子也，国人为讳而改焉’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元鼎六年，平西南夷，以为五郡。其明年，元封元年是也。”

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，而太史公留滞周南，不得与从事，故发愤且卒。而子迁适使反，见父于河洛之闲。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：“余先周室之太史也。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，典天官事。后世中衰，绝于予乎？汝复为太史，则续吾祖矣。今天子接千岁之统，封泰山，而余不得从行，是命也夫，命也夫！”

余死，汝必为太史；为太史，无忘吾所欲论着矣。且夫孝始于事亲，中于事君，终于立身。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此孝之大者。夫天下称诵周公，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，宣周邵之风，达太王王季之思虑，爰及公刘，以尊后稷也。幽厉之后，

王道缺，礼乐衰，孔子修旧起废，论诗书，作春秋，则学者至今则之。

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，而诸侯相兼，史记放绝。今汉兴，海内一统，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，余为太史而弗论载，废天下之史文，余甚惧焉，汝其念哉！”迁俯首流涕曰：“小子不敏，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，弗敢阙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摯虞曰古之周南，今之洛阳。”索隐张晏云：“自陕已东，皆周南之地也。”

注 正义与音预。

注 集解驸案：年表鲁哀公十四年获麟，至汉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。

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，紬史记石室金匱之书。五年而当太初元年，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，天历始改，建于明堂，诸神受纪。

注 索隐博物志：“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，年二十八，三年六月乙卯除，六百石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紬音抽。”索隐如淳云：“抽彻旧书故事而次述之。”徐广音抽。小颜云：“紬谓缀集之也。”

注 索隐案：石室、金匱皆国家藏书之处。

注 集解李奇曰：“迁为太史后五年，适当于武帝太初元年，此时述史记。”

正义案：迁年四十二岁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封禅序曰‘封禅则万灵罔不禋祀’。”驸案：韦昭曰“告于百神，与天下更始，着纪于是”。索隐虞喜志林云：“改历于明堂，班之于诸侯。诸侯鬻神之主，故

曰‘诸神受纪’。”孟康云：“句芒、祝融之属皆受瑞纪。”

太史公曰：“先人有言：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，有能绍明世，正易传，继春秋，本诗书礼乐之际？’意在斯乎！意在斯乎！小子何敢让焉。”

注 索隐先人谓先代贤人也。正义太史公，司马迁也。先人，司马谈也。

注 索隐按：孟子称尧舜至汤五百余岁，汤至文王五百余岁，文王至孔子五百余岁。按：太史公略取于孟子，而杨雄、孙盛深所不然，所谓多见不知量也。

以为淳气育才，岂有常数，五百之期，何异瞬息。是以上皇相次，或有万龄为闲，而唐尧、舜、禹比肩并列。降及周室，圣贤盈朝；孔子之没，千载莫嗣，安在于千年五百乎？具述作者，盖记注之志耳，岂圣人之伦哉。

注 索隐让，汉书作“攘”。晋灼云：“此古‘让’字，言己当述先人之业，何敢自嫌值五百岁而让也。”

上大夫壶遂曰：“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？”太史公曰：“余闻董生曰：‘周道衰废，孔子为鲁司寇，诸侯害之，大夫壅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，道之不行也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为天下仪表，贬天子，退诸侯，讨大夫，以达王事而已矣。’子曰：‘我欲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。’夫春秋，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纪，别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犹豫，善善恶恶，贤贤贱不肖，存亡国，继绝世，补敝起废，王道之大者也。易着天地阴阳四时五行，故长于变；礼经纪人伦，故长于行；书记先王之事，故长于政；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，故长于风；乐乐所以立，故长于和；春秋辩是非，故长于治人。是故礼以节人，乐以发和，书以道

事，诗以达意，易以道化，春秋以道义。拨乱世反之正，莫近于春秋。春秋文成数万，其指数千。

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。春秋之中，弑君三十六，亡国五十二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察其所以，皆失其本已。故易曰‘失之豪厘，差以千里’。故曰‘臣弑君，子弑父，非一旦一夕之故也，其渐久矣’。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，前有谗而弗见，后有贼而不知。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，守经事而不知其宜，遭变事而不知其权。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，必蒙首恶之名。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，必陷篡弑之诛，死罪之名。其实皆以为善，为之不知其义，被之空言而不敢辞。[一一]夫不通礼义之旨，至于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。夫君不君则犯，臣不臣则诛，父不父则无道，子不子则不孝。此四行者，天下之大过也。

以天下之大过予之，则受而弗敢辞。故春秋者，礼义之大宗也。夫礼禁未然之前，法施已然之后；法之所为用者易见，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”

注 索隐案：遂为詹事，秩二千石，故为上大夫也。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仲舒也。”

注 索隐案：是非谓矐贬诸侯之得失也。

注 索隐案：孔子之言见春秋纬，太史公引之以成说也。

空言谓矐贬是非也。

空立此文，而乱臣贼子惧也。

注 索隐案：孔子言我徒欲立空言，设矐贬，则不如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。

人臣有僭侈篡逆，因就此笔削以矐贬，深切着明而书之，以为将来之诫者也。

注 索隐公羊传曰“善善及其子孙，恶恶止其身”也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春秋万八千字，当言‘减’，而云‘成数’，字误也。”驷谓太史公此辞是述董生之言。董仲舒自治公羊春秋，公羊经传凡有四万四千余字，故云“文成数万”也。不得如张议，但论经万八千字，便谓之误。索隐案：张晏曰“春秋万八千字，此云‘文成数万’，字误也”。裴驷以迂述仲舒所论公羊经传，凡四万四千，故云“数万”，又非也。小颜云“史迁岂以公羊传为春秋乎”？又春秋经一万八千，亦足称数万，非字之误也。

注 索隐案：弑君亡国及奔走者，皆是失仁义之道本耳。已者，语终之辞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云‘差以毫厘’，一云‘缪以千里’。”驷案：今易无此语，易纬有之。

注 正义其心实善，为之不知义理，则陷于罪咎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赵盾不知讨贼，而不敢辞其罪也。”

注 正义颜云：“为臣下所干犯也。一云违犯礼义。”

壶遂曰：“孔子之时，上无明君，下不得任用，故作春秋，垂空文以断礼义，当一王之法。今夫子上遇明天子，下得守职，万事既具，咸各序其宜，夫子所论，欲以何明？”

太史公曰：“唯唯，否否，不然。余闻之先人曰：‘伏羲至纯厚，作易八卦。

尧舜之盛，尚书载之，礼乐作焉。汤武之隆，诗人歌之。春秋采善贬恶，推三代之德，矐周室，非独刺讥而已也。’汉兴以来，至明天子，获符瑞，封禅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受命于穆清，泽流罔极，海外殊俗，重译款塞，请来献见者，不可胜道。臣下百官力诵圣德，犹不能宣尽其意。且士贤能而不用，有国者之耻；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，有司之过也。且余尝

掌其官，废明圣盛德不载，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，堕先人所言，罪莫大焉。余所谓述故事，整齐其世传，非所谓作也，而君比之于春秋，谬矣。”

注 集解晋灼曰：“唯唯，谦应也。否否，不通者也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受天命清和之气。”正义于音乌。颜云：“于，叹辞也。

穆，美也。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清也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款，叩也。皆叩塞门来服从也。”如淳曰：“款，宽也。

请除守塞者，自保不为寇害。”正义重译，更译其言也。

于是论次其文。七年 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，幽于縲绁。乃喟然而叹曰：

“是余之罪也夫！是余之罪也夫！身毁不用矣。”退而深惟曰：“夫诗书隐约者，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昔西伯拘羑里，演周易；孔子厄陈蔡，作春秋；屈原放逐，着离骚；左丘失明，厥有国语；孙子膑脚，而论兵法；不韦迁蜀，世传吕览；韩非囚秦，说难、孤愤；诗三百篇，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

此人皆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也，故述往事，思来者。”于是卒述陶唐以来，至于麟止，自黄帝始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天汉三年。”正义案：从太初元年至天汉三年，乃七年也。

注 正义太史公举李陵，李陵降也。

注 索隐案：谓其意隐微而言约也。正义诗、书隐微而约省者，迁深惟欲依其隐约而成其志意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汤阴。”

注 正义即吕氏春秋也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武帝获麟，迁以为述事之端。上纪黄帝，下至麟止，犹春秋止于获麟也。”索隐服虔云：“武帝至雍获白麟，而铸金作麟足形，故云‘麟止’。迁作史记止于此，犹春秋终于获麟然也。”史记以黄帝为首，而云“述陶唐者”，案五帝本纪赞云“五帝尚矣，然尚书载尧以来。百家言黄帝，其文不雅驯”，故述黄帝为本纪之首，而以尚书雅正，故称“起于陶唐”。

维昔黄帝，法天则地，四圣遵序，各成法度；唐尧逊位，虞舜不台；厥美帝功，万世载之。作五帝本纪 第一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颍项，帝尝，尧，舜。”

注 索隐台音怡。悦也。或音胎，非也。

注 索隐应劭云：“有本则纪，有家则代，有年则表，有名则传。”

维禹之功，九州攸同，光唐虞际，德流苗裔；夏桀淫骄，乃放鸣条。作夏本纪第二。

维契 作商，爰及成汤；太甲居桐，德盛阿衡；武丁得说，乃称高宗；帝辛湛涵，诸侯不享。作殷本纪第三。

注 正义音薛也。

维弃作稷，德盛西伯；武王牧野，实抚天下；幽厉昏乱，既丧酆镐；陵迟至赧；

洛邑不祀。作周本纪第四。

维秦之先，伯翳佐禹；穆公思义，悼豪之旅；以人为殉，诗歌黄鸟；昭襄业帝。作秦本纪第五。

注 索隐案：豪即“嶠”之异音。旅，师旅也。正义穆公封嶠山军旅之尸。

始皇既立，并兼六国，销锋铸镞，维偃干革，尊号称帝，矜武任力；二世受运，子婴降虏。作始皇本纪第六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严安上书，销其兵铸以为钟镞也。”索隐下音巨。镞，钟也。

秦失其道，豪桀并扰；项梁业之，子羽接之；杀庆救赵，诸侯立之；诛婴背怀，天下非之。作项羽本纪第七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宋义为上将，号庆子冠军。”

子羽暴虐，汉行功德；愤发蜀汉，还定三秦；诛籍业帝，天下惟宁，改制易俗。

作高祖本纪第八。

惠之早薨，诸吕不台；崇强禄产，诸侯谋之；杀隐幽友，大臣洞疑，遂及宗祸。作吕太后本纪第九。

注 正义音殒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无台辅之德也。一曰怡，悻也，不为百姓所说。”索隐徐广音胎，非也。案：一音怡，此赞本韵，则怡悻为是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赵隐王如意，赵幽王友。”

注 索隐案：洞是洞达为义，言所共疑也。

汉既初兴，继嗣不明，迎王践祚，天下归心；蠲除肉刑，开通关梁，广恩博施，厥称太宗。作孝文本纪第十。

诸侯骄恣，吴首为乱，京师行诛，七国伏辜，天下翕然，大安殷富。作孝景本纪第十一。

汉兴五世，隆在建元，外攘夷狄，内修法度，封禅，改正朔，易服色。作今上本纪第十二。

维三代尚矣，年纪不可考，盖取之谱牒旧闻，本于兹，于是略推，作三世表第一。

幽厉之后，周室衰微，诸侯专政，春秋有所不纪；而谱牒经略，五霸更盛衰，欲睹周世相先后之意，作十二诸侯年表第二。

春秋之后，陪臣秉政，强国相王；以至于秦，卒并诸夏，灭封地，擅其号。作六国年表第三。

秦既暴虐，楚人发难，项氏遂乱，汉乃扶义征伐；八年之闲，天下三嬗，事繁变觭，故详着秦楚之际月表第四。

汉兴已来，至于太初百年，诸侯废立分削，谱纪不明，有司靡踵，强弱之原云以世。作汉兴已来诸侯年表第五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云已’也。(天)汉序[传]曰：‘敞、义依霍，庶几云已’。”索隐案：踵谓继也。“以”字当作“已”，“世”当作“也”，并误耳。云，已，也，皆语助之辞也。正义言汉兴已来百年，诸侯废立分削，谱纪不能明其嗣，有司无所踵继其后，乃云强弱之原云以世相代，(相)不能有所录纪也。

维高祖元功，辅臣股肱，剖符而爵，泽流苗裔，忘其昭穆，或杀身陨国。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。

惠景之闲，维申功臣宗属爵邑，作惠景闲侯者年表第七。

北讨强胡，南诛劲越，征伐夷蛮，武功爰列。作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。

诸侯既强，七国为从，子弟觭多，无爵封邑，推恩行义，其孰销弱，德归京师。

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。

国有贤相良将，民之师表也。维见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，贤者记其治，不贤者彰其事。作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。

维三代之礼，所损益各殊务，然要以近性情，通王道，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，略协古今之变。作礼书第一。

乐者，所以移风易俗也。自雅颂声兴，则已好郑卫之音，郑卫之音所从来久矣。

人情之所感，远俗则怀。比乐书以述来古，作乐书第二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乐者所以感和人情。人情既感，则远方殊俗莫不怀柔向化也。”

注 索隐案：来古即古来也。言比乐书以述自古已来乐之兴衰也。

非兵不强，非德不昌，黄帝、汤、武以兴，桀、纣、二世以崩，可不慎欤？司马法所从来尚矣，太公、孙、吴、王子能绍而明之，切近世，极人变。作律书第三。

注 索隐案：此律书之赞而云“非兵不强”者，则此“律书”既“兵书”也。

古者师出以律，则凡出军皆听律声，故云“闻声效胜负，望敌知吉凶”也。

注 索隐黄帝有版泉之师，汤、武有鸣条、牧野之战而克桀、纣。

注 正义古者师出以律，凡军出皆吹律听声。律书云“六律为万事根本，其于兵械尤所重。望敌知吉凶，闻声效胜负”。故云“司马兵法所从来尚矣”乎？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王子成甫。”

律居阴而治阳，历居阳而治阴，律历更相治，闲不容翮忽。五家之文怫异，维太初之元论。作历书第四。

注 索隐案：忽者，总文之微也。翮者，轻也。言律历穷阴阳之妙，其闲不容丝忽也。言“翮”，恐衍字耳。正义翮，匹遥反，今音匹沼反。字当作“秒”。

秒，禾芒表也。忽，一蚕口出丝也。言律历相治之闲，不容比微细之物也。

注 索隐怫音悖，一音扶物反。怫亦悖也。言金木水火土五家之文，各相悖异不同也。正义五家谓黄帝、颛顼、夏、殷周之历，其文相戾，乖异不同，维太初之元论历律为是，故历书自太初之元论之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论，一作‘编’。”

星气之书，多杂襍祥，不经；推其文，考其应，不殊。比集论其行事，验于轨度以次，作天官书第五。

受命而王，封禅之符罕用，用则万灵罔不禋祀。追本诸神名山大川礼，作封禅书第六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云‘答应’。”

维禹浚川，九州攸宁；爰及宣防，决渎通沟。作河渠书第七。

维币之行，以通农商；其极则玩巧，并兼兹殖，争于机利，去本趋末。

作平准书以观事变，第八。

注 索隐维弊之行。上弊音“币帛”之“币”，钱也。

注 索隐杭巧，上五官反；下苦孝反。

太伯避历，江蛮是适；文武攸兴，古公王迹。阖庐弑僚，宾服荆楚；夫差克齐，子胥鸣夷；信詬亲越，吴国既灭。嘉伯之让，作吴世家第一。

申、吕肖矣，尚父侧微，卒归西伯，文武是师；功冠髡公，繆权于幽；番番黄发，爰飡营丘。不背柯盟，桓公以昌，九合诸侯，霸功显彰。田阚争宠，姜姓解亡。嘉父之谋，作齐太公世家第二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肖音痄。痄犹衰微。”索隐案：徐广注肖音痄，痄犹衰微，其音训不可知从出也。今案：肖谓微弱而省少，所谓“申吕虽衰”也。正义肖音痄。吕尚之祖封于申。申、吕后痄微，故尚父微贱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繆，错也，犹云缠结也。权智潜谋，幽昧不显，所谓太公阴谋。”索隐案：繆谓绸缪也，音亡又反。又谓太公绸缪，为权谋于幽昧不明着，谓太公之阴谋也。正繆音武彪反。言吕尚绸缪于幽权之策，谓六韬、三略、阴符、七术之属也。

注 集解番音婆。毛萇云“番番，威勇武貌”也。案：黄发，言老人发白而更黄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阚，一云‘监’。解，一作‘迂’。”依之违之，周公绥之；愤发文德，天下和之；辅翼成王，诸侯宗周。隐桓之际，是独何哉？三桓争强，鲁乃不昌。嘉旦金滕，作周公世家第三。

武王克纣，天下未协而崩。成王既幼，管蔡疑之，淮夷叛之，于是召公率德，安集王室，以宁东土。燕(易)[咍]之禫，乃成祸乱。嘉甘棠之诗，作燕世家第四。

注 索隐谓王唵禅其相子之，后卒危乱也。

管蔡相武庚，将宁旧商；及旦摄政，二叔不飨；杀鲜放度，周公为盟；大任十子，周以宗强。嘉仲悔过，作管蔡世家第五。

注 索隐案：系家云管叔名鲜，蔡叔名度，霍叔名处也。

注 索隐太任，文王妃。十子，伯邑考、武王、管、蔡、霍、鲁、卫、毛、柳、曹是也。

注 正义蔡叔度之子蔡仲也。

王后不绝，舜禹是说；维德休明，苗裔蒙烈。百世享祀，爰周陈杞，楚实灭之。

齐田既起，舜何人哉？作陈杞世家第六。

收殷余民，叔封始邑，申以商乱，酒材是告，及朔之生，卫顷不宁；南子恶蒯聩，子父易名。周德卑微，战国既强，卫以小弱，角独后亡。喜彼康诰，作卫世家第七。

注 索隐卫顷公也。

嗟箕子乎！嗟箕子乎！正言不用，乃反为奴。武庚既死，周封微子。襄公伤于泓，君子孰称。景公谦德，荧惑退行。剔成暴虐，宋乃灭亡。喜微子问太师，作宋世家第八。

注 正义泓，水名。公羊传云：“宋与楚人期战于泓之阳，宋师大败，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，临大事而不忘礼，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云‘偃’，宋剔成君生偃。”索隐上音幘成。

武王既崩，叔虞邑唐。君子讥名，卒灭武公。骊姬之爱，

乱者五世；重耳不得意，乃能成霸。六卿专权，晋国以秬。嘉文公锡珪鬯，作晋世家第九。

注 正义谓晋穆侯太子名仇，少子名成师也。

注 正义智伯，范，中行，韩，魏，赵。

重黎业之，吴回接之；殷之季世，粥子牒之。周用熊绎，熊渠是续。庄王之贤，乃复国陈；既赦郑伯，班师华元。怀王客死，兰咎屈原；好谀信谗，楚并于秦。嘉庄王之义，作楚世家第十。

注 正义楚庄王都陈。

少康之子，实宾南海，文身断发，鬻钏与处，既守封禺，奉禹之祀。句践困彼，乃用种、蠡。嘉句践夷蛮能修其德，灭强吴以尊周室，作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。

注 正义吴越春秋云：“启使岁时祭禹于越，立宗庙南山之上，封少康庶子无余于越，使祠禹，至句践迁都山阴，立禹庙为始祖庙，越亡遂废也。”案：今禹庙在会稽山下。

注 索隐蚺钏、元鬻二音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封禹山在武康县南。”

桓公之东，太史是庸。及侵周禾，王人是议。祭仲要盟，郑久不昌。子产之仁，绍世称贤。三晋侵伐，郑纳于韩。嘉厉公纳惠王，作郑世家第十二。

维驥騮耳，乃章造父。赵夙事献，衰续厥绪。佐文尊王，卒为晋辅。襄子困辱，乃禽智伯。主父生缚，饿死探爵。王迁辟淫，良将是斥。嘉鞅讨周乱，作赵世家第十三。

注 正义衰，楚为反。

毕万爵魏，卜人知之。及绛戮干，戎翟和之。文侯慕义，子夏师之。惠王自矜，齐秦攻之。既疑信陵，诸侯罢之。卒亡大梁，王假廝之。嘉武佐晋文申霸道，作魏世家第十四。

韩厥阴德，赵武攸兴。绍绝立废，晋人宗之。昭侯显列，申子庸之。疑非不信，秦人袭之。嘉厥辅晋匡周天子之赋，作韩世家第十五。

完子避难，适齐为援，阴施五世，齐人歌之。成子得政，田和为侯。王建动心，乃迁于共。嘉威、宣能拨浊世而独宗周，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。

周室既衰，诸侯恣行。仲尼悼礼废乐崩，追修经术，以达王道，匡乱世反之于正，见其文辞，为天下制仪法，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。作孔子世家第十七。

桀、纣失其道而汤、武作，周失其道而春秋作。秦失其政，而陈涉发结，诸侯作难，风起云蒸，卒亡秦族。天下之端，自涉发难。作陈涉世家第十八。

**注 正义周失其道，至秦之时，诸侯力事乎争强。**

成皋之台，薄氏始基。拙意适代，厥崇诸窦。栗姬僭贵，王氏乃遂。陈后太骄，卒尊子夫。嘉夫德若斯，作外戚世家十九。

汉既谲谋，禽信于陈；越荆剽轻，乃封弟交为楚王，爰都彭城，以强淮泗，为汉宗藩。戊溺于邪，礼复绍之。嘉游辅祖，作楚元王世家二十。

**注 正义游，楚王交字也。祖，高祖也。**

维祖师旅，刘贾是与；为布所袭，丧其荆、吴。营陵激吕，乃王琅邪；怵午信齐，往而不归，遂西入关，遭立孝文，获

复王燕。天下未集，贾、泽以族，为汉藩辅。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。

**注 正义谓祝午也。**

天下已平，亲属既寡；悼惠先壮，实镇东土。哀王擅兴，发怒诸吕，驰钩暴戾，京师弗许。厉之内淫，祸成主父。嘉肥股肱，作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。

楚人围我荥阳，相守三年；萧何填抚山西，推计踵兵，给粮食不绝，使百姓爱汉，不乐为楚。作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。

**注 正义谓华山之西也。**

与信定魏，破赵拔齐，遂弱楚人。续何相国，不变不革，黎庶攸宁。嘉参不伐功矜能，作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。

运筹帷幄之中，制胜于无形，子房计谋其事，无知名，无勇功，图难于易，为大于细。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。

六奇既用，诸侯宾从于汉；吕氏之事，平为本谋，终安宗庙，定社稷。作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。

诸吕为从，谋弱京师，而勃反经合于权；吴楚之兵，亚夫驻于昌邑，以厄齐赵，而出委以梁。作绛侯世家第二十七。

七国叛逆，蕃屏京师，唯梁为扞；佞爱矜功，几获于祸。嘉其能距吴楚，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。

五宗既王，亲属洽和，诸侯大小为藩，爰得其宜，僭拟之事稍衰贬矣。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。

三子之王，文辞可观。作三王世家第三十。

末世争利，维彼奔义；让国饿死，天下称之。作伯夷列传第一。

晏子俭矣，夷吾则奢；齐桓以霸，景公以治。作管晏列传

第二。

李耳无为自化，清净自正；韩非揣事情，循执理。作老子韩非列传第三。

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，穰苴能申明之。作司马穰苴列传第四。

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，与道同符，内可以治身，外可以应变，君子比德焉。

作孙子吴起列传第五。

维建遇谗，爰及子奢，尚既匡父，伍员奔吴。作伍子胥列传第六。

孔氏述文，弟子兴业，成为师傅，崇仁厉义。作仲尼弟子列传第七。

鞅去卫适秦，能明其术，强霸孝公，后世遵其法。作商君列传第八。

天下患衡秦毋废，而苏子能存诸侯，约从以抑贪强。作苏秦列传第九。

六国既从亲，而张仪能明其说，复散解诸侯。作张仪列传第十。

秦所以东攘雄诸侯，樗里、甘茂之策。作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襄’。”

苞河山，围大梁，使诸侯敛手而事秦者，魏焜之功。作穰侯列传第十二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苞，一作‘施’。”

南拔鄢郢，北摧长平，遂围邯郸，武安为率；破荆灭赵，

王翦之计。作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。

猎儒墨之遗文，明礼义之统纪，绝惠王利端，列往世兴衰。  
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坏’。”

好客喜士，士归于薛，为齐扞楚魏。作孟尝君列传第十五。  
争冯亭以权，如楚以救邯郸之围，使其君复称于诸侯。  
作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以，一作‘反’。太史公讥平原曰‘利令智昏’，故云争冯亭反权。”

能以富贵下贫贱，贤能出于不肖，唯信陵君为能行之。作魏公子列传第十七。

以身徇君，遂脱强秦，使驰说之士南乡走楚者，黄歇之义。  
作春申君列传第十八能忍纘于魏齐，而信威于强秦，推贤让位，二子有之。作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纘音迥。”索隐纘，火候反。纘，辱也。

率行其谋，连五国兵，为弱燕报强齐之讎，雪其先君之耻。  
作乐毅列传第二十。

能信意强秦，而屈体廉子，用徇其君，俱重于诸侯。作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。

愍王既失临淄而奔莒，唯田单用即墨破走骑劫，遂存齐社稷。  
作田单列传第二十二。

能设诡说解患于围城，轻爵禄，乐肆志。作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。

作辞以讽谏，连类以争义，离骚有之。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。

结子楚亲，使诸侯之士斐然争入事秦。作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。

曹子匕首，鲁获其田，齐明其信；豫让义不为二心。作刺客列传第二十六。

能明其画，因时推秦，遂得意于海内，斯为谋首。作李斯列传第二十七。

为秦开地益疆，北靡匈奴，据河为塞，因山为固，建榆中。作蒙恬列传第二十八。

填赵塞常山以广河内，弱楚权，明汉王之信于天下。作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。

收西河、上党之兵，从至彭城；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项羽。作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。

以淮南叛楚归汉，汉用得大司马殷，卒破子羽于垓下。作黥布列传第三十一。

**注** 集解徐广曰：“堤塘之名也。”

楚人迫我京索，而信拔魏赵，定燕齐，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灭项籍。作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。

楚汉相距巩洛，而韩信为填颖川，卢绾绝籍粮饷。作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。

诸侯畔项王，唯齐连子羽城阳，汉得以闲遂入彭城。作田儋列传第三十四。

攻城野战，获功归报，佞、商有力焉，非独鞭策，又与之脱难。作樊郤列传第三十五。

汉既初定，文理未明，苍为主计，整齐度量，序律历。作

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。

结言通使，约怀诸侯；诸侯咸亲，归汉为藩辅。作酈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。

欲详知秦楚之事，维周譜常从高祖，平定诸侯。作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。

**注** 索隐蒯成，上音裴，其字音从崩邑，又音浮。

徙强族，都关中，和约匈奴；明朝廷礼，次宗庙仪法。作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。

能摧刚作柔，卒为列臣；栾公不劫于執而倍死。作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。

敢犯颜色以达主义，不顾其身，为国家树长画。作袁盎朝错列传第四十一。

守法不失大理，言古贤人，增主之明。作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。

敦厚慈孝，讷于言，敏于行，务在鞠躬，君子长者。作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。

守节切直，义足以言廉，行足以厉贤，任重权不可以非理挠。作田叔列传第四十四。

扁鹊言医，为方者宗，守数精明；后世(修)[循]序，弗能易也，而仓公可谓近之矣。作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。

维仲之省，厥凜王吴，遭汉初定，以填抚江淮之闲。作吴王凜列传第四十六。

**注** 集解徐广曰：“吴王之王由父省。”

吴楚为乱，宗属唯嬰贤而喜士，士乡之，率师抗山东荥阳。作魏其武安列传第四十七。

智足以应近世之变，宽足用得人。作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。  
勇于当敌，仁爱士卒，号令不烦，师徒乡之。作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。

自三代以来，匈奴常为中国患害；欲知强弱之时，设备征讨，作匈奴列传第五十。

直曲塞，广河南，破祁连，通西国，靡北胡。作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。

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，唯弘用节衣食为百吏先。作平津侯列传第五十二。

汉既平中国，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，纳贡职。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。

吴之叛逆，瓯人斩濞，葆守封禺为臣。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今之永宁，是东瓯也。”

注 索隐上音保。言东瓯被越攻破之后，保封禺之山，今在武康县也。

燕丹散乱辽闲，满收其亡民，厥聚海东，以集真藩，葆塞为外臣。作朝鲜列传第五十五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莫’。藩音普寒反。”

唐蒙使略通夜郎，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。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。

子虚之事，大人赋说，靡丽多夸，然其指风谏，归于无为。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。

黥布叛逆，子长国之，以填江淮之南，安剽楚庶民。作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。

奉法循理之吏，不伐功矜能，百姓无称，亦无过行。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。

正衣冠立于朝廷，而黜臣莫敢言浮说，长孺矜焉；好荐人，称长者，壮有溉。作汲郑列传第六十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慨’。”

自孔子卒，京师莫崇庠序，唯建元元狩之闲，文辞粲如也。作儒林列传第六十一。

民倍本多巧，奸轨弄法，善人不能化，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。作酷吏列传第六十二。

汉既通使大夏，而西极远蛮，引领内乡，欲观中国。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。

救人于厄，振人不赡，仁者有乎；不既信，不倍言，义者有取焉。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云‘不慨信’。”

夫事人君能说主耳目，和主颜色，而获亲近，非独色爱，能亦各有所长。作佞幸列传第六十五。

不流世俗，不争执利，上下无所凝滞，人莫之害，以道之用。作滑稽列传第六十六。

齐、楚、秦、赵为日者，各有俗所用。欲循观其大旨，作日者列传第六十七。

注 索隐案：日者传云“无以知诸国之俗”，今褚先生唯记司马季主之事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总’。”

三王不同龟，四夷各异卜，然各以决吉凶。略窥其要，作

## 龟策列传 第六十八。

注 索隐三王不同龟，四夷各异卜，其书既亡，无以纪其异。今褚少孙唯取太卜占龟之杂说，词甚烦芜，不能裁剪，妄皆穿凿，此篇不才之甚也。

布衣匹夫之人，不害于政，不妨百姓，取与以时而息财富，智者有采焉。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。

维我汉继五帝末流，接三代(统)[绝]业。周道废，秦拨去古文，焚灭诗书，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 图籍散乱。于是汉兴，萧何次律令，韩信申军法，张苍为章程， 叔孙通定礼仪，文学彬彬稍进，诗书往往闲出矣。自曹参荐盖公 言黄老，而贾生、晁错明申、商，公孙弘以儒显，百年之闲，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。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。曰：“于戏！余维先人尝掌斯事，显于唐虞，至于周，复典之，故司马氏世主天官。至于余乎，钦念哉！钦念哉！”罔罗天下放失旧闻，

王赅所兴，原始察终，见盛观衰，论考之行事，略推三代，录秦汉，上记轩辕，下至于兹，着十二本纪，既科条之矣。并时异世，年差不同，作十表。礼乐损益，律历改易，兵权山川鬼神， 天人之际，承敝通变，作八书。二十八宿环北辰，三十辐共一毂， 运行无穷，辅拂股肱之臣配焉，忠信行道，以奉主上，作三十世家。扶义俶傥，不令己失时， 立功名于天下，作七十列传。凡百三十篇，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，为太史公书。 序略，以拾遗补蓺， 成一家之言，厥协六经异传， 整齐百家杂语， 藏之名山，副在京师， 俟后世圣人君子。第七十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刻玉版以为文字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章，历数之章术也。程者，权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。”瓚曰：“茂陵书‘丞相为工用程数其中’，言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。”

注 索隐盖，姓也，古合反。

注 索隐案：此天官非周礼颛宰天官，乃谓知天文星历之事为天官。且迁实黎之后，而黎氏后亦总称重黎，以重本司天，故太史公代掌天官，盖天官统太史之职。言史是历代之职，恐非实事。然卫宏以为司马氏，周史佚之后，故太史谈云“予之先人，周之太史”，盖或得其实也。

注 索隐案：旧闻有遗失放逸者，网罗而考论之也。

注 索隐案：并时则年历差殊，亦略言，难以明辩，故作表也。

注 索隐案：兵权，即律书也。迁没之后，亡，褚少孙以律书补之，今律书亦略言兵也。山川，即河渠书也；鬼神，封禅书也，故云山川鬼神也。

注 集解驺案：汉书音义曰“象黄帝以下三十世家，老子言车三十辐，运行无穷，以象王者如此也”。正义颜云：“此说非也。言觜星共绕北辰，诸辐咸归车，髡臣尊辅天子也。”

注 索隐己音纪。言扶义倜傥之士能立功名于当代，不后于时者也。

注 索隐案：桓谭云“迁所著书成，以示东方朔，朔皆署曰‘太史公’，则谓‘太史公’是朔称也。亦恐其说未尽。盖迁自尊其父著述，称之曰‘公’。或云迁外孙杨惲所称，事或当尔也”。

注 集解李奇曰：“六蓺也。”索隐案：汉书作“补阙”，此云“蓺”，谓补六义之阙也。

注 索隐迁言以所撰取协于六经异传诸家之说耳，谦不敢

比经艺也。异传者，如子夏易传、毛公诗及韩婴外传、伏生尚书大传之流者也。

注 正义太史公撰史记，言其协于六经异文，整齐诸子百家杂说之语，谦不敢比经艺也。异传，谓如丘明春秋外传国语子夏易传、毛公诗传、韩诗外传、伏生尚书大传之流也。

注 索隐言正本藏之书府，副本留京师也。穆天子传云“天子北征，至于鬻玉之山，河平无险，四彻中绳，先王所谓策府”。郭璞云“古帝王藏策之府”。

则此谓藏之名山是也。

注 索隐以俟后圣君子。此语出公羊传。言夫子制春秋以俟后圣君子，亦有乐乎此也。

注 集解驷案：卫宏汉书旧仪注曰“司马迁作景帝本纪，极言其短及武帝过，武帝怒而削去之。后坐举李陵，陵降匈奴，故下迁蚕室。有怨言，下狱死”。

太史公曰：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，百三十篇。

注 集解驷案：汉书音义曰“十篇缺，有录无书”。张晏曰“迁没之后，亡景纪、武纪、礼书、乐书、律书、汉兴已来将相年表、日者列传、三王世家、龟策列传、傅靳蒯列传。元成之闲，褚先生补阙，作武帝纪，三王世家，龟策、日者列传，言辞鄙陋，非迁本意也”。索隐案：汉书曰“十篇有录无书”。张晏曰“迁没之后，亡景纪、武纪，礼书、乐书、兵书，将相表，三王世家，日者、龟策传、傅靳等列传也”。案：景纪取班书补之，武纪专取封禅书，礼书取荀卿礼论，乐取礼乐记，兵书亡，不补，略述律而言兵，遂分历述以次之。三王系家空取其策文以缉此篇，何率略且重，非当也。日者不能记诸国之同异，而论司马季主。龟策直太卜所得占龟兆杂说，而无笔削

史记

·2319·

之功，何芜鄙也。